

曲阜府檔案史料選編

第三編
第十九冊



卷之四
詩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卷之五
詩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

第三编

清代档案史料

第十九册

抗差与抗租斗争(上)

编辑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刘重日	钟遵先
何龄修	郭松义
胡一雅	<u>张兆麟</u>
张显清	

齐鲁书社

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

第三编

清代档案史料

第十九册

抗差与抗租斗争（上）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

齐鲁书社出版发行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人民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16开本 24印张 2插页 285千字

1985年5月第1版 1985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100

书号11206·93 定价 3.30 元

编辑部顾问

杨向奎	王仲荦	翟盛奎	孙思白
蒋维崧	殷焕先	庞朴	卢兼三

主 编

张维华

副 主 编

葛懋春	钟遵先	孔繁银
骆承烈	胡明清	苏昭民

凡例

一、本书所选曲阜孔府档案史料共分四编，第一编为孔府档案全宗分类目录索引，第二编为明代档案史料，第三编为清代档案史料，第四编为民国时期档案史料。

二、本书所选档案史料的编排，依照原档分为明代、清代、民国三个历史时期，每个历史时期内按专题分类，每类中按时间顺序排列。

三、本书所选档案均保持原件格式，一般均原文照录，个别地方重复过多，酌加删节。

四、本书所选档案的标题及标点系编辑者所加。每文标题后面列有档案原卷类目标号和原卷标题，以便查对。标点采用句、逗、顿、问四种符号，只断句，未分段。

五、本书所选档案原件中错字、漏字、残缺字，凡可断定者，用（）号标出正字，用〔〕号补出漏字，用口或〔缺〕表示缺字。

六、本书供研究使用，未加注释。

七、本书用现行简化字排印。

目 录

一、抗租（一）.....	（一）
二、抗租（二）.....	（一五）

一、抗租（一）

小甲孔心太拖欠租银乞发票提催事

〔徵追孔庙独山屯祀田佃户抗欠田租（一）（四一二八）之四〕

计开

谷亭小甲孔心太拖欠十六年租银肆两，十七年租银柒两，启
老爷讨票提催蚤（早）完。上启。

准发票

小的张思让叩头

顺治十七年十月初四日

写过

移邹县为李鸣鸾诬控佃户金天禄一案查明结案事

〔康熙年间处理孔庙各屯庄佃户讼案（四）（三九〇一）之二十一〕

袭封衍圣公府为藐法抗粮乞天急剪事。准 兖州府邹县口口前事等因到府。准此，随行严查去后。随据诉状人朱氏诉称，切氏夫金天禄于邹县施村社本年历派粮银六钱一分，曾于头岁臈月，被单头李鸣鸾等同刘学成要去预封银二钱。今年三月内向夫催粮，预封不算。理论触怒，夫头碎破，踢摔幼子。遂启天台，尚未发结。伊惧罪恶，旋赴 兖府，两状刁诬，抗粮抢劫，急救民命。俱批西厅审明，抢劫是虚，厅差殴打，路杀伊子，俱系无影刁告。转详本府，洞悉夫冤。上批李鸣鸾等押发照磨所处明释逐，卷案昭然。因夫出外未归，氏仍备粮银託人赴柜上纳，鸾坐柜声言，谁纳拉去见官再纳，数次喝令不收。又于六月，伊率族党二十余人，屯官令总甲备银完粮，坚不收勾。切思告府批结，后纳不收。指称六钱粮银，朦诬刁害。况经府断，焉敢再延。数告卸奸，殃佃显然。氏备银六钱一分，伏乞本府老爷，银移邹县。俯赐雪冤，庶朦弊得悉，含冤得明。哀叩上诉等情。又据管厂官杨起龙禀为蒙本府老爷行查金天禄抗粮情节。蒙此，查得金天禄、何化鳞皆屯佃户也，于春三月间，邹县单头李

鸣鸾等向天禄催要粮银六钱一分，前约初六日，至初四日忽来立取。又以分晰岁前膺月同刘学成收去预封银二钱不算相争。彼时并无化鳞，禄启本府，栾亦赴充。两告俱批照磨审明解报。蒙批释逐，口案在卷。天禄词后未家，妻朱氏犹持银托人赴纳。鸾阻嘱不容。鸾等至屯，再遣总甲代纳。又不与收。今据禄妻泣稟交银六钱一分。何化鳞词后出外未回，止遗病妻，仍将所欠粮银三钱五分，并交前来。今将前由，据实回报，等情具稟前来。据此，为照钱粮关系

国课。如有抗纳，法难姑贷。据查金天禄与单头李鸣鸾搆讼控审有案。及天禄之妻，办措粮银，不能交纳，情节似非支饰。但金天禄、何化鳞出外未归，今着禄妻朱氏所备未收粮银，仍令请人交纳外，今准前因，拟合移覆贵县，烦为查照施行。须至移文者。

一移文覆

邹 县

康熙十二年七月二十五日

袭封衍圣公 押

费县申为曲阜礼生孔贞庄抗粮穹躲请飭谕发县查算事

〔本府查报圣庙祀田暨宗族庄地亩数移复有关衙门分别徵蠲国课

(二)(四〇八七)之二〕

兖州府沂州费县为抗粮穹躲遗害事。据坊城社老人刘加宾禀称，社内伍甲有四圣书院习礼生员孔贞庄，原系曲阜县人氏。飞来诡挂费境刘启名下地壹顷壹拾亩伍分，希图利己。见今钱粮，上提如雨。贞庄穹躲，仍归曲阜，相隔二百余里。本名钱粮，见今分厘未输，致身受责。恳乞恩准关提抗粮生员贞庄来县，或自完纳，或另设法完结国税，庶免疲社贫役苦累等情到县。据此，查得孔贞庄习礼生员，系曲阜名籍，诡挂费地，其十年、十一年两年钱粮，共欠七两余，并无完纳。本年粮银，全未开徵。曲阜至费相距贰百余里，差役难以催徵，社役徒受笞朴，鞭长莫及。见拘原保奇仓，彼仍抗藐不顾，国税何日完结。合无申详

爵台，大施威灵，严行飭谕，将本生发县，查算钱粮。庶国税得完，而玩生亦知警惕矣。事关钱粮，拟合申详。为此备由，理合开册具申。伏乞

照详施行。须至册者。

康熙十三年七月

押

知县张士志

日

票仰四氏学为即将孔贞庄交差赴费完纳钱粮事

〔本府查报圣庙祀田暨宗族庄地亩数移复有关衙门分别徵蠲国课

(二)(四〇八七)之四〕

为抗粮穹躲遗害事。据费县申前事，内开，坊城社老人刘加宾禀称，社内伍用有四圣书院习礼生员孔贞庄，原系曲阜县人氏，飞来诡挂费境刘起名下地亩钱粮缘由到府。为此，票仰四氏学即将孔贞庄交付来差，同赴费邑，完纳钱粮。此系

国税，该学勿视泛常，须票。

康熙十三年八月初二日差

票行

定限本月初五日缴

单县移关为孔贞璠等挂地抗粮列名清查真伪以便申究事

〔本府查报圣庙祀田暨宗族庄地亩数移复有关衙门分别徵蠲国课
(二)(四〇八七)之五〕

兖州府单县为挂地抗粮致误军需兵饷事。切照定例，丁、地钱粮，四月完一半，九月全完，炳若日星。不意劣绅孔贞璠，生长曲阜，忽至单县挂地四十余顷，每亩或壹钱，或捌分不等。先收利己，后倚势抗欠。往岁本名行粮，今岁更换孔贞璠二户当差。又非绅衿，公然抗粮。欠至伍拾叁两捌钱壹分陆厘，差催百无一应。欲以法究，又恐有辱圣人后裔。况真假莫辨。恳乞

圣公府查明示下，或系真孔假孔，借名抗粮，亦未可知。速赐回关，以便照例究追。况此军兴傍午之时，军需兵饷，刻难缓待。误国殃民，莫此为甚。若不大彰公道，则单县隶籍之孔氏，如孔贞璠等不一而足。则抗粮误饷，关系非小矣。为此一并列名，清查真伪，以便申究。合行移关

公府查明示县施行，须至移关者。

计开抗粮孔氏于后

孔贞瑄欠银拾陆两貳钱伍分伍厘

孔尚昂欠银玖两玖钱陆分伍厘

孔贞启欠银伍两貳钱肆分

孔贞琳欠银捌两柒钱肆分

孔贞辅欠银叁两伍钱伍分

孔尚浩欠银肆两肆钱壹分

孔尚聰欠银叁两捌分

孔印铎欠银貳两柒钱肆分

孔尚昆欠银貳两捌分伍厘

孔印祀欠银貳两玖钱壹分

孔尚昱欠银壹两貳钱貳分

孔尚柱欠银壹两壹钱肆分

孔印原欠银貳两伍钱

孔印秀欠银壹两柒钱肆分

孔尚仁欠银壹两貳钱伍分

孔贞遂欠银壹两伍钱肆厘

孔尚漠欠银壹两柒厘

孔印嗣欠银柒钱貳分

孔尚键欠银伍钱陆分肆厘

孔贞名欠银叁钱壹分伍厘

右 移 关

袭封衍圣公府

康熙十三年十二月初一日 典吏缺

前事

移押

移单县为查得孔贞瑄等俱系真孔听凭贵县追比事

〔本府查报圣庙祀田暨宗族庄地亩数移复有关衙门分别徵蠲国课

(二)(四〇八七)之六〕

□□衍圣公府为挂地抗粮致误军需兵饷事。准

□州府单县备关前事，内称，切照定例，丁地〔缺〕完壹半，玖月全完，炳若月星。不意劣绅孔贞瑄，生长曲阜，忽至单县挂地四十余顷，每亩或壹钱或〔缺〕先收利己，后倚势抗欠。往岁本名行粮，今岁更□孔贞璩二户当差。又非绅衿，公然抗粮。欠至伍拾叁两〔缺〕壹分陆厘。差催百无一应。欲以法究，又恐有辱圣人后裔。况真假莫辨，恳乞圣公府查明示下，或系真〔缺〕借名抗粮，亦未可知。速赐回关，以便照例究追。况此军兴傍午之时，军需兵饷，刻难缓待。误国殃〔缺〕甚。若不大彰公道，则单县隶籍之孔氏，如孔贞瑄等不一而足。则抗粮误饷，关系非小矣。为此一并列名请〔缺〕以便申究。合行移关公府查明示县施行。等因到府。准此，查得孔贞瑄等虽俱系真孔，何得倚藉圣裔〔缺〕擅挂地土，抗违国课。况今军兴傍午之〔缺〕倘难容刻缓，相应将孔贞瑄等听凭

贵县逐名追比。如再藉口抗延，任从申究黜革〔缺〕今准前因，理合移覆。为此合用移文，〔缺〕查照施行。须至移文者。

一移文覆

单 县

康熙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

袭封衍圣公 押

费县申为曲阜礼生孔贞庄抗粮请饬谕发县查算事

〔本府查报圣庙祀田暨宗族庄地亩数移复有关衙门分别徵蠲国课

(二)(四〇八七)之七〕

兖州府沂州费县为倚生抗粮诡误国税事。据坊城社本年老人刘加宾禀称：四圣书院习礼生员孔贞庄，原系曲阜县人氏。飞来诡挂费地壹顷壹拾亩伍分，希图利心，柿枣俱已收去，钱粮将近年终，例应报完，分厘未输，贞庄仍偷回曲阜。身欲向催办，相隔贰百余里。致身两难，屡屡受累。恳乞恩准关口抗粮生员孔贞庄来县，完结国税，免身受累。顶恩上禀。等情到县。据口，为查生员孔贞庄，系曲阜名籍，诡挂费地壹顷余亩，本年钱粮，迄今年终，俱未上纳分厘。切阜至费相距贰百余里，差役追呼不应，社役徒受笞朴，鞭长莫及。国税何日完结。即应申详

口道。但系 四圣学习礼生员，卑县未敢擅便。合先申报

口台大施威灵，严行饬谕。将本生发县，查算钱粮。如庄仍抗藐不遵，定行转申究治。事关钱粮，拟合申请。为此备由，理合具申。伏乞

照验施行。须至申者。

右 申

袭封衍圣公府

知县张士志 典史刘启璋巡捕

康熙十三年十二月初八日

押 倚生抗粮诡误国税事

陈相宸等抗欠租银夥党二百余人斩木揭竿事

〔本府开垦东平州安山湖荒地徵完租赋（一）（四〇七九）之十三〕

看得东平湖地，本府原奉开荒之旨，而启此土。代粮租银，亦所以筹充军饷，而备其用。故租即粮也。今劣衿陈相宸等兄弟三人，除本年租银不纳外，尚全欠十六、七年租银七十八两，抗租乎，抑抗粮乎。士子抗粮，劣之大者。我朝律有明条，抗粮例应革褫，三生其读书不读律者（寥）耶。至于夥党匪类二百余人，斩木揭竿，身为首倡，坏垣破户，拳勇鞭箠。将本府人员，尽行打散，抢掠一空。此与白昼行劫何异？则又当得何罪矣乎。论抗粮则为欺君，论行劫则为蔑圣。蔑圣不义，欺君不忠。似此不忠不义之徒，已足窥见乱贼一斑。岂惟有玷名教，似亦不应久容黄宫也。本府不便擅专，为此合用手本，前去贵道，烦为革褫除名，以便追比正法。施行。

康熙十八年

总甲赵廷松禀王文成等股抗租银自肥而累庄头事

〔本府开垦东平州安山湖荒地徵完租赋（一）（四〇七九）之十四〕

太子少师袭封衍圣公府为乞究恶佃违 旨股抗租银事。据鹅鸭厂总甲赵廷松、董亮等禀前事禀称，切照东平州鹅鸭厂官地钱粮，乃奉

旨筹饷。头岁 司府差提，急如星火。幸蒙 老爷恐干 有司考成，借解完讫。诿意恶佃王文成、陈百凤等，将承种府地十七年应纳租银，每家数十余两不等，家皆巨富，屡催屡抗。收肥籽粒，不粮不租。累官比役，经年不纳。似此抗法违

旨，罪宜加等。恳乞老爷府准严拘，依法追比。庶借解之官银有归，而股抗之恶佃知儆。为此开单上禀，等因具禀到府。据此，看得国家设科，当年无不完之法。佃户认垦，地主无赔租之理。本府所认鹅鸭厂奉

旨筹饷地，应纳银四百八十两，已于去年十二月内借解全完。上不敢负 朝廷，下不敢致累 贵府。可谓遵法秉礼矣。不意恶王文成、陈百凤等，抗租自肥，经年不纳。乃欲负本府而累庄头，不亦藐礼悖法之甚乎。今据总甲赵廷松等禀告前来，为此移知。欲烦

贵州代为究比，恐本府鄙事，于礼不敢相劳。欲亲为提拘催徵，又恐隶在贵治士民，于法不便径行，将何以计两全，图久远乎。合用移文前去，希裁明示。烦为查照施行。须至移文者。

计开拖欠十七年租银佃户

王文成欠银三两七钱 陈百凤欠银十二两 陈起才欠银十八两 马成龙欠银七两零六分 宗化常欠银二十两八钱四分 李廷生欠银十二两 景文翰欠钱二十一两〔缺〕

一移文

东平州

康熙十八年正月十七日

太子少师袭封衍圣公〔押〕

管勾稟为屯户郭等抗纳租银乞拘拿追究事

〔徵追孔庙独山屯祀田佃户抗欠田租（一）（四二一八）之二〕

至圣庙原任管勾王国光稟为乞究猾户事。年前交帐，俱系竭（借）银自备，以供祭祀，销算明白。有独山屯猾户郭开吉等，屡差提催，抗拒不纳。去岁今春，已及两年。藐视卑职，钱粮空悬。拟合具稟究追，伏乞

老爷恩准差役拘拿追比。为此上稟。

计开

猾户郭开吉粮银肆两壹钱叁分 刘如芝粮银叁钱捌分 李应言粮银贰钱贰分 梁时和
粮银柒钱叁分 李昌言粮银肆钱肆分 张天能粮银玖钱贰分 王登壹丁 刘如兰壹丁

康熙二十一年正月十三日

准提

恩荫生孔兴滋稟并未规避加徵以杜牵累事

〔本府查报圣庙祀田暨宗族庄地亩数移复有关衙门分别徵蠲国课

(三)(四〇八八)之十三〕

恩荫生孔兴滋

呈为守(首)明规避加徵以杜牵累事。切照从前加徵钱粮一案，原系仰佐军饷，属在绅宦，一例恪遵。滋于东平州地方，原无寸土。突有恶仆唐世泰私用滋名，填写生员字样，挂地叁顷伍拾玖亩叁分。此蒙行查，见世泰所具稟词，不胜骇然。窃思滋虽未经出仕，亦忝绅袍之列，今乃妄称生员，规避加徵。异日倘被告发，欺

君误军大罪难当。为此合行首明，伏候

大宗主查勘借名诡挂情弊，立赐移咨，照追加徵银两，并治欺罔罪名。庶逆仆知法，遗累可免矣。上呈。

被首 唐世泰

干证 本人手本一纸

康熙二十三年八月

日具呈

移覆东平州为因移催即严着管庄佃户等催取租银纳州事

〔本府开垦东平州安山湖荒徵完租赋（五）（四〇八三）之十二〕

为催解河银等事。准

东平州移文前事移称，蒙济宁道宪牌催解河银等缘由。蒙此，查贵府有安山湖租地壹百壹拾伍顷，岁该租银肆佰陆拾两。希即责令庄头佃户人等，将岁该租银赴州完纳，以便起解，等因到府。准此，为照河租银两，理应催取完纳。除即严着管庄及庄头佃户人等，将本年该租银催取赴州完纳去后。合行移覆。

为此移覆

贵州，烦为查照施行。

二月 日写

移东平州为佃户结党抢劫秋禾希严拘律治并追交秋禾过府事

〔本府开垦东平州安山湖荒徵完租赋（五）（四〇八三）之十三〕

太子少师袭封衍圣公府为恶佃结党抢劫秋禾事。切东平州鹅鸭厂行粮官地二百余顷，内有佃户黄绅承租十三顷一十亩，前被黄绅将此地盗顶与张全斌等四人耕种。身因诸佃皆非本分之人，据实回报，蒙批给还顶手银两，将地收回，另行召佃。时有王朝用者，领去原银，随立退约可凭。斌等三人驾控银地两空事到州，及研讯无辞，央原差葛仰尼等转禀本州，愿领顶手，退出原地。现有案卷炳据。今岁另招尹三贵承租，奈斌等陟起不良，乘七月初收时候，统率凶徒二十余人，各执弓箭枪棍，抢去高粮七十亩，豆禾顷余。尔时因赍官银赴司库交纳，未及报闻。斌等自知情亏，反又捏控本府，批发东平州查报。伏乞

老爷恩准移文东平，严加研讯，庶恶棍知有三尺。上启。等情到府。据此，查得粮从租办，凡佃户承租，苟非其人，便当另行召募。至张全斌等授受银两，乃佃户顶手，非地价也。其云银地两空，已属大谬。况于领去顶手，退出原地之后，劫夺秋禾，目无三尺甚矣。拟合移

究。为此移文

贵州，烦为查照文内事理，希将张全斌等一千有名人犯，逐一严拘到案，依律治罪，并追出抢去高粮豆禾，交给过府，以完国课。事关抢劫，幸勿迟滞。须至移文者。

东平州

移东平州为请复还两厂之地俾得分给原地户牛种屋宇照例纳粮事

〔本府开垦东平州安山湖荒徵完租赋（五）（四〇八三）之十四〕

查安山湖本府鵝鴨五全兩廠共地三百四十九頃九十二畝，共地戶千余戶，向來取租甚輕，每年租入，除完課一千七十二兩零外，僅抵尼山書院祭祀之費。其地听地戶自相買賣，管業耕種。自封湖之後，各戶流離窮餓，已閱數載。今復下開墾之令，是既散而復聚，垂斃而復蘇之機會也。伊等皆系貴治失業貧民，給伊故業，即系安插開墾之善政。現今兩廠四至石捍水堤及庄房井里尚存，歷年納糧冊籍現在。查驗可以瞭然。今据具呈环吁，嗷嗷待命，情屬可憫。除移驛傳道外，相應移文

貴州，煩為查照文內事理，希為查驗，兩廠照旧复还，俾得分给原业，各地戶其牛种屋宇，本府情愿捐给，耕熟之后，照例纳粮。则上裕

国课，下济贫民，不独将来祀典所赖也。须至移文者。

移东平州为李秉廉硬指完租为完粮为非并将其拘带讯夺事

〔本府开垦东平州安山湖荒徵完租赋（四〇八三）之十五〕

太子少师袁封衍圣公府为钱粮已奉蠲免等事。准东平州移文内开，希将李秉廉所禀词内情节，逐一查明，确赐移覆，缘由前事到府。准此，案查五全厂即靴头湖，本府于康熙十九年间，移咨河院藩司开垦荒地一百一十五顷，召佃耕种，徵租完粮。经今三十余载。现有贵州赤历并历年催粮文移炳据。今岁钦奉

俞旨，蠲免东平等处地丁钱粮。弘慈浩荡，本府仰体

皇上子惠元元至意，每亩免租银六分之二，乃推业主名下应得恩蠲，下逮佃户悉沾实惠，体恤亦云至矣。李秉廉等朋比，讹言捏词到

案，在彼自谓巧干设计，殊不思湖地系本府开垦荒地，并非民间买卖。每年徵租输课，原兴钦赐地亩有别，正不必指称祭田也。佃户逃亡或有匪类，即另召募。李秉廉虽监生，亦佃户耳。

何得云非租种耶。凡业主完粮，归之

朝廷。佃户完租，归之业主。本府于租银内免六之二，则是佃户亦实受其福矣。曾捐貲开垦之业

主，而反不得荷

皇仁乎。免二收四，是收租银之四，非收粮银之四，何得云私徵私派？至称某地若干，得之某人者。乃佃户承种之顶首银两私相授受，非地价也。又称众人自得五十顷之处，查此即在一百五十顷本府承粮数内，并非于数外另有五十顷也。本府爵居上公，嘉惠小民，岂肯贪图微利而污蔑以挂带字样乎？且查康熙四十三年奉

旨蠲免钱粮，本府亦经免租。若租银有分文不完之例，尔时何默无一言也。总之，李秉廉等不知湖地开垦始末，硬捏完租为完粮，聒扰混瀆，刁恶殊甚。其四十八年奉

旨停徵，亦停业主应徵粮银，与佃户无涉。今准前因，除将词内所称使费加戢有无情弊清查研究外，拟合移覆。但此等情弊，非各佃户与经催人面同质证，难以悬断。为此，合用移文前去

贵州，烦为查照。希将文内有名人犯交付去役带来，以凭研讯查夺。须至移文者。

一立案

东平州

康熙四十九年闰七月十五日

太子少师袭封衍圣公

移东平州为免移悔非乡愚杨益富并希将首犯李秉廉关拘到案事

〔本府开垦东平州安山湖荒徵完租赋（五）（四〇八三）之十六〕

太子少师袭封衍圣公府为钱粮已奉蠲免等事。准东平州回文内称，除李炳廉未经关到无凭移发外，所有杨益富等一千有名人犯，逐拘到案移发间，当据杨益富等联名禀称，身等租种圣府地亩，接年纳租。前年水灾，蒙圣府推广

皇仁，量免租银。今因又被水灾，欲求照例量免是实。身等乡愚不识字，前词俱李秉廉手书，身等实不知情，被其诱惑，已赴府庄诉白，服礼哀恳，叙情回文，仍求善叅，解脱超释，感恩无既等情。据此，查杨益富等既皆悔非，虽情有可原，然妄控罪亦难辞。随加严惩示儆，应请圣府轸念乡愚无知，已经责惩，网开一面，免行移讯等因到府。准此，查得佃户杨益富等既已甘服，经 贵州责惩，则各佃历年完纳之是租非粮明矣。姑念乡愚，免其移发。至首犯李秉廉不知开垦始末，捏租为粮，污蔑本府挂带私徵，及为众佃户攻击，自知情亏，则又潜匿济宁，抗不服拘。突出伊弟李梓含沙禀覆，兄弟济恶，深为可恶。合再移拘。为此合移前去

贵州，烦为查照先今文内事理，希将首犯李秉廉严行关拘到案，一体发落，移覆过府存案。事关污蔑，幸勿迟滞。须至移文者。

一立案

东平州

康熙四十九年九月初十日

太子少师袭封衍圣公

东平州移为查李秉廉赴省不家杨益富等悔非希免移讯事

〔本府开垦东平州安山湖荒徵完租赋（五）（四〇八三）之十八〕

东平州为钱粮已奉蠲免等事。准

太子少师袭封衍圣公府移文前事，希将文内有名人犯交付去役带来，以凭研讯查夺，等因到州。准此，为查李秉廉系济宁州人，随行文济宁州关取去后。续准济宁州关覆内称，据生员李梓稟称，切生兄李秉廉于四十三年用价银买到韩怀秀、卢君召地三顷余亩，坐落东平州安山湖地方，其粮原在 圣府挂带不肯过割，钱粮俱在 圣府交纳。去岁水灾异常，钦奉

谕旨，将四十八年钱粮缓徵，四十九年钱粮概行蠲免。有 圣府管事人袁景昇将四十八年钱粮于去岁六月间已经徵完讫，仍将四十九年钱粮照常催徵。先兄众姓合词具控东平州主，已蒙申明在案，粮票贮库，行文移会 圣府。袁景昇蒙蔽 圣府，回文内将众姓转解 圣府羁绊，生兄以 圣府非法司衙门，如何解审明锢私徵。生兄于本月初二日已经赴省告理，并未在家。伏乞回文上禀等情。据此，疑（拟）合关覆，等因关覆到州。准此，除李秉廉未经关取到州，无凭移发外，所有杨益富、徐敬臣等一千有名之人，逐拘到案移发间，当据杨益富等

公具联名稟状，稟为愚民被感悔非服礼恳恩回文超释事。词称，切身等租种 圣府地，接年纳租，俱无拖欠。前因四十一、二年大被水灾，荷蒙 圣公府推广 皇恩，量免租银，已经均感。今因又被水灾，复蒙

恩赦，欲求 公府照例量免是实。但身等乡愚，又不识字，前词俱济宁州监生李秉廉手书。蒙拘讯问，身等有实不知情他人顶名冒供者，有即知情被其诱惑随供者，及移 圣府，现蒙 公府移文天台发审，身等俱悔前非，不知情者已向府庄诉白，即知情者已赴府庄服礼，俱求袁屯官转达恳宽。况身等俱系天台赤子，哀恳轸念贫愚，叙情回文，仍求善翁，解脱超释。众家感 圣府之洪恩，更感诵天恩于无既矣。上稟。具联名哀恳状人杨益富、胡宾、杨平甫、张国祥、卢仰止、薛自仁、卢林贞、郝溢、杨贵雄、杨刚、徐敬臣、李圣甫等情。据此，为查李秉廉等联名（名）公稟屯官袁景昇蒙蔽私徵一案，情事重大，准

贵府移取文内有名人犯讯夺。随关准济宁州，覆称，李秉廉赴省告理不家。今拘到杨益富等，咸称前词俱秉廉手书，伊等乡愚，系被所惑误与伊合词具控，今皆悔非，联名公具哀恳手本投案，环堂吁求叙情移覆，免发超释。查益富等既皆悔非，虽情可原有，然妄控罪亦难辞，随加严惩示儆外，应请

贵府轸念乡愚无知，已经责惩，网开一面，免行移讯者也。为此合移贵府，请烦查照施行。须至移文者。

右 移

太子少师袭封衍圣公府

康熙四十九年八月二十七日

典史崔淑章

前事

移押

地户杨益富等启为愚贫被惑悔罪服礼叩恳宽释事

〔本府开垦东平州安山湖荒徵完租赋（五）（四〇八三）之十七〕

具启五全厂地户杨益富等

启为愚贫被惑悔罪服礼叩恳宽释事。切身等租种五全厂地，租银从无拖欠。前于四十一、二年间，因被水灾，蒙推广皇恩，量免租银。众家顶戴。今又被水灾，欲求照例量免，实系真情。至状内妄词，身等并不识字，俱系李秉廉手书，及东平州拘审，俱皆他人顶名冒供，已经本州重责严惩，又赴厂叩头服礼，叩启

爷垂怜贫愚，恩释免究，世世顶戴，哀哀上启。

杨平富 徐敬臣 卢仰止 胡 宾

具启人 杨 刚 李盛甫 卢临贞 师其玉

薛自仁 张贵祥

康熙四十九年九月

日

移泗水县为刘其德抗不完租请拘案移提事

〔徵追孔庙泗水县各厂庄祀田佃户抗欠田租（一）（四一三九）之二〕

太子少师袭封衍圣公府为恶棍抗租聚□□劫夺事。据办役刘计甫禀前事禀称，切有西岩庄佃户刘其德拖欠四年租银，抗不完纳。伊居泗邑境内晋家庄，昨蒙票差身拘唤，已经捉获。未曾出村，有伊侄刘贤鲁伏（仗）恃县役，率领十数人强行劫夺，身幸得脱逃免祸。似此无天无法，租银再难徵催。伏乞恩准移县拘解究惩，庶免将来猾户抗违。上禀。被禀刘其德、刘贤鲁父子，数人，不知名等情到府。据此，查得佃户刘其德抗不完租，已属不合。伊侄刘贤鲁统众劫夺，更极可恶。今据禀词前事，除刘贤鲁系贵役，应候法处外，拟合移拘。为此移文前去

贵县，烦为查照，希将佃户刘其德迅拘到案，交给去役带来，以凭究惩。其统众劫夺之刘贤鲁静听发落示覆。□□□□□劫幸□□□□须至移□□

一立案

泗水县

康熙五十八年二月初五日

太子少师袭封衍圣公

泗水县移为刘其德实无聚众藐法请免移提事

〔徵追孔庙泗水县各厂庄祀田佃户抗欠田租（一）（四一三九）之三〕

兖州府泗水县为恶棍抗租聚众劫夺事。准

太子少师袭封衍圣公府移文前事，烦为查照，希将佃户刘其德迅拘到案，交给去役带来，以凭究惩。其统众劫夺之刘贤鲁，静听发落示覆。事关抗租行劫，幸毋迟滞等情到县。据此，正在票拘移发间，据刘其德禀称，切照刘计甫赴衍圣公府控为恶棍抗租聚众劫夺事一词，准行移文天台案下，应候法处，拟合移拘，身不得不据实陈情。奈身祸缘张九思佃种圣公府地，先未完租。身保纳还。嗣后九思将租输完，升合不欠。而身系天台子民，并非圣公府佃户。何敢聚众藐法，亦无拖欠租粮。哀天恩准移文四关，身众性命得以复生。为此上禀等情。据此，查刘其德并无聚众藐法等事，而敝役刘贤鲁，敝县亦不问其有无仗恃劫夺之处，业经重惩外，为此合移

贵府，烦为查照来文事理，希将刘其德等免其移提，并祈赐覆施行。须至移文者。

右 移

太子少师袭封衍圣公府

康熙五十八年三月二十五日

典吏王在兹

移泗水县为姑免移提刘其德事

〔徵追孔庙泗水县各厂庄祀田佃户抗欠田租（一）（四一三九）之四〕

太子少师袭封衍圣公府为恶棍抗租等事。准

泗水县移文前事内开，敝役刘贤鲁业经重惩，希将刘其德等免其移提，并祈赐覆等因到府。准此，查得刘贤鲁既经重惩，其抗租之刘其德姑免移提，当着本庄庄头严催可也。为此移覆贵县，烦将查照施行。须至移文者。

一立案

泗水县

康熙五十八年四月二十九日

太子少师袭封衍圣公

书汶上县为汶民李公素窝匿屯丁抗租殴差请予惩办事

〔康熙年间本府拟办书函稿簿（二）（六三五八）之一〕

与汶上县书稿

春风布暖，万象昭荣。

老亲台福祉增嘉，应与时并畅也。生以呼

嵩伊迩，数日内即拟登程。经过中都，揣图晋候。兹有瀆者，汶民李公素夙称刁棍，虎踞一隅。

顷以屯丁负租，生委屯长拘究。公素窝匿于家，不令之使出。又复殴辱差役，横肆无忌。似此刁恶，若非绳以

国法，长此安穷。敢乞

老亲台大施斧断，惩其凶暴，奸民知儆，而生实藉有荣矣。仰惟垂照，临颖神驰。

平阳屯甲首王钦等稟为程堂接年拖欠钱粮身等再难赔纳事

〔徵追孔庙平巨屯各厂庄祀田佃户抗欠田租（一）（四一〇二）之二〕

平阳屯甲首王钦等稟为抗粮坑累叩 天提究事。切有本口寄庄（注原文作：奸恶）猾户程堂等

拖欠接年（注原文作：康熙六十一年以至本年一连五年）钱粮，毫厘不完。屯官（注原文

作：身等）无奈，〔变产〕代为赔纳。堂等并不偿还。口牌甲首（注原文作：口等三）控告曹

州杨州主案下，蒙差皂役周起复协催，不意程堂等仗恃族大丁多，不惟不肯完粮，且将原差周起复痛口一顿，原差惧势，莫敢言喘。似此奸恶，钱粮再无完纳之日。叩乞

公爷作主，恩准移文曹严拘追究（注原文作：提究庶奸恶知惩）。庶钱粮（注原文下有可办激口上稟）不致抗欠，猾户知警矣。上稟。

被稟 程 堂 庞天开 庞星锡 袁文举 程一贡 程国英 岳自显 郭 臣
宋洪宗 高名泗

移文曹州为寄庄户程堂抗欠接年钱粮希拘提严行追比事

〔徵追孔庙平巨屯各厂庄祀田佃户抗欠田租（一）（四一〇二）之七〕

袭封衍圣公府为抗粮坑累叩天移究事。据平阳口官陈文志、蒋岩稟前事。稟称，切有本屯寄庄猾户程堂等，拖欠接年钱粮，毫厘不完。屯官无奈，代为赔纳，堂等并不偿还，该牌甲首王钦、刘化麟控告曹州杨州主案下，蒙差皂役周起复协催。不意程堂等仗恃族大丁多，不惟不肯完粮，且将原差周起复痛打一顿。原差惧势，莫敢言喘。似此奸恶，钱粮再无完纳之日。

叩乞公爷作主，恩准移会曹州，严拘追究。庶钱粮不致抗欠，猾户知警矣。上稟。被稟程堂、庞天开、庞星锡、袁文举、程一贡、程国英、岳自显、郭臣、宋洪宗、高明泗等情到府。据此，查得平阳屯钱粮，承办祭祀。岂容刁顽累年抗欠，致误祀典。程堂虽属本府寄庄佃户，实系

贵州子民。为此合行移文

贵州，烦为查照，立提有名顽户程堂等严行究比，按年追清，以惩抗顽，以全祀典。幸甚幸甚。须至移文者。

一立案

曹州

雍正五年三月初八日

袭封衍圣公

曹州申详为追比程堂抗租请将应纳正耗则例赐覆以便究办事

〔徵追孔庙平巨屯各厂庄祀田佃户抗欠田租（一）（四一〇二）之九〕

曹州为抗粮坑累叩 天移究事。蒙

袭封衍圣公府移文前事，移称，烦为查照，立提有名顽户程堂口严行究比，按年追清，以惩抗玩，以全祀典。幸甚幸甚。等因到州。准此，随差役拘追间，续据茶堍坡乡约王增，禀为恳恩转达

公府乞赐定规以慰民望事。切照曹州境内，府地甚多，往往甲首催银，任意索取，无有定数。即以身亲经历言之，身有府地叁拾伍亩，年年派正银柒钱，每亩贰分整。当雍正二年甲首王敬甫催收，每亩要银叁分，又合加伍。口至去岁甲首王俊儒催收，每亩要银肆分，合乎加倍。且干伍分等头，口称公府长耗。身思巍巍 公府，位列王侯，胙土分茅，富贵极矣。征收钱粮，自有正额。何至忽彼忽此，轻重无常？此必催收人等，同通作弊可知。小民无职，公门万里，上下情睽，何由而达？恳乞怜恤下民，代为转达，得一定规，万民遵依，不惟一身合家顶戴，而南华小民凡有府地者，莫不感恩，衔环结草，世世不忘矣。上稟。等情

到州。据此，拟合申请，恳将每亩应纳正数若干？耗银若干？确查明白，赐文过州，以便差
拘究比。须至申者。

右 申

袭封衍圣公府

知州杨自钦 州同林天馨 吏目成 燝

雍正五年闰三月初四日

为抗粮坑累叩天移究事

雍正五年叁月十三日到

移文曹州为程堂抗欠租银查覆寄庄则例请严加追比事

〔徵追孔庙平巨屯各厂庄祀田佃户抗欠田租（一）（四一〇二）之八〕

袭封衍圣公府为抗粮坑累叩 天移究事。准

曹州申覆内称，蒙袭封衍圣公府移文前事，移称，烦为查照，立提有名顽户程堂等，严行究比，按年追清，以惩抗玩，以全祀典。幸甚幸甚。等因到州。准此，随差役拘追间，续据茶垌坡乡约王曾，禀为恳恩转达公府乞赐定规以慰民望事。切照曹州境内，府地甚多。往往甲首催银，任意索取，无有定数。即以亲身经历言之，身有府地三十五亩，年年派正银七钱，每亩二分整。当雍正二年甲首王敬甫催收，每亩要银三分，又合加五。迨至去岁甲首王俊儒催收，每亩要银四分，合乎加倍。且干五分等头，口称公府长耗。身思巍巍公府，位列王侯，胙土分茅，富贵极矣。征收钱粮，自有正额。何至忽彼忽此，轻重无常。此必催收人等，同通作弊可知。小民无职，公门万里，上下情睽，何由而达？恳乞怜恤下民，代为转达，得一定规，万民遵依。不惟一身合家顶戴，而南华小民，凡有府地者，莫不感恩，衔环结草，世世不忘矣。上稟。等情到州。据此，拟合申请。恳将每亩应纳正数若干？耗银若干？确查

明白，赐文过州，以便差拘究比。等因到府。准此，查

钦拨屯厂，原为

先师祭祀而赐。其实在屯户，钱粮之外，输米麦以供粢盛酒醴。又于庙中口役执劳，其钱粮正额，每亩只派银二分八厘，加一八耗。至于寄庄户并不输纳米麦，更不效役庙庭，其钱粮正额，是以每亩派银三分，亦加一八耗。程堂等均属曹州子民，自应照寄庄户完纳钱粮，历来如此，从无或轻或重之说。而伊稟称忽三分忽四分者，盖欲飭（饰）其词以掩抗欠之罪耳。今准来移，除飭令甲首人等不得舞弊外，合行移覆

贵州，烦为查照先令文内事理，严提究比，按年追清。施行。口至移文者。

一立案

曹州

雍正五年闰三月十九日

袭封衍圣公

平阳屯甲首刘化林等启为土豪程唐（堂）等朋谋抗欠事

〔徵追孔庙平巨屯各厂庄祀田佃户抗欠田租（一）（四一〇二）之十二〕

平阳屯一甲甲首刘化林、王钦、王君爵、王加臣

启为抗欠祀银失误大典乞 天咨究事。切有土豪顽户程唐、庞天开等，恶党朋谋，抗欠接年钱粮。若身等催督不前，恐误大典。不得已揭（借）银赔垫，苦累不堪。曾于雍正四年九月内三控曹州，蒙准差役协催，但伊等非亲即友，狼狈相倚，阳奉阴违，实不相为。于去年三月内，知会屯官，陈明

天台，蒙准咨究，两移曹州。虽准差催，仍然通同作弊，竟置不理。窃思钱粮重务，任意抗欠，不知将来如何结局。身等血比无益。叩启

公爷恩准上裁，或咨明上司檄飭严催，动限严比。伏候批夺。上启。

雍正六年正月 日启

移曹州为程堂狡猾局赚希立押其赴柜完纳租银事

〔徵追孔庙平巨屯各厂庄祀田佃户抗欠田租（一）（四一〇二）之十三〕

袭封衍圣公府为抗粮坑累叩 天移究事。雍正五年十二月间，准

曹州移覆前事移开，希即飭令催头王俊儒，星速赴州，将前追完寄库银两，领回完纳，以结案件。等因到府。准此，随票谕屯官提唤去后。续据屯官陈文志、蒋岩呈为回报事。蒙公爷钧票准曹州移覆抗粮坑累事，提催头王俊儒到屯。蒙此，随差拘讯。据王俊儒禀称，祀银历年以来，寄庄户每亩徵银三分，加一八耗。去岁在曹州，有程堂等户，每亩止照二分加一八耗。不惟额数短少，且程堂贿通原差，将俊儒押店。口称抵候领银，并无日期，逃归是实。窃思

钦赐祀银，徵收自有一定柜口。若赴州领银，寄庄谁不效尤，实益滋抗粮之风。更押店候领，朦官局赚。则程堂所纳之祀银，恐不敌俊儒日来之盘费。程堂之狡猾，不益得计哉。故致案悬未结，祀银无归。为此具陈逃回缘由，乞转详施行。等情到屯。据此，理合申覆，等情到府。据此，查程堂抗欠钱粮，又复贿嘱原差，将催头押店守候，不特盘费不支，且人人效

尤，俱不赴柜纳银，终至祀银无着。为此合移

贵州，烦为查照先令文内事理，立押各欠户速赴柜完纳。如有抗欠，仍烦严行追比，庶顽户狡计不行，祭田钱粮有着矣。须至移文者。

一立案

曹州

雍正六年二月初七日

袭封衍圣公府

小甲王俊儒启为程堂贿差唬逼身写租银领状乞再移文法究事

〔徵追孔庙平巨屯各厂庄祀田佃户抗欠田租（一）（四一〇二）之十六〕

具启平阳屯一甲王俊儒系雍正四年甲首

启为陈明下情应该万死乞 天再行移究事。情因去年三月间，告猾户程堂等抗粮坑累一词在案。蒙准移文曹州，严行究比，按年追清。詎意程堂久占衙门，势按不究。至雍正五年十二月间，方移覆 天台移称，希将催头王俊儒星速赴州，领银结件。蒙 天移覆曹州，烦为查照先今文内事理，立押各欠户赴柜完纳。本年二月十八日文到曹州，程堂复贿嘱原差张凯等众，蜂拥前来，并无批票，将身抬拿进州押店。七日不官不放，逼递领状。身抵死不肯，众恶朋谋，伪写领状，逼身投递。身若不从，唬言立毙杖下。无奈，止领到庞天开一户银八钱一分是实。外多欠户，身并不晓。为此陈明前由，叩恳

公爷天恩，再移关取，严比法究。庶祀银不致累年拖欠。哀哀上启。

雍正六年三月

日具启 甲首 王俊儒

平阳屯官再启为程堂刁讼贿差锁拿甲首不完欠租事

〔徵追孔庙平巨屯各厂庄祀田佃户抗欠田租（一）（四一〇二）之二十六〕

平阳屯屯官蒋岩为再覆回事。前蒙

公爷谕令屯官查曹州差拿新旧五年甲首，是何缘故？遵照查得程唐等朋谋抗粮，肆恶无忌，

公爷移究，屡关不前。于四月初一日蒙恩委粮厅赴曹州面讲，州主所许随口应允，含忽不明。

粮厅辞回听候。诿程唐健讼异常，虚捏平空打诈，刁词势压。本州鑽刺耸准，串通腹差刘李

琰等蜂拥前来，于四月十七日将新旧五年甲首，锁拿进城，押禁店内。一月有余，不官不放。百般凌辱，勒去银钱，痛苦难堪。甲首何罪？而被阱陷之冤。程唐何物？而坏历来祀典。案悬未结，而粮银再无完纳之日矣。据实覆报。再启。

公爷天才详夺施行。

平阳甲首刘化林启为程堂恃势唬逼锁拿敲诈乞咨上宪拘提事

〔徵追孔庙平巨屯各厂庄祀田佃户抗欠田租（一）（四一〇二）之十八〕

具启平阳屯头牌甲首

刘化林
王钦等

启为抗粮不给反行诬告串差唬逼事。切身等轮应平阳屯头排甲首，催办祭田钱粮。不意自康熙五十九年以来，有庄户乡约王增、地方程唐等，仗其子程瞻身应快役粮房，密交把持，众多欠户。祀银接年不纳。累身等变产赔补，田园卖尽，苦不堪言。前在

公爷台前屡次上启。蒙恩行文曹州，俱未准发。今岁四月间，恩委厅主亲诣曹州，会州尊面言前事。州尊慨然许可，及至厅主行后，王增、程唐等行捏砌，串通蠹役李琰、刘汉如二人，于四月十七日至新集，将身等五人，锁拿进州，押禁店内，不官不放，百般凌辱，一月有余。勒去银十六两五钱，兵丁张崇德孙四个见证，方许讨保回家候审。向非行财买命，则身等尽死曹城，永无见天之日。不惟身含冤莫伸，恐抗粮猾户，愈骄愈横，前行后效，日积而日增矣。群乞

公爷恩准行咨上宪拘提，身等愿随质审，死亦甘心。哀哀上启。

被启 王 增 程 唐 庞天开 庞星锡 程陪基

李琰系原差 刘汉如系原差 魏子佩系该房 其余欠户册可凭

甲首 刘化林 王 钦 李 珍

雍正六年五月 王敬甫 李建伦 日具启

平阳屯甲首启为地户庞开天等恃势抗不完租反肆殴骂事

〔徵追孔庙平巨屯各厂庄祀田佃户抗欠田租（一）（四一〇二）之十一〕

具启状人平阳屯甲首李健伦

启为奸恶地户恃势抗粮反行殴辱事。切身同差役逐户严催，不意地户庞开天等倚恃兵势，权势，抗不完纳，反出大言，肆行殴骂。身等势孤，不能抵当。今将地户姓名逐一开后，叩乞公爷恩准上裁批夺。上启。

计开

庞开天	程堂	庞星晰	武铭鉴	常茂芳	程丕基	程一贡	程国英	程丕显
程格	程榕	程杰	刘德运	陈元	王尽孝	徐应可	宋朝卿	郭臣
田以渐	张富	王恭孝	何其秀	于钦取	李桂	李美都	岳自显	李悦
袁文举	刘士魁	陈得玉	刘士卓					

雍正六年正月

日具

伴官王来宾稟为庞天开等仍抗不纳租事

〔徵追孔庙独山屯祀田佃户抗欠田租（一）（四一一八）之十一〕

王来宾
伴官赵发苞等叩请
杨道蕴

公爷万安，蒙差解抗粮四户到屯，郭奉显、郭永德照数完纳，庞天开、庞星晰分厘不完。欲解回，庞姓病甚实不能解回。今开清单一纸，逐一写明，且别封口，着州上追比发落，出示晓谕别户，庶狡猾知儆而祀银免累。上启。

前日解文与纳户不同，乞

公爷速换，以便投递。仍签初六日。

雍正九年九月初六日

移曹州为佃户庞天开等抗粮分厘不完望速惩究比追事

〔徵追孔庙独山屯祀田佃户抗欠田租（一）（四一一八）之十四〕

袭封衍圣公府为抗粮不纳等，前准

贵州移前事，移送抗粮顽户郭凤显、庞天开、庞星西、郭永德等到府，随据郭凤显、郭永德照数完纳。其庞天开、庞天西仍恃顽分厘不完。念系

贵治人民，未便久稽。随於九月初六日移回，请〔依〕法严比，更承出示晓谕在案。今延挨日久，恃顽如故。应请

霆威惩究比追。为此合移

贵州，烦为查照施行。望速望速。须至移文者。

一立案

曹州

雍正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袭封衍圣公 押

雍正六年平阳屯壹甲佃户欠租清册

〔徵追孔庙平巨屯各厂庄祀田佃户抗欠田租（一）（四一〇二）之十九〕

平阳屯壹甲欠户清册

雍正陆年 月 日造

康熙陆拾壹年甲首王 钦

庞天开地拾叁亩伍分

银壹两贰钱壹分伍厘

郭 臣地贰亩陆分陆厘

银贰钱叁分玖厘肆毫

宋洪宗地贰亩捌分

银贰钱伍分贰厘

王进忠地拾贰亩零柒厘

银壹两零捌分陆厘叁毫

岳自显地肆亩柒分

银肆钱贰分叁厘

程一贡地贰亩

银壹钱捌分

庞星晰地玖亩壹分陆厘

银捌钱贰分肆厘肆毫

程国英地壹亩

银玖分

以上共地肆拾柒亩捌分玖厘 银肆两叁钱壹分零壹毫
雍正元年甲首刘化林

程 唐地叁亩叁分叁厘 银贰钱玖分玖厘柒毫

庞天开地拾叁亩伍分 银壹两贰钱壹分伍厘

庞星晰地玖亩壹分陆厘 银捌钱贰分肆厘肆毫

程一贡地贰亩 银壹钱捌分

程国英地壹亩 银玖分

袁文举地拾壹亩壹分陆厘 银壹两零肆厘肆毫

以上共地肆拾亩零壹分伍厘 银叁两陆钱壹分叁厘伍毫

雍正叁年甲首王敬甫

程 唐地叁亩叁分叁厘 银贰钱玖分玖厘柒毫

庞天开地拾叁亩伍分 银壹两贰钱壹分伍厘

庞星晰地玖亩壹分陆厘 银捌钱贰分肆厘肆毫

王 增地伍亩壹分陆厘 银肆钱陆分肆厘肆毫

康熙五十九年

王 增地伍亩 银肆钱伍分

程国英地贰亩 银壹钱捌分

程一贡地壹亩 银玖分

高明泗地叁亩

银贰钱柒分

程丕基地壹亩捌分

银壹钱陆分贰厘

以上共地肆拾叁亩玖分伍厘 银叁两玖钱伍分伍厘伍毫

雍正五年甲寅李建伦

刘运泰地拾壹亩

银玖钱玖分

陈元地叁分

银贰分柒厘

王进孝地拾贰亩伍分

银壹两壹钱贰分伍厘

庞天开地拾叁亩伍分

银壹两贰钱壹分伍厘

徐应可地叁亩叁分叁厘

银贰钱玖分玖厘柒毫

宋朝卿地壹分陆厘

银壹分肆厘肆毫

郭臣地贰亩陆分陆厘

银贰钱叁分玖厘肆毫

王进朝地玖亩捌分

银捌钱捌分贰厘

田以渐地贰亩捌分叁厘

银贰钱伍分肆厘柒毫

张富地贰亩壹分陆厘

银壹钱玖分肆厘肆毫

程丕基地壹亩捌分

银壹钱陆分贰厘

王恭孝地叁分

银贰分柒厘

何其秀地壹亩陆分陆厘

银壹钱肆分玖厘肆毫

武铭鉴地贰拾玖亩伍分柒厘

银贰两陆钱陆分壹厘叁毫

于 钦地壹亩叁分叁厘	银壹钱壹分玖厘柒毫
郭为民地伍分	银肆分伍厘
李 桂地陆分陆厘	银伍分玖厘肆毫
李美都地玖亩伍分	银捌钱伍分伍厘
岳自显地肆亩柒分	银肆钱贰分叁厘
李 悦地肆亩伍分	银肆钱零伍厘
袁文举地伍亩伍分	银肆钱玖分伍厘
程一贡地贰亩	银壹钱捌分
庞星晰地玖亩壹分陆厘	银捌钱贰分肆厘肆毫
程国英地壹亩	银玖分
刘士魁地肆亩壹分叁厘	银叁钱柒分壹厘柒毫
程丕显地壹亩陆分陆厘	银壹钱肆分玖厘肆毫
陈得玉地叁亩陆分陆厘	银叁钱贰分玖厘肆毫
程 唐地叁亩叁分叁厘	银贰钱玖分玖厘柒毫
刘士卓地壹亩伍分	银壹钱叁分伍厘
程 格地肆亩	银叁钱陆分
程 榕地肆亩	银叁钱陆分
程 杰地肆亩	银叁钱陆分

程高朗地壹亩

银玖分

以上共地壹顷伍拾柒亩柒分 银拾肆两壹钱玖分叁厘

以上通共地两顷捌拾玖亩陆分玖厘 银貳拾陆两零柒分貳厘壹毫

鱼台县移为庙户抗粮毆打县差希移发过县讯究事

〔徵追孔庙独山屯祀田佃户抗欠田租（一）（四一—一八）之五〕

兗州府鱼台县为抗粮不纳反被（行）毆打事。据银四方七单原差聂朝路稟前事稟称，切有奸恶玩户张介字等拖欠新旧钱粮，差身催纳，不意伊等仗恃族重，触发虎怒，将身蜂拥抬打，脸皮打破，幸被张化解拉得脱。似此抗粮玩户，若不法究，钱粮难催。叩乞恩准施行。被稟张介字、张永盛、张永康、张逊、张连池、张玉生、张永之。干证张化、南玉奇等情到县。据此，为查钱粮催徵起解，俱有定限。而抗粮毆差，实干严例。但查张介字等均系贵府庙户，不便径行拘究，拟合移行。为此合移

贵府，希即飭着张介字等将各名下所欠新旧钱粮，作速赴县完纳。仍赐按名移发过县，以凭审讯毆差情由。幸勿破调施行。须至移呈者。

计粘各花户欠粮单一纸

右 移

衍圣公府

雍正九年六月二十二日 典吏李 林

前 事

移 押

计开

张介宇 欠六十年四分

张永康 欠六十一年一钱五分

张永盛 欠六十一年三分 欠七年五钱二分 欠元年二钱

张玉生 欠六十一年八分

张 邈 欠七年八钱三分 欠元年五钱七分

张连池 欠七年三钱二分

张永之 欠七年五钱六分 欠元年一钱二分

以上七户俱系银四方七单

伴官王来宾等稟请发回抗租户并烦曹州晓谕事

〔徵追孔庙独山屯祀田佃户抗欠田租（一）（四一一八）之七〕

王来宾
伴官赵祭苞叩请
尹中选

公爷万安。身等於十八日到屯，十九日杨道蕴同刘屯长解抗粮四户到杨家楼，知曹州发人甚顺。

似此抗粮不法之徒，理宜重责枷示。但知州极年轻，其性甚傲。屯长身等大家商量，州上发人既顺，是尊

公爷。公爷亦当尊他。问过完粮之后，办文解去，着他发落。极有州上之面。再烦他出示晓谕别户方妥。伏乞

公爷上裁定夺。

雍正九年八月二十一日

移曹州为郭凤显等抗租原完并回发落并祈晓谕事

〔徵追孔庙独山屯祀田佃户抗欠田租（一）（四一一八）之十二〕

袭封衍圣公府为抗粮不纳等事。案准

曹州移覆前事，移送抗粮顽户郭凤显、庞天开、庞星西、郭永德等到府。准此，随据郭凤显等将所欠祀银俱已照数完纳。案查郭凤显等实系积欠顽户，仰藉 霆威，得以遵法完纳。但祀地多隶

贵治，不无彼此效尤。敢祈 赐示晓谕，照限完纳，更感 大德。至郭凤显等系 贵治民人，相应移回发落施行。须至移文者。

一立案

曹州

雍正九年九月初六日

袭封衍圣公 押

甲首启为寄庄户季百龄抗租不纳殴打小甲希拘审正法事

〔徵追孔庙平巨屯各厂庄祀田佃户抗欠田租（一）（四一〇二）之二十〕

具启状人巨野屯五甲甲首徐增美

启为抗粮不纳率众殴打事。切身蒙差催濮州季家海寄庄季百龄粮，不意季百龄抗拒不纳，反率领季大户等多人，将身殴打，拳撞脚踢，遍体着伤。且言此非皇粮，凶恶异常。似此野人，难以理论。无奈叩乞

公爷天恩，准拘究审正法，抗粮押追完纳。上告。

被告人 季百龄 季大户 季加秀 季加玉 季加珩 其余数人不知名

雍正九年十月 日具

巨野屯长王洵等启为寄庄季百龄抗租不纳痛打甲首事

〔徵追孔庙平巨屯各厂庄祀田佃户抗欠田租（一）（四一〇二）之二十二〕

巨野屯屯长王洵
刘贵藩

启为申明事。据巨野屯五甲甲首徐增美稟称，濮州季家海寄庄户季百龄抗粮不纳，屡催屡抗。十二日刘家寺集，向彼去催，忽有季大户喝令十数人将原差甲首痛打，不敢不据实稟明。伏乞

公爷上裁定夺。

雍正九年十月

日启

札付濮州为寄庄季百龄抗断殴差希拘提过府讯究事

〔徵追孔庙平巨屯各厂庄祀田佃户抗欠田租（一）（四一〇二）之二十三〕

袭封衍圣公府为抗粮不纳率众殴打事。据巨野屯五甲甲首徐增美禀称，切身蒙差催濮州季家海寄庄季百龄粮，不意季百龄抗粮不纳，反率领季大户等多人，将身殴打，拳撞脚踢，遍体着伤。且言此非皇粮，凶恶异常。似此野人，难以理论。无奈叩乞天恩，准拘究审正法，抗粮追押完纳。上禀。又据巨野屯屯长王洵、刘贵藩禀为申明事，禀称，巨野屯五甲甲首徐增美禀称，濮州季家海寄庄户季百龄抗粮不纳，屡催屡抗。十二日刘家寺集，向彼去催，忽有季大户喝令十数人将原差甲首痛打，不敢不据实禀明。伏乞上裁施行。各等情到府。据此，照得季百龄等抗粮殴差，殊干法纪，虽承种本府屯田，实属贵州子民。为此合行札付前去，烦为查照，希将季百龄等差拘到案，发付去役带来，以凭清理接年银两。祀典攸关，幸勿破调迟滞施行。须至札付者。

一立案

濮州

雍正九年十月

日

袭封衍圣公

移东阿县为烦差拘董大猷等追比欠租交付去役事

〔徵追孔庙东阿屯祀田佃户抗欠田租（一）（四一二六）之二〕

袭封衍圣公府为叩乞移文关提以重祀典事。据至圣林庙守卫百户署管勾事申称，据收役王善长禀前事禀称，身承票催东阿屯雍正九年祀银，有四牌甲首萧复纯所催寄庄户董大猷等，屡催屡抗，经年不完。致身受比赔累不堪。切思祀田仍奉 钦拨，祭祀实系重典。似此抗粮藐法，律例奚存？叩乞恩准移文关提，庶祀银不致拖欠，而大典无失矣。上禀。被禀董大猷欠银一两、姜惟斐欠银六钱、姜鐫世欠银一两、卢富欠银六钱、夏际山欠银六钱、赵克勤欠银一两、冯斯义欠银六钱等情到职。卑职看得事关祀典，理合申详。伏乞恩宪定夺施行。

等情到府。据此，查得抗欠祀银董大猷等，皆属

贵治子民，不便经行拘比。为此移文

贵县，烦将董大猷等差拘到案。并希将所抗祀银如数比出，交付去役王善长带来，俾祀事无误。足纫 留意大典。须至移文者。

一立案

东阿县

雍正十年闰五月十七日

袭封衍圣公

移泗水县为魏庄佃户抗不完租请究比事

〔徵追孔庙泗水县各厂庄祀田佃户抗欠田租（一）（四一三九）之五〕

袭封衍圣公府为欠户抗顽移请究比事。切照粮从租出，国课攸关。本府所有魏庄地亩，坐落

贵治，詎有顽恶地户拖欠本年租银，抗不完纳。小甲人等屡次催取，竟恃强藐视，相习成风，全无顾忌。为此相应开粘各顽户移送

贵县，烦为查照，按户严提，究比追清。庶顽恶知有三尺而租粮均不至貽误矣。须至移文者。

计开粘一纸

一立案

泗水县

雍正十一年十月初九日

袭封衍圣公

泗水县移为追比魏庄租银请将每钱应徵数目出示晓谕事

〔徵追孔庙泗水县各厂庄祀田佃户抗欠田租（一）（四一三九）之六〕

兖州府泗水县为欠户抗顽移请究比事。准

袭封衍圣公府移文前事内开，烦为查照，按户严提，究比追清，庶顽恶知有三尺而租粮均不至贻误矣。计开粘顽户一纸，等情到县。准此，敝县随差役按户严催去后。续据魏庄村佃户邵珍等，禀为哀天作主均沾惠恩事。切照身等穷民，系圣公府佃户，输租纳税。切缘公府屯官张玉舟管收身等税银，每钱要钱叁百文，昨移文到县，蒙差催身等完粮。兹因身等俱系贫民，无资生策。众恳天台或谕本县完纳，或移明公府金批明示，以便遵纳

国税不误。叩乞恩准作主，众姓均感，哀哀上禀。等情。据此，拟合移会，为此合移

贵府，请烦查照移文内事理，是否租银每钱应徵钱叁百文？抑系贵役借端多索？祈期出示明白晓谕，使各佃无可推诿，则租银不致迟误矣。须至移文者。

右 移

褒封衍圣公府孔

雍正十二年二月十三日

典吏步国兴

前事

移押

移泗水县为魏庄佃户邵珍希图抗欠租银请严追事

〔徵追孔庙泗水县各厂庄祀田佃户抗欠田租（一）（四一三九）之八〕

为欠户抗顽移请究比事。准

泗水县移文前事内开，随差役按户严催去后。云云等因到府。准此，查旧管魏庄张玉州患病在家，久羈查讯。今据稟覆内称，切身原是收三百钱，因此项租银一百八十两，向奉拨完泗水钱粮，每年管庄人预先措银纳清。至于各地户输租，零星陆续经年不清。守候吃用，往来盘费，俱在其内。逃绝尾欠，俱在其内。尚且不穀补偿，并未有丝毫入己。况此是租地，愿者来，不愿者去，听其自便，与钱粮不同。所以历来如此，俱各愿意，从无异言。今邵珍等系真正顽户，借此欺瞒，希图抗欠。叩乞移覆严追等情前来，相应移覆贵县，烦为查照，按户严追，以警刁顽，庶不至效尤藉口，相习成风。望切望切。须至移文者。

小甲吴廷瑞稟为佃户薛衍智抗欠柴租逞凶殴伤事

〔徵追孔庙汶上县各官庄祀田佃户抗欠田租（四一三八）之一〕

具稟人吴廷瑞系汶上县新庄小甲

稟为虎恶抗欠逞凶殴伤等事。切有佃户薛衍智并伊弟衍英，俱欠柴租，屡催数次，分厘不纳。昨于本月十九日命身去催，不惟不纳，反触虎怒，兄弟三人，手持铁棍，各带凶器。将身头颅打伤，几致丧命。有地户冯文在旁解救，方得逃生。似此抗欠不纳柴租，反逞凶殴，王法难宥。伏乞

公爷恩准差拘正法，庶虎恶知有三尺。为此上稟。

被稟 薛衍智 薛衍英 薛衍仁

干证 冯文

雍正十三年八月 日

移泗水县为魏庄佃户高文远拒捕诬控事

〔徵追孔庙泗水县各厂庄祀田佃户抗欠田租（一）（四一三九）之十一〕

袭封衍圣公府为叛佃诬控恩恩移取原词事。据魏庄管事人杨道蕴禀前事内称，切有佃户高文远、高文明同叔高君荣侵欺官租，禀明差拘追比，伊胆大包天，不惟拒捕，而且在泗水县诬控，言身使伊银五十两，钱一百千。似此吞租肥己，分文不吐，凭空妄控，诬人诈财，情实难堪。伏乞恩准移取伊原词对质，庶被诬得明，而刁恶知儆矣。等情到府。据此，相应移文贵县，烦将佃户高文远等原词查照赐发，以凭质对施行。须至移文者。

一立案

泗水县

乾隆元年八月初十日

袭封衍圣公 押

泗水县移为移明夏汝枚劫去高文远等事

〔徵追孔庙泗水县各厂庄祀田佃户抗欠田租（一）（四一三九）之十二〕

兖州府泗水县为逆佃侵租等事。准

圣公府移文前事移称，据魏庄总甲王勋、伴役张兴唐、吴之合禀前事禀称，切有高君荣并侄高文远，原系鱼台县独山屯古村庄户人，后移居泗水县魏庄村佃种府地，又经三世，侵吞租银十两有零，租粮二十石有零，适值上命编牌，高文远购买练总孙升，鑽入民牌。高君荣亦移居县地，其抗违不遵之心明矣。昨蒙差拘提，高文远即贿求劣生夏汝枚，虎子夏克广、豪练总孙升等，率众多人，手持凶器，追至安宁庄，声言伊系泗水县百姓，公府何得擅自拿人？竟行劫去。切思高君荣等侵欺官项，理宜追比，与练总孙升、劣生夏汝枚毫无干涉，得财肆凶，违禁抢夺，实干法纪。伏乞恩准移文泗水县剪除正法，庶国课祀银不致抗累矣。被禀劣生夏汝枚子夏克广，练总孙升，高文远、高君荣系退役，高文明佣工一人，其余不知姓名。干证关帝庙和尚衍旺夏玉，凶器藏在庙里破鼓内。等情到府。据此，除提拿高君荣等勒追外，相应移会，烦为查照，讯究施行。准此，随票拘案内一千人等讯究，正在拘唤间，

据练总孙升等各据禀历陈投审到案，敝县逐一唤讯，除王勋、张兴唐供词与大移内据禀情事相同，并高君荣、高文远供诉并不欠租，无辜被锁，应听贵府查讯，均毋庸繁叙外，讯据孙升供称，今春奉文编查圣府官庄租户，魏庄地方奉县主面谕，种官地六分者随官，种民地六分者随民。有高文远种民地一顷有余，种官地十亩有零。所以禀明将高文远注入民册。后官庄小甲王勋朦禀公府，查问高文远擅入民牌之罪。小的随经禀明，遵谕将高文远送回魏庄村，与官庄人杨道蕴、小甲王勋等将高文远名字移入官牌，一半在官，一半在民。并非小的私下做的事。不多几日，公府差役吴之合同王勋等共六个人，将高文远锁拿到安宁庄。小的看见公府差票上写着，着落魏庄总甲将擅出官牌不法高文远锁拿赴府，并没有说租银的话。小的原对伴役说，俺同你们赴县回明，他们不肯。又不知怎样情愿放回高文远。那高文远上的锁又是杨道蕴的儿子叫小的开的。小的并没有拿凶器，都是诬告着小的。□详察。讯据夏汝枚供，生员于七月初一日路过安宁庄，看见锁着一个人，也不知道是谁。因见看的人甚多，才晓得是公府锁拿的佃户。那时生员原说他既住在我们泗水地方，就是公府租户欠粮，也该回明我们县主。怎么你们擅自锁去。生员的儿子夏克广也就不服，啰唆起来是有的。那里有得财抢夺的事？讯据夏克广供，那日小的见他们擅自锁人，动气去夺锁是有的。别的不与小的相干。讯据高文明供，小的三世是公府的租户，敢犯公府的法度吗？只因那日小的从小厂里来，看见哥哥高文远被公差锁拿，小的知道哥哥并不欠租，现在官庄上已有他的名字，并没有罪，为什么把他这样欺凌呢？小的也不知道公府有差票没有？一时忿恨，拾了一个土块要打散他们，并没有打着人，他们就说是凶器了。小的也没有劫夺。那许多人都是周

围观看的，不与小的相干。这都是实情。讯之僧人衍旺，供亦相同。各等供。据此，敝县当堂将高文明、夏克广当堂各责二十板，并将生员夏汝枚移学戒饬，以为生事者戒。至练总孙升，始以应回明敝县之语向 贵县伴役相商，未肯听从，及至开去高文远项锁，又系 贵官庄杨道蕴的儿子嘱令。并无抢夺受贿情事。其从前归入民牌，敝县以所种田亩多寡，分别在府在邑，以明经界之正，亦非该练总私自区别。自应免责。所有讯结本案缘由，拟合移覆。惟是 贵府官庄繁盛，所有住居敝县租户，如有拖欠租粮等项，理宜听 贵府唤讯，敝县固不得过而问焉。但管庄人等奉行不善，竟自锁拿，恐滋多事，微有未便。应请 贵府酌夺。为此移覆

贵府，请烦 查照施行。须至移会者。

右 移

圣 公 府

乾隆元年八月初一日

前 事

移 押

差提刘宗海到案讯究私种欺隐事

〔查究侵隐孔庙曲阜县境祀田地亩（一）（四〇四九）之三〕

袭封衍圣公府为欺隐祭田地亩等事。十二月十三日，据齐王庄小甲夏朝舜等具禀前事禀称，切窑草沟祭田，自康熙六十一年抛荒五十亩有余，今陆续开垦。不意有彼处居民刘宗海，将逃户管九贡原种祭田地十二亩七分，私行垦种，抗不上租，又不退地。身等屡次向伊理讲，无如伊何。不得不叩禀。伏乞恩准上裁施行。等情。据此，查祭田系关

先圣祀典，奚容居民私自开种？为此札付前去，希即查照来文，差提刘宗海到案，讯究私种欺隐缘由，押追历年租粮，并饬交割前地，申覆过府。须至札付者。

一立案

曲阜县

乾隆二年十二月

袭封衍圣公

移汶上县为地户持刀截劫希差提审究押逐事

〔乾隆年间处理孔庙各屯庄佃户讼案（一）（三九三〇）之十一〕

袭封衍圣公府为恶佃劫杀据实禀报事。据汶上县所口庄头赵国镇禀前事禀称，切有本庄地户赵得禄强霸地亩，荒芜多年，抗租不纳，拖欠赔累。兼之靡恶不作，前于本年秋间，本庄管事人桂公瑗曾经禀送汶上县捕厅，究处逐境在案。詎伊强横非常，藐法不移，又于十一月二十七日，有管事人之弟桂公珩赴庄卖粮回家，突遭赵得禄身带短刀，潜伏荒野，竟行劫杀，勒要银钱。幸有总甲周文德并所庄地户黄永湖二人路遇，极力救援，方脱虎口，逃命回庄。情急隐赴汶上县喊禀，适值县主公出。欲来府禀报，伊又持刀庄门，肆恶阻拦。即于是夜踰墙闯入官宅，寻杀公珩。因众佃救护，不至殒命。抢去钱一千三百文。似此恶佃无天无法，身系小甲，不敢隐匿。据实禀报，伏乞严究重惩施行。等情到府。据此，查霸荒地亩，已干不法。持刀截劫，更犯严条。为此合移

贵县，烦为查照，希即差提到案，审究押逐。并祈赐覆，望切望切。须至移文者。

一立案

汶上县

乾隆二年十二月初二日

袭封衍圣公

移滋阳县为王桂芳抗租毒打甲首希即移送严究事

〔徵追孔庙滋阳厂祀田佃户抗欠田租（一）（四一三六）之四〕

袭封衍圣公府为仗势抗不完租反行毒打刁控事。据较场厂小甲张仲稟前事稟称，切有本厂地户王桂芳欠租一两七钱，屡催屡抗，非止一次。昨于本月十六日身又向伊催纳，伊仍不完纳。身再三催纳是实，不料伊仗势凶恶，用头撞打，将身口鼻碰破，现在伤痕可验。伊头撞在身牙齿上，亦招破头皮是实。身并未动手打伊。岂期伊先发制人之术，喊稟本县，说身打破伊头。泣思身果打伊，自有见证可问。似此仗势抗租不完，反行毒打刁控，后来欠租之户，身如何催纳？万出无奈，伏乞恩准作主，立拘严惩，以儆将来顽户。感恩上稟。被稟王桂芳，干证栾居孟姓郭贞係伊对门邻居。等情到府。据此，查王桂芳系本府地户，张仲系本府小甲，今既具控

贵县，相应将张仲移送 贵县，希即镜审。仍将两造一併移送本府，以便严究抗租斗殴缘由。为此合移贵县，烦为查照施行。须至移文者。

一立案

滋阳县

乾隆五年又六月二十二日

袭封衍圣公

泗水县申为申明审讯侯贵抗粮谋占捏词妄控一案事

〔徵追孔庙泗水县各厂庄祀田佃户抗欠田租（一）（四一三九）之十九〕

兖州府泗水县为蒙 天作弊势倾生死事。本年六月二十日

袭封衍圣公府移文前事移称，希即镜审究拟赐覆。计移发王管事、马龙、傅有章、董美生、侯贵、李三元、于兴、宋子尧、宋得勦等因到县。准此，随将一千人证逐一研讯。据马龙供，小的是旧年小甲。有丁怀四荒地伍亩，无人耕种，王管事叫小的召人承认陈粮伍钱，新粮柒钱伍分，给他耕种。侯贵情愿认粮管地，种了壹年，新旧钱粮并未完纳是实。据董美生供，小的是今年小甲，管着催粮，侯贵种这地，小的催过他两三次。王管事的还亲自问过他，他并没完粮的口气。王管事的吩咐小的另召人认粮耕种，小的和傅有章说了，他认了伍钱陈银子。侯贵的新粮银柒钱伍分，也代他纳了。王管事的启了公爷，批给他的手本，着傅有章耕种是实。据侯贵供，小的是滋阳县人，来泗好几年了。去年充膺村长，听的小甲马龙说，丁怀泗的荒地伍亩，管事叫召人认粮耕种。小的对管事说就，留下了认地陈粮五钱，新粮七钱五分，小的和宋得勦分种这地，没有完纳钱粮。后来小的与了他两千钱，有李三元见付的。后一次

又交他两千，是小的亲交的，没有见证。今年宋得勤在地上推了肆拾车子粪耕起来，耩的苗子，被傅有章耙了。小的问傅有章要地，他不退，小的才告他的。又问，你认地有公府批的手本吗？再你告给管事肆千钱，有两千钱交李三元过付，今李三元不到案，这不都是你诬捏的吗？供，小的认地原没有批给的手本，这两千钱小的交给李三元，他既不到案，连那两千钱都没了证据，小的也没的说，只求恩典。据宋得勤供，小的去年和侯贵分种地，今年是自己耕，推上了四十车子粪耕起来，耩的苗子，被傅有章耙了，只求断还小的工本，便是恩典了。据傅有章供，小的祖居曲阜人，同小甲董美生纳粮去，管事的问，董美生，那荒地你找着主了没有。董美生说，没有。管事说，你为何不找人种呢？董美生就向小的说，你种了罢。小的说，侯贵是个刁人，我不敢种。管事说，你只认还了陈银子伍钱，新银子柒钱伍分，我再启明。公爷批给你手本，那侯贵白种了壹年，他还有何说？小的回家来，就凑了壹两贰钱伍分银子，把新旧的钱粮都完了。因这地是宋得勤耕起来的，还找他牛晌钱一千五百，同银子交给管事的，管事的与了小的手本，才敢种这地是实。据王廷海供，这侯贵于乾隆肆年充安宁庄村长，有佃户丁怀泗名下荒地伍大亩无人完纳钱粮，蒙公爷吩咐另招人认粮耕种。侯贵央小甲马龙来说，情愿完纳新旧钱粮种这地。到得地之后，屡次催他粮银，分文不吐。现有收各佃银两流水炳据。后来催粮紧急，小甲董美生和傅有章说了，代侯贵完壹年钱粮七钱五分，代丁怀泗完一年钱粮五钱，廷海启明。公爷，将此地五亩批给傅有章耕种。侯贵见不给他地，要想占据。将廷海控在公爷案下。还捏说廷海两次得他钱四千文，一有证据，一无证据。如果他有银钱白交廷海，岂有把正供钱粮到不交纳的吗？况据他告过付贰千钱的干证，就是廷海逐出去的雇工。这不明是他霸占不遂，捏词诬告吗？求台下详察。据总甲王勋供，小甲

是总甲，凡收各佃租粮，小的尽知。侯贵欠的钱粮，并没见交纳是实。据牌头于兴供，侯贵交这钱，小的不知道。至于那粪，那日宋得勦家耕地，小的在那里拾柴禾。说怎么不上粪呢？他说，有粪也不往这地里上。这地还定不的主。并没上粪是实。等情各吐供在案。据此，该敝县审看得侯贵一犯，乃无籍刁徒也。缘上年侯贵膺充安宁庄村长，有佃户丁怀泗名下荒地伍亩，招人佃种。贵即央小甲马龙讲明，承认新旧钱粮，佃地耕种。乃侯贵得地之后，与宋得勦分种年余，所认钱粮，抗不交纳。经牌甲屡催，分文无完。管事王廷海欲招人另佃，适傅有章在府完粮，小甲董美生令其承认，有章允从，遂将侯贵名下新粮银七钱五分，并丁怀泗名下陈粮五钱，一并代为交纳。并召还宋得勦牛响钱一千五百，俱交廷海收明，转禀贵府，批给手本，着令管业在案。诃侯贵心怀不甘，遂以朦天作弊等事控呈

贵府。兹准大移，行令敝县审讯。当即拘齐被证，逐加研讯。据侯贵所供，欠粮无完，不特众证金同，该犯亦自认不讳。至两次交钱四千，并无质对。据呈称干证李三元亦匿不到案，是其架空诬捏，洵无疑义。查侯贵先在敝县犯事有案，乃不思悔改，胆敢抗粮谋占，捏词妄控，殊属不法。除将该犯重惩逐回滋阳原籍外，其宋得勦所供上粪，虽讯无确据，但已经傅有章情愿召还牛响钱壹千伍百文，应予飭令王廷海等审系无干，均无庸议。合将审过供情移覆。为此合移

贵府，请烦查照施行。须至移文者。
右 申

袭封衍圣公府孔

乾隆五年七月十六日 典吏缺

移 押

管勾胡嗣任呈佃户苗永中侍监抗误祀典事

〔徵追孔庙平巨屯各厂庄祀田佃户抗欠田租（二）（四一〇三）之五〕

署屯田管勾官胡嗣任

呈为恶佃侍监误公愚赐详请咨革以全祀典事。据平阳屯屯官蒋闰呈详前事内称，切照各屯祀银，例由佃户轮门办纳。自

钦拨以来，成例已久。今平阳屯二牌佃户苗如宗轮催本年祀银，卑职照例呈报在案。缘如宗之子苗永中，自侍监生护符，占种本牌随差地七亩，又将各佃名下应纳祀银包抗阻挠，至今时届四月，并无分厘完纳。蒙厅主四次差催，全置不睬。又蒙委卑职前去晓谕，业经往返三次，强抗如故。且苗永中口称，我系曹州府菏泽县新捐监生。圣府管辖不得等语。卑职莫可如何，伏乞详请咨革等情。据此，卑职查平阳屯二牌额徵祀银一百六十余两，

钦拨佃户苗如宗、苗其略、苗琮等耕种。三家轮年办纳祀银，以供祀禄等项。户内置有贴差地七亩，亦随现年轮收。乾隆五、六年苗其略、苗琮俱经办过。本年开徵时，据屯官蒋闰呈报苗如宗轮办在卷。缘如宗之子苗永中，自侍监生，抗违不遵。迄今四月，该甲内并无一户完

纳。卑职节次差催，复委屯官蒋闰前赴该地晓谕，无如永中护符包欠，终无分厘完纳。而户内甲首地七亩，公然占种。伏念祀银关系巨典，奚容恶佃恃监阻挠。兹据该屯官呈请转详咨革等情到职。拟合据情转详，伏乞本爵府将恶佃苗永中特监阻挠抗误祀典缘由，咨部斥革。并咨抚藩各宪及曹州府菏泽县，追出监照，褫革严究。庶祀银有完而大典亦可无误矣。为此今将前由具呈，伏乞照详施行。须至呈者。

右具
书册

乾隆七年四月 日 署屯田管勾官胡嗣任

四月初五日发

批 查生监持符抗粮，例应斥革。何物苗永中？胆敢违例包欠。仰候通咨请革，仍着落追比可也。此檄。

管勾胡嗣任呈佃户苗永中恃监抗租各佃观望影响祀典事

〔徵追孔庙平巨屯各厂庄祀田佃户抗欠田租（二）（四一〇三）之七〕

署屯田管勾官胡嗣任

呈为恶佃恃监误公恳赐详请咨革以全祀典事。奉本爵府批发卑职呈据平阳屯屯官蒋闰申详，佃户苗永中恃监误公缘由，蒙批内开，查监生恃符抗粮，例应斥革。何物苗永中？胆敢违例包欠，仰候通咨请革，仍着落追比可也。此檄。等因。奉此，卑职伏查平阳屯佃户，系蒙皇上拨给垦种屯地，办纳租粮，以供

庙林祀典及府属俸禄等项。是以有司杂泛差徭，概予优免。惟催办租粮，轮流承值。户内又各置现年甲首津贴地亩，遇有贡监生员，自令家人子侄承办。

钦赐以来，成规不易。今该佃苗永中耕种赐田数顷，又种现年甲首地亩。乃将户内应办钱粮，抗不催纳。复行造言阻挠，卑职节次差唤，恃监不服。恭查

庙庭祀事，自元旦以至腊祭，四时大小典礼，悉系奉

旨额设。故赐田给佃，种耕输将，以时供用。今该佃苗永中一监抗违，各佃观望。时已麦秋，而

该甲应徵银一百六十余两，并无分厘交纳。且夏丁在途，品物牲牢，立等采办。更将何项钱粮挪移抵用，倘临期掣肘，关系匪轻。伏乞本爵府速赐咨明

抚宪，檄行查革，以便着落催完，以全祀事，实为公便。为此，今将前由具呈。伏乞照详施行。须至呈者。

右具

书册

乾隆柒年肆月

日

署屯田管勾官胡嗣任

菏泽县申为监生苗永中如数完纳祀银可否免查事

〔徵追孔庙平巨屯各厂庄祀田佃户抗欠田租（二）（四一〇三）之八〕

曹州府菏泽县为恶佃恃监误公恳赐详请咨革以全祀典事。乾隆七年四月十七日，蒙

袭封衍圣公府札付内开，据署屯田管勾官胡嗣任呈前事呈称，据平阳屯屯官蒋国呈洋前事内称，切照各屯祀银，例由佃户轮门办纳。自

钦拨以来，成例已久。今平阳屯二牌佃户苗如琮轮催本年祀银，卑职照例呈报在案。缘如宗之子苗永中自恃监生护符，占种本牌随差地柴亩，又将各佃户名下应纳祀银，包抗阻挠。至今时届四月，并无分厘完纳。蒙厅主四次差催，全置不睬。又蒙委卑职前去晓谕，业经往返叁次，强抗如故。且苗永中口称，我系曹州府菏泽县新捐监生，圣府管辖不得等语。卑职莫可如何，伏乞详请咨革等情。据此，卑职查平阳屯贰牌额徵祀银一百六十余两

钦拨佃户苗如宗、苗其略、苗琮等耕种。叁家轮年办纳祀银，以供祀禄等项。户内置有贴差地柴亩，亦随现年轮收。乾隆伍、陆年苗其略、苗琮俱经办过，本年开徵时，据屯官蒋国呈报苗如琮轮办在卷。缘如琮之子苗永中，自恃监生，抗违不遵。迄今肆月，该甲内并无壹户

完纳。卑职节次差催，复委屯官蒋闰前赴该地晓谕。无如永中护符包欠，终无分厘完纳。而户内甲首地柒亩，公然占种。伏念祀银关系巨典，奚容恶佃恃监阻挠。兹据该屯官呈请转详咨革等情到职。拟合据情转详。伏乞

本爵府将恶佃苗永中恃监阻挠抗误祀典缘由，咨部斥革。并咨抚藩各宪及曹州府菏泽县，追出监照，斥革严究。庶祀银有完而

大典亦可无误矣。等情到府。据此，查生监恃符抗粮，事干严例。而祀银关系祭典，奚容包揽抗欠？未便姑容。兹据署管勾详称，苗永中系

贵县新捐监生。拟合移查，为此札付，烦为查照苗永中系何年月日？是何事例捐纳监生？有无领过部照，即赐移覆，以便咨部请革着追可也。望切望切。等因到县。蒙此，正在金差传查申覆间，随据监生苗永中于本年四月二十日呈称，为陈明情由恳乞转详超免斥革事。缘本月十七日奉

袭封衍圣公府札付内开，为恶佃恃监误公等事，飭追中照。切中与苗其略、苗琮等有屯田地亩，共该银一百六十余两，甲首轮流充应，祀银轮流办纳。乾隆四年，系苗琮甲首催办。伍年系中甲首催办，六年系苗其略甲首催办，一递一年，周而复始。本年又该苗琮应甲首催办，不意苗其略与屯官蒋闰报永中甲首，无论不该甲首，不当催办。永中极欲催办，中非甲首，人所共知。苗琮不催，故至今未完，罪将安归？而蒋屯官等乃申详嫁祸永中耶？陈者随差地亩，原属苗三甫绝产，各家俱有，非永中独占。现银四两三钱三分二厘四毫八丝，今届四月完半之期，愿将永中壹年应完之银如数全完。合将情由陈明，恳乞转详。计开乾隆七年分苗

永中名下祀銀三兩四錢七分四毫耗銀六錢九分四厘八絲，連耗共銀四兩一錢六分四厘四毫八絲。又認苗三甫名下祀銀一錢四分耗銀二分八厘，連耗共銀一錢六分八厘。以上共銀四兩三錢三分二厘四毫八絲。等情。据此，查該具呈緣由，並將本年應完祀銀如數全完到縣。可否免查？擬合具文。并所完正耗銀兩固封詳送，听候公府核奪。為此備由具申，伏乞照詳施行。須至冊者。

右 具

冊

乾隆七年四月二十九日 知縣記功六次程大模

經承王經世

全冊共補字一個

咨东抚为监生苗永中包欠钱粮须斥革监生究办过府事

〔徵追孔庙平巨屯各厂庄祀田佃户抗欠田租（二）（四一〇三）之十〕

为恶佃恃监误祭等事

行稿

山东抚院

圣公府

为恶佃恃监误祭恳赐详革以全大典事。据署管勾官胡同任详前事内称，奉本爵府批发卑职呈据平阳屯屯官蒋闰申详，佃户苗永中恃监误公缘由，蒙批，查生监恃符抗粮，例应斥革。何物苗永中，胆敢违例包欠。仰候通咨请革，仍着落追比可也。此檄。等因。奉此，卑职伏查平阳屯佃户系蒙

皇上拨给，垦种屯地，办纳租粮，以供庙林祀典及府属俸薪等项。是以有司杂泛差徭，概予优免。惟催办租粮，轮流承值。户内又各置现年甲首津贴地亩，遇有贡监生员，自令家人子侄

承办。此

钦赐以来，成规不易。今苗永中耕种，赐田数顷，又种现年甲首地亩。乃将户内应办钱粮抗不催纳，复行造言阻挠，卑职节次差唤，特监不服。恭查 庙庭祀事，自元旦以至腊祭，四时大小典礼，悉系奉

旨额设，故赐田给佃，种耕输将，以时供用，今该佃苗永中一监抗违，各佃观望。时已麦秋，而该甲应徵银一百六十余两，并不分厘交纳。且夏丁在途，品物牲牢，立等采办。更将何项钱粮挪移抵用？倘临期掣肘，关系匪轻。伏乞本爵府速赐咨明

抚宪，檄行查革，以便着落催完，以全 祀事，实为公便。为此今将前由具呈。伏乞照详施行。等情到府。先据该署员申称，据平阳屯屯官蒋闰呈详前事内称，切照各屯祀银，例由佃户轮门办纳。自

钦拨以来，成例已久。今平阳屯二牌佃户苗如宗轮催本年祀银，卑职照例呈报在案。缘如宗之子苗永中，自恃监生护符，占种本牌随差地七亩，又将各佃名下应纳祀银包抗阻挠，至今时届四月，并无分厘完纳。蒙厅主四次差催，全置不睬。又蒙委卑职前去晓谕，业经往返三次，强抗如故。且苗永中口称，我系曹州府菏泽县新捐监生，圣府管辖不得等语。卑职莫可如何，伏乞详请咨革等情。据此，该卑职署管勾官胡嗣任查平阳屯二牌额徵祀银一百六十余两

钦拨佃户苗如宗、苗其略、苗琮等耕种。三家轮年办纳祀银，以供祀祿等项。户内置有贴差地七亩，亦随现年轮收。乾隆五、六年苗其略、苗琮俱经办过，本年开徵时，据屯官蒋闰呈报苗

如宗轮办在卷。缘如琮之子苗永中，自恃监生，抗违不遵。迄今四月，该甲内并无一户完纳。卑职节次差催，复委屯官蒋国前赴该地晓谕。无如永中护符包欠，终无分厘完纳。而户内甲首地七亩，公然占种。伏念祀银关系巨典，奚容恶佃恃监阻挠？兹据该屯官呈请转详咨革等情到职，拟合据情转详。伏乞本爵府将恶佃苗永中恃监阻挠抗误祀典缘由，咨部斥革。并咨抚藩各宪及曹州府菏泽县，追出监照，褫革严究。庶祀银有完而大典亦可无误矣。等情。据此，当经据详移查菏泽县户人苗永中于何年月日？以何籍贯？果否援例纳监？幸即查明移覆，以便咨请斥革，等因去后。经今日久，未见移覆。而苗永中恃护愈抗，以致该署员复有兹详。目下夏丁在即，立等办祭。以祀银而办祀典，本府正所以重

钦赐而崇

皇命也。苗永中系

钦拨佃户，例免有司一应杂泛差徭，端办

圣庙祀事。即捐纳监，更宜尊师重道，首先完纳。何反恃符阻挠包揽，其肆胆负固，必有所恃而无恐者。若不惩创，必致观望成风，恐祀银缺额，办祭无资，误

圣朝大典，负列祖厚恩。渐阶于此，则苗永中之罪岂可一日姑容为斯文之蠹贼也耶？况生监包欠钱粮，奉有严例，未便轻纵。为此合咨

贵护院，烦请查照，将苗永中斥革监生，转行贵属查解过府，着追欠项。仍希赐覆，以便咨部施行。须至咨者。

山东巡抚

乾隆七年四月二十九日

五月初一日发

山东布政使司咨为恶佃苗永中恃监误祭追纳租银事

〔徵追孔庙平巨屯各厂庄祀田佃户抗欠田租（二）（四一〇三）之十三〕

山东等处承宣布政使司为恶佃恃监误祭等事。准衍圣公府咨，佃户苗永中恃监抗租，烦为查解过府，着追欠□□□□到司。准此，除行曹州府转饬菏泽县将苗永中所欠租银，作速追解

贵府处，拟合移会。为此合咨

贵府，烦为查照施行。

右咨

衍圣公府立

乾隆七年五月十四日

恶佃恃监误祭等事

咨押

菏泽县申为监生苗永中正催办解银过府事

〔徵追孔庙平巨屯各厂庄祀田佃户抗欠田租（二）（四一〇三）之十七〕

曹州府菏泽县为恶佃恃监误祭等事。乾隆七年五月二十五日，蒙

本府信票，乾隆七年五月十九日，蒙

布政司票开，准

衍圣公府 咨，佃户苗永中恃监抗租，烦为查解过府，着追欠项等因到口。□此，查

庙林祀银，未便偶缺，合飭追解。为此仰府官吏，文到迅即转飭菏泽县，将苗永中所欠租银作速追解

衍圣公府，均毋刻迟。速速等因到府。蒙此，合飭追解。为此仰县官吏文到即将该县苗永中所欠租银作速追解

衍圣公府，均毋刻迟，速速等因到县。蒙此，随即差追去后。兹据苗永中为交递银两恳乞转详等事呈称，公府屯田地共五十八顷三十亩零，共有一百九十七户。每年该正银一百一十六

两七钱七分，照加四扣算，该耗银四十六两七钱八厘。正耗共该银一百六十三两四钱七分八厘。本年租银，该生催办，生因春间常病，是以催办迟误。已经苗琮等代收过李名等户银二十七两零，已完过正银十两零三分，耗银四两零一分二厘，正耗共完过银十四两零四分二厘有票。下剩十三两完票未回。生今再完银六十两，共完口八十七两。春夏应该完银八十一两七钱三分九厘。生长完银五两二钱六分一厘。恳乞转详。等情到案。据此，查该监生苗永中催办本年租银，除已完外，现在完银陆拾口口口批差解役田文举解赴公府交兑。为此备由具申，伏乞照验施行。须至申者。

计申解

乾隆七年分租银六十两正

右 申

袭封衍圣公府

知县记功六次程大模

县丞姚天瑛

典史沈廷扬

乾隆七年六月十三日

恶佃恃监误祭等事

管勾胡嗣任呈苗永中甘限全纳租银可否免革事

〔徵追孔庙平巨屯各厂庄祀田佃户抗欠田租（二）（四一〇三）之十九〕

署屯田管勾官胡嗣任

呈为恶佃恃监误公事。案奉

本爵府据卑职呈详平阳屯二甲佃户苗永中轮充本年甲首恃监抗违缘由，通咨

抚藩各宪在案。今据苗永中承认甲首，催办钱粮，依限解纳到职。卑职即带审讯。问，苗永中，你是实在户人么？你种多少屯地？

供，是洪武开辟钦拨的佃户，种一顷多地。

又问，你既是佃户，你该当府里的差还是当县里的差呢？

供，自该府里当差。

又问，佃户轮充甲首，催纳钱粮，这是省差便民的法，原不是个别样差徭，你为何今年轮了甲首不肯当呢？

供，今年开徵的时候，监生大病，不省人事，故此误了限期。并不是抗违不应。

又问，差徭唤过的三四次，你只是不见面。又差屯官到你家里去了两次，你也不见他，还说不是违抗么？供，实是大病。公差屯官到家，都不知道。

又问，既是大病了，如何又能到菏泽县里去递字，料理回文呢？

供，这是菏泽县的公差来拿了父亲去，父亲七十多岁了，是疯狂的。故此迟误了。

又问，访得有你的的一家子在县里当地方的，他说你纳了监生，成了菏泽县的乡宦了，不能当府里的差。管勾衙门管你不得，这话明明是自恃监生，把钱粮俱担（耽）误了，还要强辩么？

供，并没，这个人说瞎话，监生那敢担（耽）误钱粮呢？

又问，你晓得五屯里佃户有多少监生？

供，不知道。

又问，你纳了监生，只道是极大的乡宦了。怪不道不肯当甲首。岂知五屯佃户内举贡生员官宦甚多，没有象你这样大胆可恶的，着原差管押，备文解府，听候

公爷亲审。

供，监生是做庄家活的，实因春里患病，迟误了办粮。如今完了一百多两银子，户里催不上来，都是揭（竭）借垫完的。监生依限完粮，并不敢抗违的。

又问，你既是做庄家的，你父亲又年老疯狂，必定有人指使你出户的，快把实情供来。

供，并没有人指使，只是央求开恩免解。甘在十日内十分全完。若有挂欠，情愿斥革，各等供。又据平巨屯本年各牌甲首张珍、陈津等递具保状前来，内称，为恳恩准保宽免详究事。

切有二牌甲首苗永中抗粮不催，今蒙详究，实因年幼无知，患病。群恳宽释，下限照数全完。如拖欠分毫，再有不遵情弊，身等情愿一体干罪等情。又据苗永中递具甘状前来，内称，今于与遵依事，切生所管本牌钱粮，下限照数全完。如拖欠分毫，再有不遵情弊，愿甘罪戾。遵依是实。等情在卷。卑职查苗永中抗误钱粮，业蒙据详通咨斥革追究在卷。今据以限资银上纳。卑职逐细研讯，帷以身病父老为辞。且自甘限全完。又据各甲首纷纷公恳前来，拟合备叙且详，可否从宽，免其革究？出自 本爵府深仁，非卑职之敢擅请也。为此今将前由具呈，伏乞照详施行。须至呈者。

右 具

书 册

乾隆七年九月

日 署屯田管勾官胡嗣任

十四日发

批 查苗永中恃监抗粮，误祭干咎，是以咨请斥革究拟。今据详称，实系患病迟误，并非有心违抗。况据各甲首保状，苗永中又具甘状。而该员详请免解，姑从所请。如再有听唆抗玩，定行咨革，拟不贷。此檄。

諭为生员沙临抗租霸地草率了结清厘祭田之案更难办理

〔查究侵隐孔庙邹县尼山祀田地亩（二）（四〇五七）之四〕

諭帖

諭宋士瑞知悉，尼山祭田被邹县生员沙临佃种，久为霸占。历经奉抚司檄委本府暨滋阳舒令、邹县马令、庞令并升任曲阜潘令等查勘清厘，屡次审讯，确系祭田。当据沙临俯首无词，出具遵依，情愿照例纳租。将沙临问拟杖八十，折责发落结案。延今七年，租息分毫不纳。屡行邹县飭催，亦抗不完。当经行文邹县，免其租银，令其退地。而沙临辄恃护符，强霸不退。佃种祭田之生监，非止沙临一人。倘任其抗租霸地，置之不问，则咸皆效尤。是以于今岁三月间历叙沙临抗租霸地缘由，咨明抚学两院，将沙临斥革，飭令退地，另行招佃承种。今据沙临赴抚院衙门刁控，奉批究沂曹道审讯。本道又转委宁阳县郭令会同邹县许令会审。今闻两县业已讯供，沙临霸占之地，实为祭田无疑。历经讯断，卷案炳据。庭讯之下，沙临理屈词穷，无可置辩。闻问官之意，以沙临素非安分之徒，恐去其功名，退其地亩，又滋事端。意在将所欠租银令其按年带完，所有伊名下承种祭田，仍令认种输租。复其功名，轻拟其罪，了草完案。查此案两县会审，既已审明沙临抗租霸地，屡次捏告情真。自应

照案定断，今因沙临刁恶，畏其复控，草率了结，在沙临势必以此更为得计，嗣后之群恶，必致尤甚。而清厘祭田之案，从此更难办理。且此案如此完结，大关颜面。故抄录咨道原稿封去，汝细细看明，委婉面禀

中堂，恳乞致札 抚台关照，庶克有济。特此谕知。

外上

中堂一札，汝即转 呈。稿一纸查收。

乾隆三十八年十月 日

为沙临私行盗典盗卖抗不纳租事

〔查究侵隐孔庙邹县尼山祀田地亩（二）（四〇五七）之五〕

尼山祭田略节

查沙临曾于乾隆二十六年，以祖遗虚茔地五十二亩，坐落尼山，被刘天相父子开垦霸种，呈告县案。经升任邹县庞庭讯之下，沙临供无凭据。讯之被呈刘天相之子刘士荣供称，此地伊父子于雍正二年用价买到沙姓地亩，系尼山祭田，输纳租息，每岁交户头张凤仪收缴。讯据张凤仪与士荣供同。当邹县庞移查，经公府查明，沙临与天相所争之地，实系尼山祭田。每岁经户头张凤仪催租办祭，并非大良民地。移覆在案。嗣据沙临以伊名下现有空粮禀前府业批县讯详，经府批令沙临备价回赎，以抵空粮。刘士荣受价结案。随据刘士荣具禀奉府批断缘由，恳请开除首项祭田租银。查公府沙临与刘天相争告地亩，实系尼山祭田。查该处祭田，招佃租种，日久弊生。顽佃等除认租之外，擅将祭田私相买卖，因地无官粮，又免差徭，是以豪强百计侵占。现今缺额。公府访悉其弊，现在清厘，已卖者押令回赎，未卖者查丈造册。刘天相买自沙姓，原可听其回赎。但沙临始以盗垦林茔，既以争告空粮。似此设

心，俱不可问。不便坠其术中。公府自备银二十二两归回祭田，以杜捏占之渐，屡移在案。嗣准本府飭委前任滋阳县舒审讯，以此项地亩，历讯刘士荣等佥称，实系公府祭田，每年在户头处交纳租钱，众供确凿，复有历年租簿可据，且经邹县庞亲诣查勘，四至相符，其为公府祭田实无疑义。查此地原系刘士荣买自沙姓，今沙姓情愿备价回赎，仍向公府照常纳租。在祭田既不致遗失，额租亦无亏缺。揆之情理，事属可行。至沙临所纳空粮即属情真，亦系伊祖父卖时逐渐所遗，应令自寻遗粮各户，另行清理。不得再于公府祭田内藉词控告。取具沙临遵依详覆，并移公府在案。沙临遵依，现在附卷。此沙临霸占祭田起案之由来也。

又于乾隆二十九年，因顽民赴尼山樵采，并有奸民移丘换段，影射侵隐。公府通咨清厘，当奉

前抚部院崔檄飭办理在案。所有承种祭学两田各佃，均各遵照查丈。惟沙临躲避不前，延至三十五年之久。公府复备文移咨前任藩司梁檄委升任曲阜潘会同邹县马前赴尼山，亲诣沙临所霸祭田地内清丈，而沙临仍抗不到。旋据沙临具呈，以伊所种猪羊地亩，与公府祭田两不相谋。缘系官民议合报祭，元明以来，除地供办猪羊，生卒两辰诣庙行礼，是邹县之专祭也。公府尼山大祭，原无须乎此。等情具核。前抚部院富当据委员潘审议，沙临承种尼山黄土埕地六十六亩八分，先以虚莖空粮刁赖，经府委滋阳县舒审讯，实系公府祭田。今复抗不遵丈，妄指尼山祭田为鲁源社私捐地亩，殊为刁健。若不明惩，无以警众。沙临应请照不应重律杖八十，会同儒学折责发落，仍令各佃照旧承种。非系侵欺抗租，不得轻为易佃。乾

隆二十九年未收租息，在于各佃名下照数徵收。并据委员定租造册，邹曲二县会印移送。当奉

前抚部院当批准移咨在案。此系委员升任曲阜潘会同前任马清厘尼山祭田，沙临又复捏词妄控经县委审讯定义之案由也。

又沙临自委员曲邹两县会同清厘定案之后，沙临抗租七年，通计租银四十六两二钱零，分毫未完。节次移行邹县飭令催交，并曾札致恳请转催，奈沙临坚抗不纳。公府将沙临历年租银悉行豁免，令其退地，归还地价。沙临恃符抗拒不退。据邹县许移覆，屡飭该生，坚抗不退等情移覆前来。则沙临计图霸占祭田，情弊显然。若置之不问，各佃自必咸皆效尤。不特清厘祀田之案碍难查办，将见各处祀田均为恶佃强霸，竟致无可如何。是以备叙情由，通咨

抚
学
两
院
藩
宪
暨
道
宪

本府核示，将沙临斥革，其无护符可恃，庶地方官得以飭令退地。至其抗租霸占祀田情由，曾于文内声明应听

抚部院暨藩宪道宪

本府批示飭办。此沙临抗租霸地咨请斥革之案由也。

查尼山祀田旧界，东至小山，西至普陀山，北至冷饭堂，南至昌平亭。四至以内，悉属祭田。因兵燹荒芜，地面辽阔，前明招佃，仅垦成熟升租地十三大顷五十亩。载在会典，曾于

康熙二十二年，乾隆二十年，节次造册报部在案。现在查丈，实在升租地仅十二大顷有零，尚缺地数十亩。再查沙临占种地亩，系

钦赐祭田，例不得盗典盗卖。今沙姓将前项祭田，先卖与刘士荣。得价之后，沙临又复刁控。奉断赎回，又图多得典价，复转典与邹县贡生王维城，得典价钱二百七十千。每年收王维城租银六两零。今维城因闻前项地亩现在提讯，诚恐株连，已将典契付还。而沙临又复收受。在沙临辄将祭田公然私行辗转盗典盗卖，抗租不纳。反借祭田名色，收取典主租银。是视此项祭田，竟为伊获利之藪。故百计图维，刁控不休。理合具节略，伏乞
鉴察施行。

咨黄河兵备道为再恳查提批断以结冤案事

〔查究侵隐孔庙邹县尼山祀田地亩（二）（四〇五七）〕

袭封衍圣公府为再恳查提钩笔批断以结冤案事。

乾隆三十八年八月二十八日，准

贵道咨开，乾隆三十八年八月二十三日，准

布政司咨开，乾隆三十八年八月十四日，蒙

巡抚部院徐批据沙临禀称，切公府以身符恃强伯祭田，通咨除名追退在案。身以恳查原案，提救盆冤，叩辕泣诉。蒙批，仰兖州府督同印委各官秉公确讯，由司核议详报。理应静候委审，但事有确证者，例应查照私证，无切于文书。官证莫炳于断案。若事必经讯，恳恩飭查原卷，并提祭田人证与退地之刘士荣等到案，三面质讯等情。蒙批，前准衍圣公咨，当经檄行该等转飭查讯，先行通详。迄今未据详报，玩延已极。仰布政司会同按察司即移委兖沂曹道提齐先后案卷，并应质人等，秉公确讯，据实详报，毋得迟延等因，批司转移。兹准

贵道移咨，将此案情节及祭田确据，备细移覆，并将全案卷宗检齐封固，并闕里志书一并移

送过道，以便查办。等因到本爵府。准此，恭查尼山庙祀，始创显德中，宋庆历三年，即庙为书院。立学舍，置祭田。后毁于兵火。元至正二年重修，设尼山书院山长。□洪武年给巡山八户，禁止樵采。所定旧界，东至小山，西至普陀山，北至□饭堂，南至昌平亭。四至以内，悉属祭田。因兵燹荒芜，地面辽阔。于前明招佃，仅垦成熟升租十三大顷五十亩，载在会典。康熙二十二年，乾隆二十年，□□造册报部有案。再查尼山附近，前明洪武元年，又赐给鲁源官庄黄家官庄二处原额地十七大顷二十一亩一分。现存地六大顷五十四亩□零，缺额地十大顷六十六亩有零。又宋元祐元年，拨有附近尼山地二十大顷为四氏学学田。现存地十一大顷有零，缺额地八大顷九十四亩有零。窃查前项祭田，原属开荒，承租既久，开垦日广，奸民私相授受，移丘换垄，欺隐影射，种种弊窦，难以枚举。乃有邹县沙临者，曾于乾隆二十六年，以祖遗虚莹地五十二亩，坐落尼山，被刘天相父子开垦伯种。经县庭讯之下，沙临供无凭据。讯之被呈刘天相之子刘士荣供称，雍正二年，伊父子用价买到沙姓地亩，系尼山祭田。输纳租息，每岁交户头张凤仪收缴。讯据张凤仪与士荣供同。等情。当准升任庞会移查，经本爵府查明沙临与天相所争之地，实系尼山书院祭田。每岁户头张凤仪催租办祭，并非大粮民地。移覆在案。嗣据沙临以伊名下现有空粮捏禀，前府叶批县讯详。经府批令沙临备价回赎，照常输租，刘士荣受价结案。随据佃户刘士荣具禀府断缘由，本爵府当经备文移会兖州府，以尼山祭田，招佃租种，乃日久弊生，顽佃除认租而外，擅将祭田私相买卖。因地无官粮，又免差徭，是以豪强百计侵占。现今缺额。本爵府访悉其弊，现在清厘，已卖者押令回赎，未卖者查丈造册。查刘天相即买自沙姓，原可听其回赎。但沙临始以盗垦

林荃，继以告争空粮，两无所得，即以情愿回赎，照刘天相原租交纳。自此设心，俱不可问，似不便坠其术中。今本爵府自备银二十二两，归回祭田。以杜捏占之渐。屡移在案。嗣准兖州府飭委前任滋阳舒令审议，以此项地亩，历讯刘士荣等，金称实系公府祭田，每年在户头处□□租钱，众供既属确凿，复有历年租簿可据，且经邹县庞令亲诣查勘四至，俱属相符，其为公府祭田实无疑义。查此地原系刘士荣买自沙姓，今沙姓情愿备价回赎，仍向公府照常纳租。在祭田既不致遗失，额租亦无亏缺。揆之情理，事属可行。至沙临所纳空粮，即属情真，亦系伊祖父卖时逐渐所遗。应令自寻遗粮各户，另行清理。不得再于公府祭田内藉词控告。再沙临因赔纳空粮，随将刘天相承种公府祭田，疑系己产。出名具控，尚非图占产业，捏词诬告者可比。应免坐诬，取具遵依详送，并移本爵府在案。沙临遵依，现附在卷。嗣据尼山书院学录孔传沂禀称，凡遇采办祭品，一切杂差大差，悉系佃户承值当差。沙临系邹邑庠生，差使深为不便。稟请核示本爵府，随备文移商兖州府，当准移会，有无违碍？敝府无案可据。应否另招佃种？并作何承办一切差务之处？应听贵府照例办理等因。嗣于乾隆二十九年份，因顽民赴山樵采，并有奸民移邱换段，影射侵隐。本爵府通咨清厘，当奉前抚部院崔檄飭办理在案。所有尼山承种祭学两田各佃，均各遵照查丈。惟沙临躲避不前，延至三十五年五年之久，本爵府复交移咨前任藩司梁檄委升任曲阜潘令会同邹县马令前赴尼山，亲诣沙临所霸祭田地内清丈。而沙临仍复抗拒不到，旋据沙临具呈，以伊所种猪羊地亩，与公府祭田两不相谋。缘系官民义合报祭，元明以来，除地供办猪羊，生卒两辰诣庙行礼，是邹县之专祭也。公府尼山大祭，原无须乎此租等情。当经委员潘令审议，沙临承种黄

土埕地六十六亩八分，先以□□空粮刁赖，经委滋阳县舒令审断。今复抗不遵丈，妄指尼山祭田为鲁源□私捐地亩，殊为刁健，若不明惩，无以警众。沙临应请照不应重律杖八十，会同儒学折责发落。其现在查出之地，仍令各佃照旧承种，非系侵欺抗租，不得轻为易佃。乾隆二十九年未收租息，应如县议，在于各佃名下照数徵收。并据委员定租造册，会即移送。

奉 前抚部院富批准移咨在案。今沙临抗租七年，□计租银四十六两二钱零，分毫未完。节次移县行催，并不完纳。本爵府将沙临历年租银悉行豁免，令其退地，归还地价。沙临持符抗拒，据邹县□□□覆，屡飭该生，坚抗不退等情。则沙临计图霸占祭田，情弊显然。当经本爵府据情通咨，将该生斥革在案。今准

贵道移咨，理合叙具情节，检齐全案卷宗，并阙里志□献考一并移送贵道，烦为查照，核办施行。须至咨者。

右

咨

分巡兖沂曹兼管水利黄河兵备道

乾隆三十八年九月初一日

再祭田一顷，载入会典所有存卷底册。前准委员潘令移取，业将此册移送附入该县办案内。今秉飭提曲阜案差，自必转呈。合并咨明，须至咨者。

招佃仅垦成熟升租地十三大顷五十亩，载在会典。康熙二十二年五月内，准布政使司施咨，取造送祭田二千余大顷，内载原额设尼山祭田一十三大顷五十亩，圣庙基三十七亩五分，曾于康熙二十二年、乾隆二十年节次造报册报部在案。再查前明洪武元年，又赐给鲁元官庄贡

家官庄二处原额地十七大顷二十一亩一分，现存地六大顷五十四亩有零。缺额地十大顷六十六亩有零。又宋元祐元年拨有附近尼山地入〔缺〕。

圣公府 行

九月初二日发

百户陈曰训申为小薛社户头李书直等抗不缴丁银伏候电鉴事

〔乾隆年间处理林庙户人讼案（三）（三八八四）之六〕

林庙守卫百户食守备俸加四级陈曰训 申为历述下情事。昨于二月内差健丁宫美赴鱼台县催曲阜县小薛社李家户八年陈丁银去后，回禀前来，词称，为历述下情事，切身蒙差持票赴鱼台县骨亭村，催曲阜县小薛社林庙户人供口丁银，有户头李书直将票子夺去，声言，你这票子是假的，俺这丁银奉

旨已经丁摊地亩，你还来催俺的丁，吾拿着你的票子为证见。拉着身和他上鱼台县告状去。身说恁这户是曲阜县小薛社

至圣庙户人，并非五屯佃户。这五屯佃户丁银于乾隆七年间奉

旨丁摊入地，至于恁这林庙户丁，亦是七年间奉

旨照旧存留，以供祀事油腊之费，并没去丁。身说了这一套话，才得脱回家来了。不得不据实陈明，伏乞电鉴施行等词到职。卑职看得林庙户丁，祀典攸关。若不将户头李书直严提前来法究，则众户皆为效尤，凡大丁小祭，供用油腊等项，由此废却矣。卑职拟合备录，禀词详

報。伏候

府宪公爷电鉴施行。须至申者。

右 申

袭封衍圣公府

乾隆玖年叁月

日具申

照详

兗州府移为催种祀田民户租粮希即造送各花户名册事

〔徵追孔庙独山屯祀田佃户抗欠田租（一）（四一一八）之十七〕

兗州府鱼台县为恳请飭定章程永昭法守以襄祀典事。蒙

本府信票，蒙

布政司票开前事，仰县官吏文到出示晓谕承种祭田各民户，将应完屯地钱粮，作速按季完纳，以供

圣庙祭祀之用。如敢仍前抗欠不完，即严行追比，并查明抗欠各户，造册报府转报。计粘抄原咨一纸，等因到县。蒙此，敝县遵照

宪檄，出示晓谕外。查承种祭田各民户花名册籍，悉存

贵府。有无拖欠？敝县无凭稽查催追。拟合移会，为此合移

贵府，请烦查照，希将敝县民户承种祭田拖欠钱粮各花户欠银数目，坐落地方，逐细查明，开册移送过县，以凭催追造册转报。幸勿迟缓，望速望速。须至移者。

右 移

襲封衍圣公府

乾隆九年六月初四日移

前事

移押

伴官许延均稟为杨之考抗玩祀银请移究事

〔徵追孔庙郛城屯祀田佃户抗欠田租（四一二）之十〕

伴官许延均、齐廷俊、王昌

稟为抗玩祀银反行刁诬事。切照均等奉差协收郛城屯祭祀银两，自任事□□□公矢慎，恪遵严谕，经管钱粮，悉照印册催收。且系

历代旧制，正项之外，丝毫不敢多收。不意有刁民杨之考者，梗玩性成，刁旋为业。视祀田为无粮之地。所欠应输钱粮，累年抗欠，分厘不完。又恃籍系郛民，催呼视若罔闻。复造言耗重，前已朦控郛城县，业蒙行查，关照管勾衙门四复过县，并无多派私徵在案。伊见刁诬不得行于本县，今复贿买讼师张源，捏词蒙控各上宪，总希规避延挨，扰乱祀典。似此刁诬，若不移究，祀事奚赖？法令何存？伏乞

公爷恩准移究，庶祀典不误，而刁诬知儆矣。上稟。

乾隆九年十月初四日

咨山东藩司为杨之考累抗祀银反控私增烦转飭郛县将其治罪事

〔徵追孔庙郛城屯祀田佃户抗欠田租（一）（四一二一）之十三〕

袭封衍圣公府为抗玩祀银反行刁诬事。据□□□□□等稟前事稟称，切照均等〔缺〕两自任事以来，矢公矢慎。恪遵严谕，经管钱粮，悉照印册催收。且系

历代旧制，正项之外，丝毫不敢多收。不意有刁民杨之考者，梗玩性成，刁旋为业。视祀田为无粮之地。所欠应输钱粮，累年抗欠，分厘不完。又恃籍系郛民，催呼视若罔闻。复造言耗重，前已朦控郛城县，业蒙行查，关照管勾衙门回复过县，并无多派私徵在案。伊见刁诬不得行于本县，今复购买讼师张源，捏词朦控各上宪，总希规避延挨，扰乱祀典。似此刁奸，若不移究，祀事奚赖？法令何存？等情到府。据此，本爵府案查得五屯祀田一项

钦拨始自明代

恩纶复沛于

世祖。原以备 圣庙祀典之需，乃国家所以隆祀事而报 先师之大典也。计亩输税，成例原定。

自颁地之初，本爵府不过恪守成宪，世世遵循。从未有擅行增、减之处。兼且于每岁徵收之

始，出示严谕查察，不许丝毫多取，扰累小民。伴官许延均等焉敢妄派私收。惟于乾隆七年六月内奉

旨，屯户丁银，归入地亩。因于旧例之外，摊入丁银若干。杨之考刁赖无知，不察其为正派，遂妄捏为私增。而其刺刺不休者，缘是叔也。更益以讼棍张源舞弄拨唆，互相为奸，阻挠祀典，殊属不合。为此合咨

贵司，请烦转飭郛城县，立拿玩户杨之考，讼师张源，按法究治。并将所欠钱粮，照数清完，以襄祀典，以辑刁风。望切望切。须至咨者。

一立案

山东布政司

乾隆九年十月初八日

袭封衍圣公

移鱼台县为孤亭房租烦按户差催节年挂欠银两事

〔徵追孔庙独山屯祀田佃户抗欠田租（一）（四一一八）之十八〕

袭封衍圣公府为恳赐移追以完积欠事。据孤亭小甲王奉祥稟前事稟称，身奉差催纳孤亭房租，例应按季交完。乃有单开各户，新旧不清。节年挂欠，理言催取，抗置不睬。伏念钦赐房地，所办租银，俱关正项支用。查各户俱系鱼台人民，伏乞公爷准赐据情移文鱼台县老爷，按欠差催，以完公务，深为德便。计粘各户欠数一纸。等因到府。据此，案查孤亭房租，按季催收，俱关正项需用。而各户恃其隔远，顽梗不清。为此合移贵县，烦为查照，按单开户名，签差追比，务令新旧俱清，深荷洪施无既矣。须至移文者。

计移送欠数册一本

一立案

鱼台县

乾隆九年十月初十日

袭封衍圣公 押

咨东抚为杨之考抗玩祀银案请檄行州县晓谕遵奉输交事

〔徵追孔庙郛城屯祀田佃户抗欠田租（一）（四一二一）之十四〕

袭封衍圣公府为抗玩祀银反行刁诬事。乾隆九年十月据伴官许延均等禀前事禀称，切照均等奉差协收郛城屯祭祀银两，自任事以来，矢公矢慎，恪遵严谕，经管钱粮，悉照印册催收。且系历代旧制，正项之外，丝毫不敢多收。不意有刁民杨之考者，梗玩性成，刁旋为业。视祀田为无粮之地。所欠应输钱粮，累年抗欠，分厘不完。又恃籍系郛民，催呼置若罔闻。复造言耗重，前已朦控郛城县，业蒙行查，关照管勾衙门回复过县，并无多派私征在案。伊见刁诬不得行于本县，今复贿买讼师张源，捏词朦控各上宪，总希规避延挨，扰乱祀典。似此刁奸，若不移究，祀事奚赖？法令何存？等情到府。本府随飭管勾官查明详报去后。今据管勾官刘梓详前事详称，查得五屯祭田一项，

钦拨始自明代，恩纶沛于

世祖章皇帝。原备

圣庙万世祀典之需也。其地亩向照荒田之例，均以七百二十步成亩，每亩额派正银六分征收，所

有完纳之银，不拘倾纹，甚为便民。原有米麦一项，以充糗盛。缘五屯散处他邑，离曲窳远，诚恐佃民负载完纳维艰，是以议令每官亩折银八厘，以抵米麦之供。官民无扰，法至善也。佃户遇有祀典，仍当差徭。至寄庄民户，因无林庙差徭，故每亩又加银二厘，原以为雇觅帮帖祀典差徭之用。虽在佃户指为加耗，而在府实属正供。成例已久，委非始自今日。乾隆七年六月奉

旨，五屯佃户应纳丁银三百二十九两六钱，均摊入屯地徵数。遵照部例，俱照行粮二百四十步成亩，每亩正银二分，应摊入丁银一厘三毫五丝四忽五微。业经造册报府咨送

各宪，咨部在案。再委上年前任署管勾陈曰训出示传谕，每官亩二分，摊入丁银一厘三毫五丝四忽五微，此系正银，一凡米麦差徭，悉照从前旧例完纳。而杨之考等因前示内止及正银，未及杂项数目，遂借端生事，具控郾城县移查到职。随将征收缘由移覆在案。杨之考见县控不遂，复串通讼棍张源，上渎各宪。希图延挨，以致各佃蛊惑，完纳不前。复查卑职衙门自设立以来，经管钱粮，历年四百历，员数十，旧制相沿，不独案牘可稽，且有志书可考。谁敢于额制之外虚冒分厘，又何敢于会计之中妄议损益。其各屯现在徵粮，俱系成熟地亩。今计每官亩纳银二分。又折米麦银八厘，寄庄户加银二厘。摊丁又加银一厘三毫五丝四忽五微，通共合计每官亩纳银三分一厘三毫五丝四忽五微。且银不倾熔，户无杂派，较之民田尤为省便。卑职督同伴员许延均、齐廷俊、王昌恪守成规，从无丝毫增损。有何苦累之处，得以藉词阻挠？因奉飭查合，将徵收缘由备细详覆。等情到府。本府供查

钦赐祭田，招佃承种，以供

圣祀，例设管勾官一员，专司出纳。因屯地散处各县，独力难周。故遣员协办。其正杂应徵数目，历代相沿，从无增损。今鄂民杨之考等因抗租不纳，反捏虚词上渎。

宪轅。虽蒙 秦台犀照，洞烛刁谎。而谈（该）户恃顽，尚多煽惑。以致各佃观望，催纳为难。今据管勾官刘梓详覆前来，理合咨请

贵部院，烦为檄行兗曹二府，转行有屯地州县，移会屯员，通行晓谕。庶各佃咸知遵奉输交，不致效尤抗欠，则祀典之荣，得栽培而愈渥矣。须至咨者。

一立案

山东抚院

乾隆九年十月十七日

袭封衍圣公

山东藩司咨为晓谕各佃遵循旧制输纳租银事

〔徵追孔庙鄒城屯祀田佃户抗欠田租（一）（四一二二）之十八〕

山东等处承宣布政使司为抗玩祀银反行刁诬事。乾隆九年十月二十日，准贵府咨称，祀田租银，旧制相沿，并无增减。移请檄行有屯州县出示晓谕，各佃遵循输纳，等因移司。准此，除转行外，拟合移会。为此合咨贵府，请烦查照施行。须至咨者。

右 咨

衍圣公府

乾隆九年十月二十五日

抗玩祀银等事

山东藩司咨为详复杨之考一案业经郛城县审处事

〔徵追孔庙郛城屯祀田佃户抗欠田租（一）（四一二一）之二〕

山东等处承宣布政使司为抗玩祀银反行刁诬事。乾隆九年十月十一日，准

贵府咨开，玩户杨之考抗欠祀田租银，讼师张源拨唆捏词混控，移请飭令立拿杨之考、讼师张源按法究治，并将所欠钱粮照数清完，等因移司。准此，当经前司飭行郛城县究追去后，今据该县详称，将杨之考等业已枷责，并将所欠钱粮照数勒追全完，等情详覆前来。据此，除详批如详销案外，所有杨之考等枷责发落并追完祀银缘由，拟各抄录县详口覆。为此合咨贵府，请烦查照施行。须至咨者。

计粘抄县详一纸

右 咨

衍圣公府

乾隆十年三月初八日

抗玩祀银等事

移汶上县为佃户陶国柱侵欺柴草反肆诬控烦差拘讯究事

〔查究侵隐孔庙汶上县境祀田地亩（四〇六二）之二〕

袭封衍圣公府为恶佃侵欺反肆诬控事。据中美化庄庄头周文德禀前事禀称，切本庄用价当到地亩，每年粮银，按季发交。其地内所收籽粒柴草，例应均分。詎意有恶佃陶国柱者，因乏用于乾隆十年春间将地十九亩零六厘六毫当与府内。去岁春季粮银已经收去，籽粒亦俱均分。所有未分柴草，伊存贮一处，令身验明，俟来春变卖交价。及至今春三月间，身公同看估，照应分一半计，值钱一千一百四十四文。不料伊尽行吞肥，分文未交。迨至今岁至期交给粮银，伊抗不承受。其柴草伊自坡中私自拉运伊家。及至查询理讲，反触虎怒，大肆凌辱，且令其子陶显仁捏词控告。汶上县老爷案下。似此恃恶侵吞，非法莫剪。砌词妄控，王章不宥。伏乞恩准拘讯，庶恶佃知有三尺，而身不至被累矣。激切上禀。被禀陶国柱并伊子陶显仁。干证陈复义、陈二麻、孙士洪、孔衍代等情到府。据此，查本府价当地亩，籽粒柴草，旧例均分。接年粮银，本府按季给发。乃敢肆行吞霸，殊堪发指。但陶国柱虽系敝庄佃户，实属

贵治子民。拟合移文

贵县，烦为查照，差拘讯究。仍希将讯过缘由，见覆施行。须至移文者。

一立案

汶上县

乾隆十一年十一月十四日

袭封衍圣公

管勾刘梓呈济宁卫军户吕魁章抗欠钱粮事

〔徵追孔庙平巨屯各厂庄祀田佃户抗欠田租（二）（四一〇三）之二十四〕

经理屯田管勾刘梓

呈为抗欠钱粮反行凌辱事。本年十一月初四日，据巨野屯头牌甲首杨道连，七八牌甲首吕克俭具禀前来，内称，切身等经办本年钱粮，例应十月报销。今有济宁卫军户吕魁章等该祀银三十余两，自二月开徵以至十月终，屡次催讨，不惟毫厘未完，尚且百般凌辱。口称各州县赈济，独

圣府徵比钱粮，就行关提，亦无奈我何。身等不得不据实禀明，伏乞恩准关提。庶豪棍知儆而祀银有归矣。上禀等情到职。拟合据情备造欠册申详，伏候本爵府上裁施行。为此，今将前由具申，伏乞照详施行。须至申者。

计申送欠册一本

右 申

袭封衍圣公府

乾隆十二年十一月

手本兗州府为泗水魏庄佃户抗租不纳请檄县拘拿究办事

〔徵追孔庙泗水县各厂庄祀田佃户抗欠田租（一）（四一三九）之二十二〕

袁封衍圣公府为移究累欠租粮抗不退地之租户以惩刁恶事。查泗水县之魏庄等处，有

饮赐祭田及本府自置行粮地共一百四十余顷，俱各招民佃种，每年输租，历年已久。乃十余载以来，各地户无论年书大有，每岁抗欠租粮。年复一年，积欠累累。以致祀银不敷本府挪办牲牢，累年钱粮本府垫资输纳。理应久经究处，本府暂尔姑容。虽屡据管事人员具禀，惟令晓谕完纳。各地户遂视为固然，累年拖欠，相习成风。一任严催，俱皆罔应。本府以岁有丰歉，恐地户或因薄收而不纳，当于去年二月内示谕各地户，嗣后无论年岁丰歉，改为按亩分收。而最刁之王怀玺等七人，逞其刁计，即首先连名具禀，情愿照常输租，不肯分种分收。本府俯准輿情，取具不致拖欠遵依存案。詎王怀玺等仍复颗粒未完，而众佃亦俱效尤观望。本府总以惟存优恤之心，念各地户当去年大歉之后，其或力有未纾。又于上月曾经示谕，酌其麦秋收获之多寡，量为减租。令其将今岁租粮先行完纳。各地户仍复抗延，屡经小甲严催，而王怀玺等更又党同抗欠，坚执不完。夫以

钦拨之祭田，本府之地亩，竟成若辈之己产。不特党同抗欠租粮，安然耕种，而使本府挪垫祀银，代输

国课。似此逞刁地户，若不急为移究，以挽颓风。在本府之租粮固以无获，而将来之祀品无资办理

国课难以输将。将见刁风日甚，深有未便。拟合将王怀玺等七人，先行开单移请行县严比，以惩刁恶。为此合用手本前去，烦为查照，希将开去地户姓名，檄行泗水县拘拿，立限严比。并出示晓谕其余各地户，庶刁徒有警而祀银国课有出矣。望切望切。须至手本者。

计开

王怀玺 刘文璧 颜绍伦 孔衍直
傅绍先 李文德 张智 魏庄佃户

一立案

兖州府

乾隆十三年八月

袭封衍圣公

移泗水县为佃户吕振宗欠租不纳反行群殴请拘案严究事

〔徵追孔庙泗水县各厂庄祀田佃户抗欠田租（一）（四一三九）之二十〕

袭封衍圣公府为欠租不纳反行群殴事。据魏庄庄头王勋禀前事禀称，切有佃户吕振宗拖欠新旧租粮租银，抗不完纳，及身屡催，不惟抗不完纳，伊舅赵溥仗恃泗邑皂役，帮同吕振宗将身用棍殴打，脚踢辱骂。但赵溥、吕振宗殴打头役并非一次。今又复蹈前辙，实属不法。叩乞公爷恩准拿究，身以便催办租银。感恩上禀。被禀吕振宗、赵溥，干证拉救人陈其虎、王文彦等情。据此，查佃户吕振宗实系抗租之户，庄头王勋理应催纳，何得反行殴辱。赵溥虽为伊舅，事无干涉，乃恃充皂役，胆敢帮同群殴，藐法多事，律例难容，相应移究。为此合移

贵县，烦为查照，希将吕振宗、赵溥差拘到案讯明，依律正法，以示严儆。仍祈将讯明发落过缘由，赐覆施行。须至移文者。

一立案

泗水縣

乾隆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襲封衍聖公 押

移郛城县为孔毓麟等抗欠祀银聚众殴差烦为协同拘拿事

〔徵追孔庙郛城屯祀田佃户抗欠田租（一）（四一二一）之六〕

袭封衍圣公府为恃势抗粮肆行凶殴事。案查□□十三年十一月二十日，据经理屯田管勾官申称，乾隆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蒙衍圣公府信牌内开，据郛城屯屯官张口□申称，据甲首谭仁词称，切有孔毓麟抗欠本年祀银，自春至□，厘毫未纳。屡次理催，置若罔闻。无奈稟明屯官，差□□催。伊见有原差，大触虎怒。百般辱骂，喝令伊弟孔毓麟□□孔传瑞及不知名者十余人，将身痛打，幸有原差长行□救得生。富豪仗势，倚姓氏为虎符，视王章若弁髦。似此凶恶，理法难容。一字如虚，愿甘反坐。等情到府。当即差役协同□官拘拿去后。嗣据屯官禀称，孔毓麟等不服拘唤，反行赴县控告等语。查毓麟抗粮殴差，刁顽已极。而出自族姓，□为灭祖欺宗。仰管勾官即关行郛邑押解前来，以凭讯究等因。蒙此，卑职遵即备文关提去后。兹准郛城县关口，随差役拘发去后。嗣据原差任义禀称，切管勾厅关提孔毓麟等一案，身持票下乡，眼同地保刘逊等查得孔毓麟、孔毓麟兄弟二人，于文未到之先，同赴

亳州卖绵绒未回，其侄孔传瑞现在汶境从师读书，复问伊牌邻，皆言实未在家。理合回禀等情。据此，除俟孔毓麟等回日传唤到案另文关送外，恐稽来役，合先备文关复等因。准此，合先具文申覆等口。据此，查孔毓麟等抗欠祀银，已有不合。且胆敢聚众毆差，更属可恶。若不严拘法究，亦不足以儆刁顽。除出批差役缉拿外，合行移知协缉。为此移文贵县，烦为查照，希即选差，协同去役侦缉，如遇孔毓麟等回家，立即拘拿，押解过府，以凭讯究。望速望速。须至移文者。

计拘 孔毓麟 孔毓麒 孔传瑞

一立案

郛城县

乾隆十四年正月二十六日

袭封衍圣公

郛城屯屯官呈为回覆孔玉麟等已服礼完粮事

〔徵追孔庙郛城屯祀田佃户抗欠田租（一）（四一二一）之八〕

郛城屯屯官高原理

呈为陈明回覆事。情因 公爷面谕，孔玉麟、玉麒回家，即赴厂扶（服）礼完粮。玉麟、玉麒遂遵同原差张存仁到厂，先扶（服）礼，后完粮。于甲首谭仁毫丝不欠，为此回覆。伏乞

公爷天台

乾隆十四年四月三十日

准息附卷

平陽屯官王倫升呈爲牟思惠抗糧被拘仗勢劫走反控事

〔徵追孔廟平巨屯各厂庄祀田佃戶抗欠田租（三）（四一〇四）之一〕

平陽屯屯官王倫升

呈爲惡棍抗糧乞天追究事。據平陽屯三牌甲首朱居中稟前事稟稱，切身充應十二、十三年甲首，催办祀銀，已愈（逾）三年，至今未清。有牌內牟思惠，仗恃惡棍，毫厘不完。今上門催討，反觸惡怒，將身毆打，情理難堪。伏乞屯主恩准差追，庶惡棍知儆而祀銀得結矣。上稟。等情到職。查得牟思惠系郢城民人，原籍公府屯厂，實佃地戶人。拖欠三年錢糧不完，而又毆打甲首。于本月十三日差黃世俊拘提前來，復抗玩不遵。將牟思惠責懲八板，押令全完。不意仗勢惡棍，率領父子劫回。十三日星夜，着人上柜完納本年錢糧，持票赴縣控告。卑職理合詳請，伏乞

厅主关提施行。为此今將前由具申。須至申者。

右 申

管勾厅正堂

乾隆十四年十月

前事

日申

信票差胡存良持公府公文赴郛城投递守取人文回府

〔徵追孔庙平巨屯各厂庄祀田佃户抗欠田租（三）（四一〇四）之三〕

仰役持本府公文一角，前赴

郛城县衙门当堂投递，守取人文回府。去役倘敢迟延以及藉端滋事，定行重处不贷。火速、飞速。须票。

乾隆十四年十月二十八日差胡存良

圣府 行

限次月初二日销

移郛城县为牟思惠抗欠祀银劫逃希严拿解曲究比事

〔徵追孔庙平巨屯各厂庄祀田佃户抗欠田租（三）（四一〇四）之二〕

袭封衍圣公府为详请严惩抗欠祀银之恶口事。据经理屯田管勾官刘梓详称，据平阳〔缺〕详前事详称，据平阳屯三牌甲首朱居中禀称，切身充膺甲首，催办祀银。牌内有牟思惠仗恃恶棍，三年祀银，毫厘不完。今身往催，反触恶怒，将身殴打不堪。伏乞差拘严比，庶恶棍知儆，祀银不缺。等情到职。查得不论屯户民人，但种

圣庙屯地，即应完纳祀银。今郛城民人牟思惠，抗欠三年祀银不纳，且敢殴打甲首，实属抗玩。随于十月十三日差拘牟思惠到案，牟思惠尚抗延不完。职即将牟思惠责比八板，押令全完。迨牟思惠止完本年祀银，遂暗邀多人，将牟思惠劫回。似此恶棍，非严拿到案勒比全完，将来祀银实难办理。为此具文详请，伏祈关提，实为德便。等情。据此，该卑职查得屯田祀银，有关

至圣蒸尝。不论何人，承种屯田，即应完纳祀银。今牟思惠抗欠三年祀银，经该屯官差押催纳，

尚敢抗延。及经责比，诎牟思惠仅完本年祀银，即暗邀多人劫去，实属可恶。理合据情转详本爵府，行文郾城县，严拿牟思惠解曲，以便押完，庶恶棍知儆矣。等情。据此，查平阳等屯乃系

钦赐，令征收钱粮，以供

至圣燕尝。且以各屯散坐各县，管勾官一员鞭口口及复于各屯

钦设屯官，分催徵解。今牟思惠承种祀田，抗欠三年祀银，分厘不纳，已属刁玩。经该屯官差拘催完，尚敢抗延不纳。及至责比，乃仅完本年祀银，即暗邀多人劫回，更属可恶。相应提比。为此合移

贵县，烦将牟思惠严拿，发交去役押解来曲，以便差押完纳，使恶棍知儆而祀银不致缺额，则铭感隆情于无既矣。须至移文者。

计移提

牟思惠

一立案

郾城县

乾隆十四年十月二十八日

袭封衍圣公

郛城县详申为公府开具严拿之牟思惠久亡将伊孙唤到事

〔徵追孔庙平巨屯各厂庄祀田佃户抗欠田租（三）（四一〇四）之四〕

曹州府郛城县为详请严惩抗欠祀银之恶棍事。蒙

袭封衍圣公府檄文前事内开，烦将牟思惠严拿，发交去役押解来曲，以便差押完纳，使恶棍知儆而祀银不致缺额，则铭感隆情於无既矣。须至移文者。计移提牟思惠等因。蒙此，卑县随差役拘发去后。续据原差卢汉仓稟称，有

公府关取牟思惠抗欠祀银一案，持票去唤。查牟思惠系老名，久已亡故。将伊孙牟士章唤到。理合稟明等情。据此，拟合备文交差申解。为此备由具申，伏乞照验施行。须至申者。

计申解

牟士章

右
申

褒封衍圣公府

乾隆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详请严惩抗欠祀银之恶棍事

移荷泽县为寄庄庞星召止纳加二妄控甲首请行查讯究事

〔徵追孔庙平巨屯各厂庄祀田佃户抗欠田租（三）（四一〇四）之七〕

〔上缺〕等情。据此，查祀银定例，各户俱完色银，不纳纹银。故耗重于大粮之耗。查实在屯户，每两耗完加四。寄庄民户，耗完加五。盖以实在户尚有

庙林差役，寄庄户但完银而不应差也。是以乾隆九年间，郛城屯之寄庄户杨之考，以耗重具控。经本府移咨

前任山东抚部院喀 将杨之考枷号重处在案。今据详荷泽县平阳屯寄庄户庞星召，抗例不遵，止纳耗加二，且复肆毆甲首，捏词妄控，实属胆玩。相应移查。为此合移

贵县，烦为查照，即查明庞星召有无捏控甲首曹春多索钱粮之稟，秉公讯出实情，严行究处，以儆刁顽。仍祈迅行见覆施行。

移泗水县为佃户姜有礼抗粮不纳请严究事

〔徵追孔庙泗水县各厂庄祀田佃户抗欠田租（一）（四一三九）之二十五〕

袭封衍圣公府为愚恩究处刁顽以便催租事。据魏庄总甲高景行、小甲尹存良禀称，切魏庄各佃户，拖欠历年租银租粮甚多。前蒙恩将乾隆十一年以前所欠，尽行豁免。十二、十三两年各欠，准分作三年带纳，恩至渥也。各佃户理应感恩，争先完纳。乃有姜有礼刁顽异常，又思抗欠。不惟将旧欠分厘不纳，且将本年应纳租麦，升合不完。现蒙差役押令身等严催，身等于六月初八日往催有礼。诟有礼乃兄姜有绪，唆令其母，将身等詈骂不堪。身等并不与较，身等乃往官宅。又唆令伊母在官宅门首寻衅詈骂，言与老命。似此种地抗租无良刁恶，恐众皆效尤直抗，身等实难办租。伏乞天台恩准严究，庶顽户知儆而身等亦免赔累受比矣。被禀姜有礼、姜有绪等情。据此，查魏庄各佃，素本刁顽。从前积欠殊多，本府心怀怜悯，曾经加恩，悉行免纳。惟将十二、十三两年之银租，令其分年带纳。诟各佃户视抗欠为固然，免纳为可常冀。故姜有礼不特将旧欠分毫不纳，而将本年租麦亦抗不完。迨该总甲等往

催，其兄有绪更唆令其母冒骂，且以与命图赖。似此恶佃，实非重治其罪，无以示儆各佃。

相应移究。为此合移贵县，烦为查照，希将姜有礼等严行究处。并将所欠，差役押令完纳。足感隆情。望切、望切。须至移文者。

一立案

泗水县

齐政久
胡肇熙承行

乾隆十七年六月五日

袭封衍圣公 押

管勾稟为差提苏循为秦姓劫去请提究事

〔徵追孔庙东阿屯祀田佃户抗欠田租（一）（四一二六）之十五〕

经理屯田管勾刘梓

呈为庄户包揽祀银更复殴差事。五月二十七日据屯官萧世运详前〔缺〕循家非贫寒，抗欠祀银，屡催不完分厘。本月十八日，甲首萧慎节、催伊邻家苏国明钱粮，伊在旁口出不逊之言，甲首与伊辩理，反将甲首殴打，大声口说，不教苏国明完纳祀银。有卢科可证等情。具详前来。本日又据甲首萧慎节稟控，与屯官申详无异。当即差役李贵英拘唤苏循等去后。嗣於六月初九日，又据差役李贵英稟称，蒙差赴东阿屯拘提苏循，小的同甲首将苏循带至小店地方，突有苏循舅子秦姓，现在本县快班应役，率领多口，将苏循劫去。现有黄奉、张书凭证。理合稟明。等因到职。理合据稟转详，伏乞公爷俯赐提究，实为德便详者。

右 申

襲封衍圣公府

乾隆十七年六月

前事 押

移东阿县为庄户苏循欠租包揽并毆差烦差拘移解讯究事

〔徵追孔庙东阿屯祀田佃户抗欠田租（一）（四一二六）之四〕

袭封衍圣公府为庄户包揽祀银更复毆差事。据经理屯田管勾官刘梓呈前事呈称，五月二十七日据屯官萧世运详前事详称，庄户苏循，家非贫窘，抗欠祀银，屡催不完分厘。本月十八日，甲首萧慎节催伊邻家苏国明钱粮，伊在旁口出不逊之言。甲首与伊辩口，反将甲首毆打。大声嚷说，不教苏国明完纳祀银。有卢科可证等情。具详前来。本日又据甲首萧慎节稟控，与屯官申详无异。当即差役李贵英拘唤苏循等去后。嗣于六月初九日，又据差役李贵英稟称，蒙差赴东阿屯拘提苏循。小的同甲首将苏循带至小店地方，突有苏循舅子秦姓，现在本县快班应役，率领多人，硬将苏循劫去。现有黄奉、张书凭证。理合稟明。等情到职。理合据稟转详，伏乞公爷俯赐提究，实为德便。等情到府。据此，查祀银有关

圣庙蒸尝，难容抗欠。乃庄户苏循辄敢包揽祀银，侵吞肥己，实属胆玩。相应提究。为此移文

贵县，烦为查照，希即差役协同去役将苏循等拘拿到案，添差押解赴府，以便讯究，幸弗膜

(漠)視。須至移文者。

一立案

东阿县

齐政久承行
胡其辰

乾隆十七年六月二十一日

袭封衍圣公 押

东阿县申为屯头惯行不法请将苏循应完银数飭知以便追缴事

〔徵追孔庙东阿屯祀田佃户抗欠田租（一）（四一二六）之六〕

泰安府东阿县为庄户包揽祀银更覆毆差事。本年八月初八日蒙

袭封衍圣公府移文内开，务即严拘苏循等到案，交给去役解府，以凭讯究。幸弗膜（漠）视迟延。望切望切等因。蒙此，遵查

圣庙祀银，原不容包揽抗欠。但此案前奉飭提，当即差拘苏循到案查讯。据供并非包揽，亦非抗欠。缘屯头萧慎节欲每亩勒索小钱一百文，彼此较论，致屯头捏禀现在收获工忙，请求免解等情。随据情转覆在案。今奉前因，覆拘苏循到案查讯，坚供如前无异。除差押候示外，覆查苏循既未包揽抗欠，而萧世运、萧慎节等又额外加派，且惯行不法。似难据一面之词，拖累无辜。应请将苏循名下应完祀银数目，飭知下县，以便就近追缴。并恳俟萧慎节到案之后，申明另详，似为公便。为此备由具申，伏乞照验施行。须至申者。

右 申

袭封衍圣公府

乾隆十七年八月

庄户包揽祀银等事

日 知县马 馨

东阿县申为苏循实非包揽毆差系屯头勒索未遂混禀合申覆事

〔徵追孔庙东阿屯祀田佃户抗欠田租（一）（四一二六）之七〕

泰安府东阿县为庄户包揽祀银更复毆差事。乾隆十七年六月二十六日蒙

袭封衍圣公府移文内开，据经理屯田管勾刘梓申称，五月二十七日据屯官萧世运详前事详称，庄户苏循，家非贫寒，抗欠祀银，屡催不完分厘。本月十八日甲首萧慎节催伊邻家苏国明钱粮，伊在旁口出不逊之言。甲首与伊辩理，反将甲首毆打。大声嚷说，不教苏国明完纳祀银。有卢科可证等情。据详前来。来日又据甲首萧慎节禀控，与屯官申详无异。当即差役李贵英拘唤苏循等去后。嗣于六月初九日，又据差役李贵英禀称，蒙差赴东阿屯拘提苏循，小的同甲首将苏循带至小店地方，突有苏循舅子秦姓，现在本县快班应役，率领多人，硬将苏循劫去。现有黄奉、张书凭证。理合禀明，等情到职。理合据禀转详，伏乞俯赐提究，实为德便。等情到府。据此，查祀银有关

圣庙蒸尝，难容抗欠。乃庄户苏循辙（辄）敢包揽祀银，侵吞肥己。实属胆玩。相应提究。为此移文贵县，烦为查照，希即差役协同去役将苏循等拘拿到案，添差押解赴府，以便讯究。幸

弗膜（漠）视等因。奉此，遵即差役拘唤苏珣（循）到案，讯据供称，小的有屯田五亩一分，定例每亩完银三分六厘。于五月二十五日萧慎节向身催纳屯粮，每亩勒索小钱一百文。身向理讲，反触虎怒，混禀请提，希图拖累。实非小的抗玩包揽。小的现在收割工忙，求详察等情。据此，查屯粮定例，每亩三分六厘。萧慎节勒索小钱一百文，除属浮多。而萧世运惯于滋事，未便以一面之词，遽为申解，以致拖累。除应完屯粮令其照数完纳外，合先据情申覆。为此具申，伏乞
照验施行。须至申者。

右 申

袭封衍圣公府

乾隆十七年八月

日

知县马 馨

庄户包揽祀银等事

再移文泰安府为苏循包揽祀银殴打甲首希代提苏循到案

〔徵追孔庙东阿屯祀田佃户抗欠田租（一）（四一二六）之五〕

袭封衍圣公府为庄户包揽祀银更复殴差事。案查六月十三日，据经理屯田管勾官刘梓详前事详称，案查五月二十七日据东阿屯屯官萧世运详称，据催祀银甲首萧慎节禀称，庄户苏循，家非贫寒。抗欠祀银，屡催不完分厘。本月十八日催伊邻家苏国明祀银，伊在旁口出不逊之言。当与伊辩理，反被殴打。大声嚷说，不教苏国明完纳祀银。有卢科可证等情。据此，理合据情详报。本日又据甲首萧慎节具禀，与屯官详内相同。当即差役李贵英拘唤苏循等去后。嗣于六月初九日，据差役李贵英禀称，蒙差赴东阿屯拘提苏循。小的将苏循带至小店地方，突有苏循舅子秦姓，现在东阿县快班膺役，率领多人，硬将苏循劫去。现有黄奉、张书凭证。理合禀明，等情到职。理合转详，俯赐提究，实为德便。等情到府。据此，查屯田乃系

钦拨，令屯庄各户，承种完粮，以供祀事。该庄户苏循，将己之应完者抗欠不纳，已应拘比。而反包揽他人，恃强殴骂甲首，实属不法。当于六月二十一日行文东阿县拘提苏循去后。乃该

县延挨许久未覆，经本府复又行催。兹于八月十三日据该县马令申称，遵即差役拘唤苏循到案，讯供称，小的有屯田五亩一分，定例每亩完银三分六厘。于五月二十五日萧慎节向身催纳屯粮，每亩勒索小钱一百文。身向理讲，反触虎怒，混禀请提，希图拖累。实非小的抗玩包揽。小的现在收割工忙，求详察等情。据此，查屯粮定例，每亩三分六厘。萧慎节勒索小钱一百文，除属浮多。而萧世运惯于滋事，未便以一面之词，遽为申解，以致拖累。除应完屯粮令其照数完纳外，合行据情申覆等情。据此，查庄户苏循，承种屯田，胆敢不完祀银，而且包揽肥囊，殴打甲首。似此不法，必当差拘重处亦做，庶

圣庙蒸尝有赖。乃该县不以苏循不法拘解，而反听其捏供甲首萧慎节多索。不以自听苏循一面之词，而反称屯官萧世运惯于滋事，未便以一面之词遽为申解。即以萧世运之词不足听，当萧慎节多索之时，该县既未曾亲闻亲见，又无干证，可遂深信不疑？况甲首果有多索，苏循又何妨随差来曲质讯，若审出实情，甲首自有应得之罪，又何必该县为之剖晰？明系该县以有衙役秦姓从中劫夺一事，遂心怀偏袒，不肯将苏循拘发。独不思祀银有关 圣庙祀典，若庄户抗欠不纳，更复包揽，甚至殴打甲首，总不究治，倘众皆效尤，则四时祀事必致有缺。在本府固不能不振刷以儆众，而脂窟废祀，亦大非 圣朝尊崇 先师之意。今快役秦姓之劫强苏循，本府自不便拘讯。而苏循为本府之庄户，断不能以该县不为拘发，任苏循抗欠祀银，至今不纳，便遂了事。为此备录案情，移知

贵府，烦为查照，希为代提苏循到案，发交去役带曲，以便发有司讯究。如甲首萧慎节果有多索情事，亦必不能宽纵。务望迅速，幸弗膜（漠）视。足纫云情。须至移大者。

一立案

泰安府

乾隆十七年八月十八日

袭封衍圣公 押

泰安府申为庄户苏循已申解到府拟合转详听候查讯事

〔徵追孔庙东阿屯祀田佃户抗欠田租（一）（四一二六）之九〕

泰安府为庄户包揽祀银更复殴差事。乾隆十七年八月十九日，蒙

袭封衍圣公府移文内开，希为代提苏循到案，发交去役带曲，以便发有司讯究。如甲首萧慎节果有多索情事，亦必不能宽纵。务望迅速，幸弗膜（漠）视，足纫云情。等因到府。蒙此，遵即提解去后。兹据东阿县将庄户苏循申解到府。据此，拟合具文转解，听候查讯。为此备由具申。伏乞

照验施行。须至申者。

计申解

庄户苏循

右 申

袭封衍圣公府

知府宋 澍 通判姚升烈粮捕 署经历高怡

乾隆十七年九月初四日

庄户包揽祀银更复殴差事

曲阜县申为转递欠租庄户苏循并公文缘由乞照验施行事

〔徵追孔庙东阿屯祀田佃户抗欠田租（一）（四一二六）之十〕

兖州府曲阜县为庄户包揽祀银更复殴差事。乾隆十七年九月初七日，准

宁阳县准泰安县递到抗欠祀银屯庄户苏循并公文缘由到县。准此，合行转递。为此备由具申，伏乞

照验施行。须至申者。

计申解

屯庄户苏 循 长文一角

右 申

世袭衍圣公府

乾隆十七年九月初八日 世职知县孔传松

庄户包揽祀银更复殴差事

牌管勾为苏循抗银殴差一案发审事

〔徵追孔庙东阿屯祀田佃户抗欠田租（一）（四一二六）之十二〕

袭封衍圣公府为发审事。案查前据该管勾官详，据东阿屯屯官萧世运详，据甲首萧慎节稟，庄户苏循，包揽祀银殴差一案，经本府移知泰安府提解庄户苏循去后。兹据泰安府将苏循提解前来，合行发审。为此牌仰管勾官，即将发去甲首萧慎节并庄户苏循，秉公审讯。有无包揽殴差，及萧慎节有无浮收情弊，分别发落详覆。以便行知泰安府及东阿县。知照毋违，须至牌者。

一立案

管勾官

乾隆十七年九月十三日

袭封衍圣公 押

管勾申为审讯苏循抗银殴差事

〔徵追孔庙东阿屯祀田佃户抗欠田租（一）（四一二六）之十一〕

经理屯田管勾刘梓

呈为发审事。本月十三日蒙

本爵府信牌内开，案查前据该管勾官详，据东阿屯屯官萧世运详，据甲首萧慎节稟，庄户苏循，包揽祀银殴差一案。经本府移知泰安府提解庄户苏循去后。兹据泰安府将苏循提解前来，合行发审。为此牌仰管勾官，即将发去甲首萧慎节并庄户苏循，秉公审讯，有无包揽殴差，及萧慎节有无浮收情弊，录供详覆核夺。知照毋违，须至牌者。等因到卑职。卑职遵即将一千人等拘唤到案。讯甲首萧慎节，你催苏国明祀银，苏循怎么打你？供来。供，小的去催苏国明的银子，苏国明在场里说，我打完麦子就去完。小的说，就去完上才好。这两天提银甚急，省的我又受比。苏循从家里出来，听见了。他就说，打完了麦子去完也不晚，什么大事。小的说，此话说的不是。这银子与别处的钱粮不同，是月月要办祭品的。所以不住来催提，照你这个说法，祭是怎么着办，只教吾受比。苏循说，总是打完麦子去完。任凭你怎么

着罢。小的说，我春上催你的银子，至今你抗着不完。我这是催国明的银子，与你何干？你出来压服我么。他就出来使膀子抗小的，那时有在旁看的人，就拉开了。小的就回去禀屯官才详了是实。讯庄户苏循，你既种着祀田，就该完纳祀银。你为何不纳？甲首催苏国明的银子，为何又要打他？据实供来。供，小的并没打他。他催苏国明的银子，小的见他在那里，就拿钱与他，叫他收小的的钱粮。旧例原是每亩完小钱八十个，因着他要一百钱，所以与他吵嚷。诘讯，他春间催你的银子，你不纳。他去催苏国明的银子，又没有催你，你就肯拿钱叫他收，这明是谎供。还不从实供来么？供，小的原没有给他钱，因他催苏国明的银子，恐又要催小的，所以替苏国明说，打完麦子去完不迟，与甲首吵嚷几句是实，恐怕干罪，所以说甲首多收小的钱了。只求恩典。又讯甲首萧慎节，你们承催祀银，只该催各庄户亲自往柜上去完，不该收庄户的代完。苏循今次虽没有交给你钱，看他这供情，你平日必有包收代完情事，据实供来。供，附近的庄户，俱系自封完纳。有离柜上远的，家里忙，他们交给代完。小的有时带去的，也总不敢多收。只求恩典。讯萧慎节，你催他的银子，为甚么每亩要一百钱呢？供，小的原是催苏国明的银子，并没催苏循。后来他从家里出来，说了几句，使膀子抗吾，吾就走了，何曾向他要每亩一百钱？讯苏循，你说拿钱叫甲首收，这明是你借端支吾。别说没有收钱的事，纵然甲首要浮收钱粮，你也该往柜上去完才是。不该就使膀子抗他，这抗他已是你的不是了，为甚么差人来提你，你的亲戚又来劫夺呢？供，并没有劫夺，口口差人带小的上府，打小店走过，遇着小的舅子秦五。他要替俺讲和，后来因着甲首不肯，才没有和了，这是留小的情由，并不是劫夺。讯，既是没有和了，就该跟原差上口口自

辩理。为甚么差人寻你，你倒躲藏了呢？供，小的不敢去见去。讯，要你的理直，有什么不敢见处，分明是无言支吾了。讯，差人李贵英，你禀着，苏循被劫，是怎么着劫去来呢？供，小的到东阿提苏循上府，走到小店，遇着一个姓秦的，说苏循是他的亲戚，叫小的与他做个脸。小的说，吾办的是公事，叫吾怎么着与你做脸？他说，你把苏循放了。小的不肯，他就把苏循强行拉去。小的见那里姓秦的多，人势又众，因此不能拦阻。后来又适然遇着一位姓邱的，他说，这事吾替他们和。据反迟了两天，他们和处不来。小的向姓秦的问说，姓苏的呢？他说，不知道，吾就是姓苏的。小的说，不是你先将了他去，你如今叫出他来，吾好上府里带。姓秦的说，吾就是姓苏的，你带了吾去罢，怎么？小的说，票上又没有你的名字，吾不着带你，姓秦的说，你不能带吾就罢，那可任凭你。小的又对他说，吾怎么着回去？他说，回去也在你，不回去也在你。这不是抢劫是甚么？小的没法，只得回去禀了。又讯苏循，你先抗欠祀银不纳，后来他催苏国明的银子，你又恃着强横，将催役殴打。及至后来提你，又串通亲戚，逃避躲藏。这些不法的事，你还有甚么可辩呢？供，是小的错了。只求恩典。卑职历讯三人，亲供如此。看得甲首催科，委系办理公事。浮收一控，乃苏循捏词破调，并无确证可凭。应行照旧办事。至苏循但知恃其强横，罔顾三尺。胆敢抗粮殴差，以及串通豪棍，逃躲差提。种种不法，殊难宽宥。当即将伊责治十板，押解回府，以便移覆。卑职理合详明，为此备由具详。伏乞

公爷照验施行。须至申者。

右

申

襲封衍圣公府

乾隆十七年九月

日

牌曲阜县为转解苏循回籍省释事

〔徵追孔庙东阿屯祀田佃户抗欠田租（一）（四一二六）之十三〕

袭封衍圣公府为庄户包揽祀银等事。案查东阿屯庄户苏循，抗欠祀银，殴打甲首萧慎节一案。前准 泰安府将苏循提解移送前来，今已讯明发落，应将苏循解回原籍省释，合行即发递解。为此牌仰该县官吏，即将发去庄户苏循，并长文一角，转解东阿县查收毋违。须至牌者。

计发 庄户苏 循 长文一角

一立案

曲阜县

乾隆十七年九月

袭封衍圣公

移文泰安府东阿县为苏循殴打甲首解府审讯完毕转解省释事

〔徵追孔庙东阿屯祀田佃户抗欠田租（一）（四一二六）之十四〕

袭封衍圣公府为庄户包揽祀银更覆殴差事。本年九月初八日，准

贵府申开，乾隆十七年八月十九日，蒙袭封衍圣公府移文内开，希为代提苏循到案，发交去役带曲，以便发有司讯究。如甲首萧慎节果有多索情事，亦不能宽纵。务望迅速，幸弗膜（漠）视，足纫云情，等因到府。蒙此，遵即提解。兹据东阿县将庄户苏循申解到府。据此，拟合具文转解，听候查讯等因。准此，随即发管勾审讯去后。兹据经理屯田管勾刘梓详为发审事。本月十三日，蒙本爵府信牌内开，案查前据该管勾官详，据东阿屯官萧世运详，据甲首萧慎节稟，庄户苏循包揽祀银殴差一案。经本府移知泰安府提解庄户苏循去后。兹准泰安府将苏循提解前来，合行发审。为此牌仰管勾官即将发去甲首萧慎节并庄户苏循，秉公审讯。有无包揽殴差，及萧慎节有无浮收情弊，录供详覆核夺毋违等因。蒙此，卑职遵即将一千人等拘唤到案。讯甲首萧慎节，你催苏国明祀银，苏循怎么打你？供来。小的去催苏国明的银子，苏国明在场里说，我打完麦子就去完。小的说，就去完上才好。这两天提银甚急，

省得我又受比。苏循从家里出来听见了。他就说，打完了麦子去完也不晚。什么大事。小的说，此话说的不是，这银子与别处的钱粮不同，是月月要办祭品的。所以不住来催提。照你这个说法，祭是怎么着办？只教吾受比。苏循说，总是打完麦子去完，任凭你怎么着罢。小的说，我春上催你的银子，至今你抗着不完。我这是催苏国明的银子，与你何干？你出来压服我么。他就上来使膀子抗小的。那时有在旁看的人，就拉开了。小的就回去禀屯官才详了是实。讯庄户苏循，你既种着祀田，就该完纳祀银。你为何不纳？甲首催苏国明的银子，你为何又要打他？据实供来。供，小的并没打他。他催苏国明的银子，见他在那里，口口拿钱与他，叫他收小的的钱粮。旧例原是每亩完小钱八十个，因他要一百钱，所以与他吵嚷。诘讯，他春间催你的银子，你不纳。他去催苏国明的银子，又没有催你的，你就肯拿钱叫他收。这明是谎供。还不从实供来么？供，小的原没有给他钱，因他催苏国明的银子，恐又要催小的。所以替苏国明说，打完麦子去完不迟，与甲首吵嚷几句是实。恐怕干罪，所以说甲首多收小的钱了。只求恩典。又讯甲首萧慎节，你们承催祀银，只该催各庄户亲自往柜上去完，不该收庄户的钱代为完纳。苏循今次虽没有交给你钱，看他这供情，你平日必有包收代完情事，据实供来。供，附近的庄户俱是自封完纳。有离柜上远的，家里忙，他们交给代完，小的也有时带去的。也总不敢多收。只求恩典。各等供。据此，该管勾刘梓审，看得东阿屯甲首萧慎节禀，庄户苏循包揽祀银殴差一案。缘庄户苏循欠本年祀银，分文未纳。甲首萧慎节春间曾向屡催，总未破白。迨至五月十八日，甲首萧慎节往催庄户苏国明完纳，苏国明答以打完麦子去纳。苏循适自家出，撞过闻知，因恐即催及己，随言必候打麦后往完。该甲首

以为过迟，且以所催系苏国明祀银，与苏循无涉。自既不完，复代人迟缓，言责苏循，苏循因而以膀抗甲首，即经在旁人劝解。该甲首萧慎节遂即具稟屯官，详报前来，经卑职转详，蒙移知泰安府，将庄户苏循移解到府。复蒙发审，兹卑职审出前情，查庄户苏循既抗祀银，复代苏国明支延，且殴甲首，实有不合。应请重责十板，以亦儆戒。所欠祀银，飭令速纳。至甲首萧慎节虽讯无浮收共殴情事，然此役之设，惟令承催，不使代纳。今据供亦有时带往，代为投柜。亦有不合。然无实指控发，应请量责十板，示儆将来，免其革役。是否允协？理合详请爵台批示祇遵等情到府。据此，随如详拟令发落具报。今据该管勾具报前来，除将庄户苏循发曲阜县转解东阿县收明省释外。取有讯明发落过缘由，相应移覆。为此合移贵府，烦为查照施行。须至移文者。

一立案

泰安府

东阿县

乾隆十七年九月二十七日

袭封衍圣公 押

屯田管勾刘梓呈为庞九湘等抗粮不纳反行刁控事

〔徵追孔庙平巨屯各厂庄祀田佃户抗欠田租（三）（四一〇四）之八〕

至圣庙经理屯田管勾刘梓

呈为抗粮不纳反行刁控事。十月二十八日，据平一甲甲首曹春稟前〔缺〕称，切身催办十九年祀银，有庞家庄庞九湘欠正耗银四钱八分，李文其欠正耗银二钱三分，刘得运欠正耗银七钱八分，三户共该正耗银一两四钱九分。每年俱庞〔缺〕屡次催讨，止给大钱一千零三十文。今值清销钱粮之时，又去催讨，伊称耗银止纳加二，前钱已完足无欠。身云，寄庄耗银，旧例加五。此乃奉公府派定，按数催完。如何短〔缺〕。不料遂触其怒，即以多索钱粮，肆行殴辱。且捏词具控菏泽县，蒙差将身拘拿。似此强横逞刁，情理难容。况祀银空悬，如何催办。身出无奈，不得不据实上稟。〔缺〕据此，卑职惟恐该甲首曹春其中或有多索情事，亦未可定。随复确加查访，所稟委属实情。查寄庄耗银，例应加五。乃庞星召辄敢短纳，又复肆殴甲首，捏词妄控。实属不〔缺〕不详请行究，诚恐祀银无着，有误大典。理合备由详明，伏乞

爵府上裁施行。

右 呈

袭封衍圣公府

乾隆十九年十一月

日

移菏泽县为寄庄户短纳耗银严行究索事

〔徵追孔庙平巨屯各厂庄祀田佃户抗欠田租（四）（四一〇五）之一〕

袭封衍圣公府为抗粮不纳反行刁控事。据经理屯田管勾官申称，十月二十八日据平阳屯一甲甲首曹春禀前事禀称，切身催办十九年祀银，有庞家庄庞九湘欠正耗银四钱八分，李文其欠正耗银二钱三分，刘得运欠正耗银七钱八分，三户共该正耗银一两四钱九分。每年俱庞星召完纳。身屡次催讨，止给大钱一千零三十文。今值清销钱粮之时，又去催讨。伊称耗银止纳加二，前钱已完足无欠。身云，寄庄耗银，旧利加五。此乃奉公府派定，按数催完。如何短纳，即云不欠。不料遂触其怒，即以多索钱粮，肆行殴辱。且捏词具控菏泽县，蒙差将身拘拿。似此强横逞刁，情理难容。况祀银空悬，如何催办。身出无奈，不得不据实上禀等情。据此，卑职惟恐该甲首曹春其中或有多索情事，亦未可定。随复确加查访，所禀委属实情。查寄庄耗银，例应加五。乃庞星召辄敢短纳，复又肆殴甲首，捏词妄控，实属不法。若不详情行究，诚恐祀银无着，有误大典。理合备由详明，伏乞爵台上裁施行等情。据此，查祀银定例，各户俱完色银，不纳纹银。故耗重于大粮之耗。查实在屯户，每两耗完加四。寄庄民户，耗完加

口。盖以实在户尚有

庙林差役，寄庄户但完银而不应差也。是以乾隆九年间，郛城口寄庄户杨之考以耗重具控，经本府移咨

前任山东抚部院喀 将杨之考加号重处在案。今据详荷口口平阳屯寄庄户庞星召抗例不遵，止纳耗加二。且复肆殴甲首，捏词妄控，实属胆玩。相应移查。为此合移

贵县，烦为查照，即查明庞星召有无捏控甲首曹春多索钱粮之禀，秉公讯出实情，严行究处，以儆刁顽。仍祈迅行见覆施行。须至移文者。

一立案

荷泽县

乾隆十九年十一月初二日

袭封衍圣公 押

二、抗租（二）

管勾呈为姜有纶抗租不服拘唤请裁酌事

〔徵追孔庙泗水县各厂庄祀田佃户抗欠田租（一）（四一三九）之二十六〕

经理屯田管勾刘梓

呈。为抗玩租粮接年不清事。乾隆十九年十二月初五日，蒙

本爵府发魏庄抗欠租粮佃户姜有纶等追比一案，卑职遵即差役徐方坦拘唤去后。嗣据徐方坦禀称，将姜有纶等带至中途，负固不服，扭锁逃走等情。卑职遂移关泗水县提取，续接泗水县回关。内称，当即差役拘发。据原差王琪禀称，蒙差拘姜有纶等一案，遵即照票赴乡查传。查得史东山出外贸易未回，姜有纶等于未票之先，被来差徐方坦差唤，路途扭锁脱逃，不知去向，无凭拘唤。移覆到职。事属隔县，又关祀典，卑职未敢擅专，理合备叙情由申详。伏候

公爷裁酌施行。

右 申

袭封衍圣公府

乾隆二十年二月

前事

日申

乾隆二十年二月初七日到

移郢城县为王时遇抗租不完希予拘解追比事

〔徵追孔庙平巨屯各厂庄祀田佃户抗欠田租（三）（四一〇四）之十二〕

为抗租不完恳恩提究事。本年十月二十二日，据巨野厂总甲李建礼禀前事。禀称，切身蒙给照点充总甲，按年租银着身催交，如有抗欠，难免责比。不意有王时遇名下所欠接年租银共壹两玖钱肆分，并不完纳。及身催促，伊仗恃县民，竟抗不完。似此人人效尤，租银实难催办。伏乞 公爷恩准差提追比，庶身不致被累矣。等情。据此，查租银有关

圣庙蒸尝，难容拖欠，今王时遇仗恃县民，承种祭田，抗租不纳，实属藐玩，相应移提。为此合移

贵县，烦为查照，希将王时遇拘解过府，以便追比，幸弗迟滞。须至移文者。

一立案

郢城县

乾隆二十年十月二十九日

圣公府行

牌仰管勾为查明殷文道是否屯户及屯官如何出票妄拿等事

〔乾隆年间处理孔庙各屯庄佃户讼案（七）（三九三六）之二十二〕

为黑冤嫁祸叩天作主事。准兖州府邹县移前事。内开，据敝县民殷文道禀前事。禀称，切身原籍滕境赤山，自身祖殷存亮，逃居天境朝阳村，相传身伯九才、九进，与身父九学以及于身，今经三世，实为仁台子民，并无投圣府户下。不意有圣府甲首张大超、张大行，与身诈财不遂，乃依势陷害。因彭庄屯有殷利、殷甫，系圣府户丁，借身同姓名色，概律同户，妄报身为户头。身以原非户人分晰。伊与圣府屯官赵秋华同谋作奸，捏称出户拔丁，票差虎党，寻身锁拿，往解圣府，定致死地。身闻信避凶，伊等乃要滕禀圣府行文关提，使身败家亡，伊方削（消）其恨。似此清平世界，竟遭豪恶嫁祸，若不叩天作主，黑冤莫白。伏望仁天行文圣府关查，身无投户确情，并提伊等到案，按法严究，庶豪恶不敢横行，良民得生。阖家感恩，焚顶不忘。被禀，张大超系圣府甲首，张大行、赵秋华系圣府屯官。干证，殷利、殷甫。等因到县。据此，为查庙户固不容诡避，而民丁亦不得妄为扳累，今据殷文道称非殷利、殷甫同户，甲首妄报户头等情，合行移查。为此合移贵府，希即查明殷文道是否 钦拨

之户，抑系甲首妄报滋事？烦为查究赐覆，望切施行。等因到府。准此，拟合严查。为此牌仰管勾照牌事理，立即查明殷文道是否屯户？并张大超等索诈是否实情？查呈内称，赵秋华即系独山屯屯官，赵发菊如何同谋出票？妄拿殷文道各情由，速即具报。毋得迟延。须至牌者。

一立案

管勾官

乾隆二十二年三月

日

牌仰管勾为查明甲首有无吓诈及殷文道是否确系屯户事

〔乾隆年间处理孔庙各屯庄佃户讼案（七）（三九三六）之二十六〕

为关提奸恶等事。准邹县移前事。移开，据殷文珍禀称，切缘圣府甲首张大超、张大行与屯官赵秋华，同谋陷害，妄报身兄殷文道为户头。身家本非户人，伊捏称出户拔丁，差人将身锁拿。身兄于二月二十二日，以黑冤嫁祸等事具禀案下。蒙批，准移。查伊等按住移文，不入圣府，复将身兄锁拿。至四月身兄死后，又差拿兄子与身硬作户人。身又以乞查前卷等事具禀一词，蒙查卷加批，准再移查。迄今亦未见圣府回文。突于本月十七日，张大超与张大行率领五人，复将兄子殷纯锁拿，拉到村外，身嫂救护，被伊撕破衣褂，殷纯无奈喊叫，得王影安等到前，要拉伊进城禀明仁台，伊乃弃锁而去。似此奸恶，若不关提急剪，良儒难安。等情。据此，查张大超等擅用铁索，在乡吓诈，又将妇人衣褂撕破，大干严例。合行移提。为此合移贵府，请烦查照先今文内事理，希将张大超等立拘到案，迅发过县，以便质讯。望速望速。计提张大超、张大行并率领五人赵秋华。等因到府。准此，拟合行查。为此牌仰管勾官，照依文内事理，立即严查张大超等有无擅用铁索吓诈等情，及殷文道是否确系屯户，

立即详覆，毋再迟延。须至牌者。

一立案

管勾官

乾隆二十二年八月二十二日

圣公府行

兗州府移为徐镜等抗粮不服已经板责应无庸议事

〔徵追孔庙曲阜县各厂庄祀田佃户抗欠田租（一）（四一三三）之八〕

特授山东兗州府正堂加三级纪录三次唐 为聚众抗粮等事。案准

贵公府关开，据经理屯田管勾详，阳谷县民徐镜等抗欠屯粮，率众毆伤差役李光全案缘由，希即飭令阳谷县迅拘徐镜等，移关该管勾讯究具详。等因到府。准此，查此案前据管勾厅具详到府，业经檄飭阳谷县讯明确情，详报在案。嗣准前因，复又行催去后。兹据阳谷县详称，卑职检查卷案，并提集徐镜、徐克万、徐士轩等，遂一审讯。缘徐镜、徐克万承种公府屯田，各有本年分应完粮银未完。三月间，差役李光全、该甲甲首钱伯轲即钱世奇，催令十分全完。徐镜等不能依限以至，具禀添差蒋怀忠往催，于王家屯集上两相撞遇，徐镜等理辩，该役等即出所带铁链，欲将徐镜等锁拿，徐镜等转身逃走。适有徐镜族人徐士轩赶集路遇，携有布匹钱文，在旁观看，被差锁赴管勾衙门，将毆差等情具禀，管勾讯问，徐士轩畏刑混供，徐镜等毆差各姓名，此系三月下旬之事。至五月二十五日，准管勾移提前来，当经卑职讯明前情。查管勾衙门并无额设件作，辨伤真伪，实属无从。况徐镜等如果聚众致数十人，将差毆伤，架越村庄，复有蒋怀忠随后喊叫，岂无沿路庄民确凿见证。毆差一节，似属虚诬。但此

项粮银，攸关祭祀，不便将徐镜等竟行宽释，致起顽户抗粮之渐。是以当堂将徐镜、徐克万因催粮起衅，辄致差役回屯具稟，其不合已可概见之处，各责三十板，发落移覆。今经管勾详请督提奉檄飭查下县，随又拘齐反覆研讯，实与原审情节无异，应否免其关解，未敢擅便，拟合详候察核，批示遵行，等情到府。据此，查徐镜、徐克万本年钱粮，三月间未经完纳，尚非抗欠顽户。粮差李光全等前往催粮，于王家屯集上相遇，安得徐姓一族数十人一时纠集，执持枪棍，殴差致伤。即据管勾厅验明李光全拳伤二处，木伤一处，并无多伤。李光全亦止供徐镜持棍殴打，其所称在场拒捕，实在有六、七十人，枪棍一、二十根之语，显非确实。如以徐士轩供出殴差姓名为凭，现据该县讯明，徐士轩实系畏刑混供。是徐镜等率众殴差一节，并无确据，未便悬定。再查律载，官司差人追征钱粮，而纳户抗拒不服及殴所差人者，杖八十等语。徐镜等即有殴差情事，亦罪止杖八十，折责三十板。业据该县将徐镜、徐克万各责三十板，例无重科，应无庸再为置议。除飭阳谷县将管勾厅关回之粮银，查明该户等应完正耗银数，移交兑收外，拟合关会。为此合关贵公府，烦为转飭查照施行。须至移文者。

右 移

世袭衍圣公府

乾隆二十二年八月三十日

前件

移押

移滕县为佃户陈凯等四十余人毆打小甲不许当场分租事

〔徵追孔庙滕县各官庄祀田佃户抗欠田租（四一四四）之四〕

为恶佃毆差叩恩斧究事。本年五月十二日，据孙家庄小甲孙太运禀为前事。词称，切孙家庄地亩，向来原系收纳租银，后因佃地人户疲玩拖欠，始定议分收，有本县公断案卷及屡经出示晓谕在案。今届麦熟之际，本管带领公差二名，前往收麦。有恶佃陈凯、宋之荣、陈与、陈信抗玩不遵，因与理言，遂将本管辱骂，并率领男妇四十余人，各带凶器，将公差毆打，身被重伤，有牌头宋之托亲见可证。且强将伊母老妇招至官宅图赖，幸有本村保地刘文源着人护送，事方得脱。身切思佃种分收，普天同例，况经官断有案，何得抗玩行凶？理合禀明。叩乞电鉴拿究施行等情。据此，查孙家庄地亩，历来皆系征纳粮银，嗣因该佃户等欠租不清，曾经

贵县断令分收在案。兹届收麦之期，诿陈凯等抗玩不遵，又复肆行毆骂原差府役，现俱验有伤痕，若非尽法惩处，恐不足以警凶顽。拟合移会
贵县，烦为查照拿究施行。须至移文者。

一立案

滕县

乾隆二十三年五月十四日

圣公府行

滕县移为佃户陈凯等抗租殴差案讯无其事免于查究

〔徵追孔庙滕县各官庄祀田佃户抗欠田租（四一四四）之六〕

兗州府滕县为恶佃殴差叩恩斧究事。本年五月十七日，准

贵府移前事。移称，本年五月十二日，据孙家庄小甲孙太运禀为前事。词称，切孙家庄地亩，向来原系收纳租银，后因佃地人户疲玩拖欠，始定议分收，有本县公断案卷及屡经出示晓谕在案。今届麦熟之际，本管带领公差二名前往收麦，有恶佃陈凯、宋之荣、陈与、陈信抗玩不遵，因与理言，遂将本管辱骂，并率领男妇四十余人，各带凶器，将公差殴打，身被重伤，有牌头宋之托亲见可证。且强将伊母老妇抬至官宅图赖，幸有本村保地刘文源着人护送管事，方得脱身。切思佃种分收，普天同例，况经官断有案，何得玩抗行凶？理合禀明。伏乞电鉴拿究施行等情。据此，查孙家庄地亩，历来皆系征纳粮银，嗣因该佃户等欠租不清，曾经贵县断令分收在案。兹届收麦之期，拒陈凯等抗玩不遵，又复肆行殴置原差府役，现俱验有伤痕，若非尽法惩处，恐不足以警凶顽。拟合移会贵县，烦为查照拿究施行。须至移文者。等因到县。准此，敝县随即差传一千人证到案查讯。问据保地刘文源、牌头宋之托同供，这乾二保孙家

庄是小的们该管的地方，那陈凯、陈与、陈信是的亲弟兄，向来租种公府地亩。本年五月内，有公府牛管事前来收麦租，因陈凯们种了一分多园地，已经结有王瓜、茄子，那牛管事的要在园里垛麦秸，陈凯们没肯给他，牛管事就向他嚷骂，有陈凯的母亲与他吵嚷了一会是有的，并没有打架的事是实。问据宋之荣供，陈凯们是公府的佃户，本年五月里，有牛管事的来收麦租，要在陈凯种的菜园里垛麦秸，陈凯们不肯给他，就嚷骂起来，小的上前劝解是有的，并没有率众打架的事，这是他们妄告的是实。问据孙太运供，小的是公府的小甲，本年五月里，有牛管事的来收麦租，要在陈凯种的菜园里垛麦秸，陈凯们不肯给他，彼此吵嚷起来，宋之荣上前解劝，陈凯的母亲也出来同牛管事的嚷闹，那牛管事的就叫了小的禀明公府，并没有率众打架的事，不敢妄供是实。问据陈凯、陈与、陈信同供，小的们是公府的佃户，因租种了一分多菜园，才结有王瓜、茄子。本年五月里，有牛管事的来分收麦租，要在菜园里垛麦秸，小的们不肯给他，他就向小的们打骂，小的的娘出来同他吵嚷了一会原是有，小的们并没敢与他吵嚷，也没有率众打架的事。这是他妄告小的们是实各等供。据此，除宋之荣讯无行凶情事，免其查究外，查陈凯等均系 贵府佃户，虽讯无率众逞殴情事，但既不容园内堆贮麦秸，复敢与牛姓争嚷，殊属不法，除当堂责惩并取有遵依附卷外，今准前因，拟合移覆。为此合移

贵府，请烦查照备案施行。须至移者。

右 移

袭封衍圣公府

乾隆二十三年七月初十日移

前事

移押

移文滕县为孙家庄等处佃户抗拒分租请严行禁约晓谕事

〔徵追孔庙滕县各官庄祀田佃户抗欠田租（四一四四）之七〕

为恳请给示禁约事。本年五月十二日，据孙家庄小甲孙太运稟，为恶佃毆差等事前来，曾经移请

贵县，烦为查究。嗣于七月十四日接准

大移，已蒙责惩发落在案。但该处佃户人等，素称顽梗不法，每当禾稼将熟之际，辄先偷割回家，或倚恃凶强，抗不肯分收租粒，种种顽恶，不可枚举，若非请示严行禁约，窃恐酿成事端。再池头集、袁家庄、婆妇庄三处，其强横亦与孙家庄相等，恳为给发告示四张，发与该处保地实贴晓谕。庶此辈有所畏惧，不敢复蹈前辙矣。为此合移贵县，请烦查照施行。须至移文者。

一立案

滕县

乾隆二十三年七月二十三日

圣公府行

小甲刘文源稟佃户宋之荣等四十余人盟誓抢麦抗不分收事

〔徵追孔庙滕县各官庄祀田佃户抗欠田租（四一四四）之八〕

具稟。滕县孙家庄小甲刘文源、孙太运、孙枚叩

稟，为同谋结党抗主事。切身等充当小甲，凡佃户有不法者，理应据实稟报。今岁秋谷成熟，有佃户陈荣，将官地田禾任意自行收割。身等向与理言，伊即大嚷闹，发誓不分与一柴一粒。又查得有首恶佃户宋之荣、宋珍、王坦、陈荣、丁士则、丁士俊、常开运、季文贵、袁礼等九人，于又六月二十九日约会各村地户四十余人，在宋之荣家注名一册，共同盟誓，抢劫官场，与府主相抗，定不分收。如管事前来拦阻，群起殴打，共出资财以为争讼。身等查得此情事关重大，不得不预为据实稟明。

伏乞

公爷电裁施行。

乾隆二十四年七月

日具

移文滕县为宋之荣等四十余人结盟抢麦希严讯究事

〔徵追孔庙滕县各官庄祀田佃户抗欠田租（四一四四）之十一〕

袭封衍圣公府为移催事。案查本年七月十五日，据孙家庄小甲刘文源等禀，为同谋结党抗主事。切身等充当小甲，凡佃户有不法者，理应据实禀报。今岁秋谷成熟，有佃户陈荣，将官地田禾任意自行收割，身等向与理言，伊即大嚷闹，发誓不分与一柴一粒。又查得有首恶佃户宋之荣、宋珍、王坦、陈荣、丁士则、丁士俊、常开运、季文贵、袁礼等九人，于又六月二十九日约会，各村地户四十余人，在宋之荣家注名一册，共同盟誓，抢劫官场，与府主相抗，定不分收。如管事前来拦阻，群起殴打，共出资财以为争讼。身等查得此情事关重大，不得不预为据实禀明等情。据此，同日又据该庄佃户孙森、孙鼐、孙济运、孙正运、孙海运等禀，为出首免罪事。切身等佃种官地，公打停分，无敢抗违。于又六月二十九日，有王坦邀身赴耿家庄平夥，及至宋之荣家，见众地户类齐，有宋珍之子宋兴礼执笔，注名一册，同言要将官地禾稼不与公府分收，公同一局盟誓，与公府相抗。身等思既种官地，何得不与分收之理，具系抗主，实不敢遂因朦胧勾引，误入其局，宜合预为出首，伏乞推情原宥等情。

查该庄佃户，向来顽梗不法，前经贵县审断分收，业有成案。今宋之荣等又复聚众结党，欲劫场谷，实属大干法纪。兹据小甲等具禀及佃户出首前来，拟合移文

贵县，烦为查拿严讯，尽法究处等情。嗣又据该庄禀报，佃户王忠赴官辱骂，肆行无忌，种种刁风，若不亟行严究，按律治罪，若辈藐官无法，视为故习，迄今数月，未见讯结移覆，不特本府应分粮石不便催收，而此案究应作何归结。既据禀报出首，未便置之不问，合再移催。为此合移

贵县，烦为查照先后来移事理，希即严拿讯究结案，过覆施行。须至移文者。

一立案

滕县

乾隆二十四年十二月初二日

袭封衍圣公 押

移滕县为佃户宋之荣屡抗分租请拘案追租退佃严惩事

〔徵追孔庙滕县各官庄祀田佃户抗欠田租（四一四四）之十三〕

袭封衍圣公府为恶佃寻衅赖租事。据池头集孙家庄小甲刘文源、刘□□□□□前事。禀称，切有滕县地方，乾二口孙家庄佃户宋之荣，自佃官田以来，屡年分租并不能清楚。今年七月间，王管事下屯分收租粮，管事先着姪子看守禾稼，诂宋之荣嗔其看守，心怀忿恨，喝令伊子宋三黑、宋二黑寻衅辱骂，次日复持镰刀登门拚命。身系小甲，不得不禀明，伏乞公爷亲提讯追，庶恶佃知儆，官租有着等情。据此，查孙家庄田亩，俱系招佃分收以完国课，宋之荣自佃种田地以来，寻衅赖租，视为常技。兹据前情，拟合移会。为此合移贵县，烦为金拘到案，将伊所种之田立押追出，交与小甲另招佃种，应分粮食逐一追清，并希责处，以遏刁风。仍祈将发落缘由赐覆施行。须至移文者。

一立案

滕县

乾隆二十七年八月十三日

袭封衍圣公行

賚奏官王天笃稟为钱桌包纳粮银不纳将钱置产事

〔徵追孔庙汶上县各官庄祀田佃户抗欠田租（四一三八）之二〕

具稟。賚奏官王天笃

稟，为包纳不纳恳乞移究以完国课事。切职蒙恩点管汶上美化庄，每岁应纳粮银一百三十八两六钱六分，原自封投柜，因离曲差远，难于自封，故随民人承纳之法，着小甲亦包与钱桌，按季完纳，年终交票报销，相沿已久，从无遗误。去冬岁底，职因粮票不到，遂将小甲刘永年提到追及所以。据称，此庄二十五年应纳粮银，系钱桌、王治包纳，曾收去银十两八钱外，收去钱二百七十一千一百八十文，有伊亲开收帖可验。无如伊将钱尽置产肥己，而粮银绝不代纳。身屡催罔闻，以致无票可交。职思国课为重，今届开徵，例在难延。光棍藐法，诓骗不纳，非法莫究。为此据实稟明。伏乞

公爷电裁移县严究施行。上稟。

乾隆二十六年正月 日

立案长垣县为地户王锡溥等欠租不纳误课误祭即行拘提事

〔乾隆年间清直隶长垣县学堂冈孔庙祀田租银（二）〕

（四一四六）之十五〕

袭封衍圣公府为恩恩行文追租以光祀典等事。本年口月十九日，据学录孔继贤呈前事。呈称，贤蒙恩学堂岗主祀，业经数载，并无失丁抗粮违碍等弊，然办祭输粮，原赖租田。奈连年被灾，课户籽粒固少有所见，而租价亦藉端不给，虽不给租，祭可废而粮不可输乎。不得已揭（竭）贷赔垫，苦状难述。贤果家道盈余，即赔垫亦分所应。尔近来难窘无聊，将何以赔垫？又兼年逾七旬，供事维艰，自经管主祀，尽心竭力，无非仰体大宗之至意，焦劳图维，亦皆周全，所委之厥职，尚不呈明，恐课户日后以此为例，办祭纳粮无资，大典不自此而失乎，即另委能员，亦无法措办。务祈行文到县，严追课租，庶俎豆有光而国课可完矣。为此具呈，恳祈大宗主裁夺施行。上呈。计开课地顾户王锡溥、王锡铭，欠二十六年课价银三十两，二十比年课价银十两等情。据此，本府查此项地租，不惟学堂岗祭祀藉以备办，即国课亦难容抗违，今据该学录呈称，地户王锡溥等屡欠不纳，误课误祭，抗顽殊甚。拟合据情移

追，为此移付

贵县，烦为查照文内事理，立拘顽户王锡溥等到案，照数勒追，以完国课，以光祀典。仍希见覆施行。须至札付者。

一立案

长垣县

乾隆二十八年二月初四日

袭封衍圣公

陈家闸小甲姜云倬拖欠钱粮账

〔查究侵霸本府汶上县庄田宅基暨禾粮公物（一六二六）之三〕

乾隆二十八年九月十九日算姜云倬拖欠钱粮账

欠二十七年卖粮食钱十二千四百六十八文。

欠二十八年三月卖粮食钱四十六千零八十四文。

欠二十八年麦季柴租钱六千六百七十文，

秋季柴租钱三十七千一百文。

欠借麦六石六斗，系二十七年六月借，至二十八年三月算，作钱一百三十一千三百四十文。
每斗一千九百九十文。

欠二十七年借高粮二石，作钱三十二千五百二十文。

欠二十七年借黄豆二石三斗，作钱三十七千三百九十八文。

欠二十八年私自盗谷一石四斗五升，作钱二十千零六百七十六文。

欠二十七年扁豆九升五合，作钱一千八百九十二文。

欠二十七年黄豆七城石，系卖与郭家的，作钱六十二千五百文。

此宗不任欠。二十七年私盗黑豆八斗一升，作钱十二千三百六十八文。

欠二十三年豆种一石七斗，收过三斗一升，下欠一石三斗九升。作钱十六千六百八十文。

共欠钱四百一十七千六百九十六文。

又欠二十八年十二月卖粮食钱十九千七百一十八文。

此宗不任欠。私盗大麦四斗八升，作钱四千三百二十文。

此宗不任欠。二十六年粮银七两五钱一分四厘，使钱十六千九百文。

三宗又欠钱四千零九百三十八文。

以上通共欠钱四百五十八千六百三十二文。

计开收姜云俸钱于后

二十八年三月，带府九六银十两，作钱十六千文。

六月寻克让，带府纹银二十九两八钱，作钱五十一千文。

九月带府纹银二十两，作钱三十四千文。

买白布三匹染一匹，使钱四千九百四十文。

买白布三尺，使钱一百八十文。

买毛青布三尺，使钱一百八十文。

买葛布三十六尺，使钱一千九百文。

与周先生回当，使钱二千三百七十文。

又自用钱一千文。

九月赶会买货，使钱七千零九十文。

二次还烟店银子账，使钱六千零二十文。

又买白布三个并染，使钱五千文。

十月交府钱十二千文。

交府烟叶二百八十斤，卖钱十四千文。

二十九年三月纳粮二两六钱，使钱五千九百八十文。

过粮使钱八千文。

二十八年麦间收麦二石五斗，使钱四千二百九百文。

秋间收谷五斗五升，作钱七千八百一十文。

二十九年麦间收麦八斗零五合，作钱十三千二百八十二文。

九月收谷六斗七升，作钱六千六百三十三文。

共收过钱二百四十千零二百八十五文。

通共欠钱四百五十八千六百三十二文。

除还过钱二百四十千零二百八十五文。

除三宗不任钱三十三千五百八十八文。

自任欠钱一百八十四千七百五十九文。

崔家屯小甲为颜光著霸种官地抗不纳租事

〔徵追孔庙曲阜县各厂庄祀田佃户抗欠田租（一）（四一三三）之十〕

具启崔家屯官庄小甲 张存纲
贾学信

启。为抗租不纳（霸）种官地事。切有颜光著于二十九年租种官地三亩，应本年完纳，伊竟措抗不纳，移累身等。身等另着杨姓代纳，今岁租种。不意伊竟抗租不纳，反霸不退。身等恐年久移累难明，不得不据实预启。叩乞

公爷恩准查照追究施行。

乾隆三十年三月

日

曲阜县移为租户颜光柱抗租小甲贾怀信不法事

〔查究侵隐孔庙曲阜县境祀田地亩（一）（四〇四九）之七〕

兖州府曲阜县为租地两空事。乾隆三十年五月二十一日，准

贵爵府移前事。内开，租户颜光柱，始而抗租不纳，继复霸地不退，已属不合，今据贾怀信等稟称盗卖官地，更干法纪，但是否属实？拟合移究等因。准此，随即差传原被人等到案，查讯得颜光柱租种 贵爵府官地三亩，每年租籽四斗五升，二十九年欠租不完，小甲贾怀信、张存纲并不稟追，私令杨其明出钱四千代纳，许其三十年承种此地。查讯租额止四斗五升，杨其明出钱四千，该小甲等明有浮收侵蚀之弊。且杨其明二十九年纳租，三十年种地，则三十年之租又将谁纳？是杨其明种一年地而完两年租也。颜光柱于二十九年秋业经布种麦子，直至本年四月中，始据贾怀信等稟追到案。即据颜光柱折租钱二千七百文呈案贮库，将所种麦子收割，贾怀信又以抢麦等情，具稟 贵爵府移送前来差传。讯悉前情，查颜光柱欠租固属不合，但该小甲等应即于上冬控追，并另换佃户，乃私令杨姓代纳租籽，并浮收入己，又迟至本年四月麦已成熟，始以抗租霸地具稟，并声明杨姓代纳上年租籽，承佃本年地土缘

由，希图收割现成之麦，亦属不合。颜光柱并小甲均应责处，姑念农忙宽免，断令将颜光柱贮库钱二千七百，给还杨其明。小甲浮收钱一千三百，仍令小甲给还。其麦子系颜光柱所种，应听其收割。在颜光柱名下追出本年半年租籽二斗二升五合，给小甲具领，即令退地，下半年听小甲另佃。至称颜光柱将官地盗卖之处，讯系租佃之顶手钱文。从前孔玉隆将此地退给颜光柱时，颜光柱曾出钱三千文给孔玉隆。今颜光柱将地退给孔玉隆，玉隆出钱二千文给颜光柱，并非盗卖地价，但系恶习，亦应追出给还。除孔玉隆所得钱文，年久免追外，现在颜光柱得钱二千，仍追出给还玉隆具领结案。前准移会，拟合移覆。为此合移贵爵府，请领查照施行。须至移会者。

右 移

袭封衍圣公府

乾隆三十年六月初一日

初三

移曲阜县为租户颜光柱抗租并盗卖官地事

〔查究侵隐孔庙曲阜县境祀田地亩（一）（四〇四九）之十〕

袭封衍圣公府为租地两空事。本年五月十六日，据租户杨其明禀前事。禀称，情因租户颜光柱，拖欠二十九年租粮不完，小甲贾学信、张存纲禀明，着身代完租粮四斗五升，许令任地耕种。不意光柱抢种收麦，身既赔垫租粮，地又不得耕种，明系小甲愚弄，情理难容。叩乞恩准差查究惩。感戴上禀。被禀贾学信、张存纲。同日又据崔家屯官厂小甲贾学信、张存纲禀称。为霸地抗租事有租户颜光柱，租地三亩，二十九年抗租不完，身已禀明，着杨其明代完租粮四斗五升即种其地。不意光柱又抢种收麦，身又具禀案下。昨光柱又图钱三千，将此地卖于孔毓隆。切思租地旧例，从无买卖之理，不过一退一任，乃现在之租粮无着，地又盗卖，代完之租粮谁偿？似此种种不法，目无王章。伏乞恩准施行。被禀，颜光柱、孔毓隆。干证，魏玉文，系中人。各等情况。据此，查租户颜光柱，始而抗租不纳，继复霸地不退，已属不合。今据贾学信等禀称盗卖官地，更干法纪。但是否属实？拟合移究。为此合移

贵县，烦为讯追，见覆施行。须至移文者。

一立案

曲阜县

乾隆三十年五月二十一日

袭封衍圣公府

小甲贾学信等稟为租户颜光柱抗租卖地事

〔查究侵隐孔庙曲阜县境祀田地亩（一）（四〇四九）之十一〕

具稟。崔家屯官厂小甲贾学信、张存纲

稟。为霸地抗租事。切有租户颜光柱，租地三亩，二十九年抗租不完。身已稟明，着杨其明代完租粮四斗五升即种其地，不意光柱又抢种收麦。身又具稟案下，昨光柱又图钱三千，将此地卖于孔玉隆。切思租地旧例，从无买卖之理，不过一退一任，乃现在之租粮无着，地又盗卖，代完之租粮谁偿？似此种种不法，目无王章。伏乞公爷恩准施行。

被稟 颜光柱 孔玉隆

干证 魏玉文系中人

乾隆三十年五月十六日

租户杨其明禀小甲贾学信作弊租户颜光柱抗租事

〔查究侵隐孔庙曲阜县境祀田地亩（一）（四〇四九）之十二〕

具禀。租户杨其明

禀。为租地两空，恳 恩讯究事。情因租户颜光柱，脱（拖）欠二十九年租粮不完，小甲贾学信、张存纲禀明，着身代完租粮四斗五升，许令任地耕种。不意光柱抢种收麦，身既赔垫租粮，地又不得耕种，明系小甲愚弄，情理难容。叩乞
公爷恩准差查究惩。感戴上禀。

被禀 贾学信 张存纲

乾隆三十年五月十六日

管勾周继具呈为庄衿魏琳等抗粮累关不遵事

〔徵追孔庙平巨屯各厂庄祀田佃户抗欠田租（三）（四一〇四）之十六〕

经理屯田管勾周继，为庄衿抗粮，累关不遵，据情备陈，叩请电鉴事。乾隆二十八年九月十三日，据平阳屯六牌甲首王宗邵、王宗泗，巨野屯五牌甲首郭大进、郭谊具禀前来。词称，身等催办二十八年钱粮，逐户勾销，耗无拖欠，惟有庄户魏琳等，仗恃菏泽生员，毫厘不完，恳乞恩准关提等情。据此，当即备文关提，嗣於二十八年十一月初三日准菏泽县关文内开，魏琳等名下钱粮若干，不过十日内即押赴贵厅照数全完。不意魏琳等仍前分厘不完，又於十二月十三日备文关提，迄今三月有余，不见移覆。伏思钱粮关乎祀典，庄衿魏琳坚抗，设别庄效尤，祀典何资？卑职未敢擅便，拟合详请

本爵府电鉴施行。为此，今将前由具呈。须至呈者。

计开

平六 魏琳欠耗正银壹两玖钱柒分

魏嵘欠耗正银壹两玖钱柒分

魏岐欠耗正銀貳兩壹錢伍分

魏嶂欠耗正銀壹兩玖錢柒分

巨五

魏琳欠耗正銀玖錢叁分

魏嶸欠耗正銀玖錢叁分

魏岐欠耗正銀玖錢叁分

魏嶂欠耗正銀玖錢叁分

右具

書冊

乾隆二十九年三月

日 屯田管勾周 繼

荷泽县申为抗纳祀田租粮之劣衿魏琳已赴曲投案事

〔查究侵隐孔庙平巨屯祀田地亩（二）（四〇二七）之九〕

曹州府荷泽县为劣衿藉关抗纳等事。乾隆三十年六月二十二日，蒙本府帖文，本年六月十八日，蒙

布政司札付，乾隆三十年五月三十日，准

袭封衍圣公府咨。本年五月初二日，据管勾周士楷详前事。详称，切卑职任职征粮以供祭祀，查本屯佃户而外，更有寄庄佃户，每届开徵之期，卑职亲历四乡设柜收银，其本屯佃户多有依限自封投柜，领串归农，其寄庄户乃系民人认种官地者，其租粮亦系自封投柜。惟查曹州府荷泽县之寄庄魏琳，系生员。於乾隆二十三年间为欺隐祀田事发，经前任管勾详，蒙公爷咨明

抚部院批令荷泽县审详，魏琳拟以发学儆戒，援照

恩诏免罪在案。乃魏琳倚恃护符，怙恶不悛，历年租粮抗不赴柜完纳。卑职查徵册内，魏慎修名下未完乾隆二十五、六两年正耗粮银二十三两五钱五分八厘，魏琳名下未完二十七、八两年

并三十年正耗粮银六两七钱二分八厘，魏荣名下未完二十七、八两年并三十年正耗粮银八两六钱九分七厘，魏岐名下未完二十七、八并三十年正耗粮银九两二钱三分七厘，魏章名下未完二十七、八并三十年正耗银八两六钱九分七厘。以上各名，俱系魏琳分户，抗纳共欠历年正耗银五十六两九钱一分七厘。卑职屡差甲首严催，兹据甲首禀称，蒙差小的催魏琳等户粮银，小的到他家，他仗着本县可以回关，不容小的上门，小的恐受比，向他们催纳，他们不是打即骂，小的实不敢催，情愿受比等语。卑职复差役协同往催，无不受其凌辱。卑职无奈，前经据实具详，蒙公爷备文移提，而魏琳等将未完银两，分作四封送县。昨准菏泽县差役解到魏琳等名下粮银四封，卑职拆封称兑，仅有二十六两七钱六分有零，银色内有八九成者，下欠粮银三十两零一钱五分七厘，应否将解到银两先行兑收给串？抑俟清完发串之处，卑职未敢擅便，理合详明。再，此后寄庄租粮，只须关催候解，或仍令卑职差催，统俟批示遵行等情。据此，查本爵府衙门，惟屯集税银，由坐落州县征收移解，至祀田租粮，例应赴管勾衙门自封投柜，间有顽佃抗欠，即赴所属州县衙门移提，拘发管勾追比，行之已久。查魏琳违众抗纳，并不年清年租，迨本爵府移提，复敢藉关巧纳。除飭令管勾将菏泽县解到魏琳等粮银先行收贮外，但寄庄粮银，必须移关有司催解，则恐书役徇情贿搁，祀典必致有误。为此，合咨贵司，烦为查照咨内事理，转行菏泽县将魏琳等拘解本爵府衙门追纳给串，以儆刁风，以隆祀典，仍希赐覆施行等因移司。准此，合行转饬，为此仰府官吏，文到照依咨案札内事理，即便转饬菏泽县将魏琳等作速拘解公府衙门，以便追纳给串，毋违。等因到府。蒙此，合行转饬。为此，仰县官吏，文到立将魏琳等作速拘解公府衙门追纳给串，毋

违。等因到县。蒙此，遵即差役拘解去后，嗣据魏崱稟称，缘童家应纳公府钱粮，虽分四户，实系每年俱经童兄魏琳之手，其投柜完纳者，现有收存串票可凭。其奉仁天关解者，则又有原案可查。童等不过每年摊纳，分文不欠。今奉文飭解。自应赴公府审理，纵或有歧互未清，亦惟童兄魏琳可以置辩。第童兄魏琳及童弟魏岐，已于本月二十六日赴曲投案。童八弟魏嶂，常在徐州贸易。童现在沂州府随从魏起凤念书，久未在家。奉关钱粮等事，实属茫然莫辨。为此稟明。恳恩查明原案，据情关覆等情。据此，拟合据情具文申覆。宪台察核，除径申藩宪暨本府外，为此备由具申，伏乞照验施行。须至申者。

右 申

袭封衍圣公府

知县 胡择先

县丞 史国辅

典史 杨必昌

乾隆三十年七月初六日

劣衿藉关抗纳等事

山东藩司咨为据菏泽县申称魏琳已赴曲投案事

〔查究侵隐孔庙平巨屯祀田地亩（二）（四〇二七）之十〕

山东等处承宣布政使司为劣衿藉抗纳等事。乾隆三十年五月三十日，准

袭封衍圣公府咨。本年五月初二日据管勾周士楷详前事。详称，切卑职任职徵粮以供祭祀，查本屯佃户而外，更有寄庄佃户。每届开徵之期，卑职亲历四乡设柜收银，其本屯佃户多有依限自封投柜，领串归农。其寄庄户乃系民人认种官地者，其租粮亦系自封投柜。惟查曹州府菏泽县之寄庄户魏琳，系生员，于乾隆二十三年间为欺隐祀田事发，经前任管勾详，蒙公爷咨明

抚院，批令菏泽县审详。魏琳拟以发学儆戒，援照

恩诏免罪在案。乃魏琳倚恃护符，怙恶不悛，历年租粮抗不赴柜完纳。卑职查徵册内，魏慎修名下未完乾隆二十五、六两年正耗粮银二十三两五钱五分八厘，魏琳名下未完二十七、八两年并三十年正耗粮银六两七钱二分八厘，魏荣名下未完二十七、八两年并三十年正耗粮银八两六钱九分七厘，魏岐名下未完二十七、八并三十年正耗粮银九两二钱三分七厘，魏章名

下未完二十七、八并三十年正耗银八两六钱九分七厘。以上各名俱系魏琳分户 抗纳共欠历年正耗银五十六两九钱一分七厘。卑职屢差甲首严催。兹据甲首禀称，蒙差小的催魏琳等户粮银，小的到他家，他仗着本县可以回关，不容小的上门，小的恐受比，向他们催纳，他们不是打即骂，小的实不敢催，情愿受比等语。卑职复差役协同往催，无不受其凌辱。卑职无奈，前经据实具详，蒙公爷备文移提，而魏琳等遂将未完银两分作四封送县。昨准菏泽县差役解到魏琳等名下粮银四封，卑职拆封称兑，仅有二十六两七钱六分有零，银色内有八九成者，下欠粮银三十两零一钱五分七厘。应否将解到银两先行兑收给串，抑俟清完发串之处？卑职未敢擅便，理合详明。再，此后寄庄租银，只须关催候解，或仍令卑职差催，统候批示遵行等情。据此，查本爵府衙门，惟屯集税银由坐落州县征收移解。至祀田租粮，例应赴管勾衙门自封投柜。间有顽佃抗欠，即赴所属州县衙门移提，拘发管勾追比，行之已久。查魏琳违众抗纳，并不年清年租，迨本爵府移提，复敢藉关巧纳。除飭令管勾将菏泽县解到魏琳等粮银先行收贮外，但寄庄粮银必须移关有司催解，则恐书役徇情贿搁，祀典必致有误。为此合咨贵司，烦清查照咨内事理，转行菏泽县，将魏琳等拘解本爵府衙门追纳给串，以儆刁风，以隆祀典。仍希赐覆施行。等因移司。准此，随行曹州府转飭遵照去后，今据菏泽县申称，遵即差役拘解去后。嗣据魏崱禀称，缘童家应纳公府钱粮，虽分四户，实系每年俱经童兄魏琳之手其投柜完纳者，现有收存串票可凭。其奉仁天关解者，则又有原案可查。童等不过每年摊纳，分文不欠。今奉文飭解，自应赴公府审理，纵或有歧互未清，亦惟童兄魏琳可以置辩。第童兄魏琳及童弟魏岐，已于本月二十六日赴曲投案。童八弟魏章，常在徐州贸

易。童现在沂州府随从魏起凤念书，久未在家，奉关钱粮等事，实属茫然莫辨。为此稟明，
恳恩查明原案，据情关覆。等情到司。查魏琳既据该县申称，已赴曲投审，应令就近拘解讯
追。拟合据情咨会。为此合咨
贵府，烦清查照施行。须至咨者。

右 咨

衍圣公府

乾隆三十年七月十八日

劣衿藉关抗纳等事

咨 押

菏泽县申为据魏琳称并无抗纳俟其病痊后再行申解事

〔查究侵隐孔庙平巨屯祀田地亩（二）（四〇二七）之十二〕

曹州府菏泽县为劣衿藉关抗纳等事。乾隆三十年八月二十一日，蒙

本府帖文。本年八月十八日，蒙

布政司札付。乾隆三十年八月初八日，准

袭封衍圣公府咨。乾隆三十年七月二十八日，准贵司咨前事。咨开，飭行曹州府转飭遵照去后。今据菏泽县申称，遵即差役拘解去后。嗣据魏峪禀称，缘童家应纳公府钱粮，虽分四户，实系每年俱经魏琳之手其投柜完纳者，现有收存串票可凭。其奉天关解者，又有原案可查，童等不过每年摊纳，分文不欠。今奉文飭解，自应赴公府审理。纵或有歧互未清，亦惟童兄魏琳可以置辩。第童兄魏琳及童弟魏岐，已于本月二十六日赴曲投案。童八弟魏章，常在徐州贸易。童现在沂州府随从魏起龙念书，久未在家，奉关钱粮等事，实属茫然莫辨。为此禀明恳恩查明原案，据情关覆。等情到司。查魏琳既据该县申称，已赴曲投审，应令就近拘解讯追。拟合据情咨会。为此合咨贵府，烦请查照。等因到府。准此，查魏琳、魏岐至今

并无一人到案，菏泽县只据魏塔一面之词，并不查明，遽行申覆。合再咨会。为此合咨贵司，烦为查照前咨，转飭菏泽县将魏琳拘解过府，以便追纳给串，以遏刁风。等因移司。准此，合行飭查，为此仰县官吏，文到立即查照前檄，将魏琳等拘解

公府，追纳给串，毋任藉延，致干未便。速速。等因到县。蒙此，遵即差役拘解去后。嗣据魏琳呈称，为不欠祀银，奈病未痊，恳恩详覆事。缘公府管勾详生祀银，蒙

藩宪飭府行县，关发追比。生弟魏塔，于六月间稟生与生弟魏岐于六月二十六日起赴公府投审，蒙案下申覆在案。生于六月二十六日起身赴曲，不意行至中途，忽得寒症，随同生弟魏岐扶病回家，未及稟案。今奉公府催提，本应赴质，实生之寒病尚未痊愈，不能动移，恳析暂为申覆，俟病痊赴曲投到。至生之祀银，又不得不为历历陈明。即如二十五年钱粮，系生父慎修总户平阳屯六甲完耗正银八两零六分，巨野屯五甲完耗正银三两七钱二分。是平巨两屯共完耗正银十一两七钱八分，有自封投柜，完票二纸粘卷可凭。二十六、七两年，钱粮耗正共该银二十三两五钱六分，除灾免银一两一钱八分，下该银二十二两三钱八分，至二十八年十一月间，已据屯田来役李广恩具领在案。不意回文内云，将关发二十六、七两年之银，抵兑二十五年钱粮十一两七钱八分，又抵兑二十四年以前陈欠耗银四两四钱八分二厘九毫，俱已重发完票。但生二十五年钱粮既有自完印串，缘何复发完票？又何用抵兑？明系管勾、书办舞弊私吞。查二十六、七两年钱粮，既无抵兑，自无挂欠。至二十九年钱粮，系生自封投柜完纳。所有二十八年钱粮耗正共该银十一两七钱八分，并三十年春季钱粮耗正银六两，及陈欠耗银四两四钱八分二厘九毫，并二十五、六、七、八、九等五年，隐地耗正银五

两五钱，共银二十七两七钱六分二厘九毫，俱于本年五月初四日缴县关解，实在并无欠项。为此详陈乞恩，据情申覆。上呈。等情。据此，卑职随即确查，该生实属现在患病，不能赴

曲投案，拟合据情先行申覆
大人察核，俟魏琳病痊日，再行申解。为此备由具申。伏乞
照验施行。须至申者。

右 申

袭封衍圣公府

知县 胡择先

县丞 史国辅

典史 杨必昌

乾隆三十年九月二十一日

劣衿藉关抗纳等事

十月初七

移菏泽县为烦将魏琳押解过府以凭追纳给串事

〔查究侵隐孔庙平巨屯祀田地亩（二）（四〇二七）之十三〕

袭封衍圣公府为劣衿藉抗纳等事。乾隆三十年十月初十日，准

贵县移开。蒙布政司札付。准袭封衍圣公府咨称，查魏琳、魏岐并无一人到案，烦为查照前咨，转飭菏泽县将魏琳拘解过府，以便追纳给串。等因移司。准此，合行飭查。为此，仰县官吏，文到立即查照前檄，将魏琳等拘解。公府，毋任藉延。等因到县。蒙此，遵即差役拘解去后。嗣据魏琳呈称，本应赴质，实生之寒病尚未痊愈，不能动移，恳祈暂为申覆，俟病痊愈赴曲投到。等情。据此，随即确查，该生实属现在患病。不能赴曲投案。拟合据情先行申覆。俟魏琳病痊愈，再行申解。等因到爵府。准此，查魏琳名下拖欠祀田租粮，仗恃隔县生员，违众抗纳，屡经咨提，抗关不到，以致该生所欠租粮并不能年清年款。似此仗衿抗粮，殊于严例。但自患寒疾以来，又经半载，谅已痊愈，未准拘解，合再关取。为此合移贵县，烦为查案。立即差拘魏琳到案，押解过府，以凭追纳给串，幸勿任其破调迟延。切速，切速。须至移文者。

计移提

抗粮生员魏琳

一立案

菏泽县

乾隆三十一年三月二十九日

袭封衍圣公行

移曹州府为魏琳抗租不纳请飭县押解过府追纳事

〔查究侵隐孔庙平巨屯祀田地亩（二）（四〇二七）之十四〕

袭封衍圣公府为劣衿藉抗纳祀银事。案查菏泽县寄庄户生员魏琳并魏岐，拖欠历年祀田租银，恃符隔属，抗不完纳。本爵府于乾隆三十年五月内咨司檄飭拘解。嗣于三十年七月内，准菏泽县关覆。魏琳、魏岐均于六月内，赴曲投案，一面申覆藩司等因。延至八月内，魏琳、魏岐并无一人到案。本府复经咨司转飭。三十年九月内，又准菏泽县关覆。据魏琳、魏岐呈称，生于六月内赴曲投审，行至中途，忽得寒疾，未及到案等情。俟伊等病痊再行申解。各等因在卷。查魏琳自患寒疾，又今一载，并不到案，似此恃符抗粮，护庇不发，则祀银并不能年清年款，殊属违例。合行查案移会。为此合移

贵府，烦请查照，转飭菏泽县将魏琳、魏岐迅即押解过府，追纳给串，以遏刁风，以隆

祀典。仍希

见覆施行。须至移文者。

一立案

曹州府

乾隆三十一年九月初七日

袭封衍圣公行

曹州府咨为魏琳已缴纳祀银请免解事

〔查究侵隐孔庙平巨屯祀田地亩（二）（四〇二七）之十五〕

曹州府为劣衿藉关抗纳祀田事。乾隆三十一年九月十五日。准

袭封衍圣公府移文，内开，案查菏泽县寄庄户生员魏琳并魏岐，历年祀田租银，恃符隔属，抗不完纳。本爵府于乾隆三十年五月内咨司，檄飭拘解。嗣于三十年七月内，菏泽县关覆，魏琳、魏岐均于六月内赴曲投案，一面申覆藩司等因。延至八月内，魏琳、魏岐并无一人到案，本爵府复经咨司转飭。三十年九月内，又准菏泽县关覆。据魏琳、魏岐呈称，生于六月内赴曲投审，行至中途，忽得寒疾，未及到案等情。俟伊等病痊，再行申解。各等因在卷。查魏琳自患寒疾，又今一载，并不到案，似此恃符抗粮，护庇不发，则祀银并不能年清年款，殊属违例。合行查案移会。为此合移贵府，烦请查照，转飭菏泽县将魏琳、魏岐迅即押解过府，追纳给串，以遏刁风，以隆

祀典。仍希见覆施行。等因到府。准此，随行据菏泽县申称，遵即差拘去后。嗣据生员魏琳以岁考在即，未能赴管勾厅投审缘由，呈请免解。并缴三十年并本年祀田租银共三两九钱六分九

厘，又繳魏岐名下所欠三十年并本年祀田租銀共四兩二錢一分五厘，等情到縣。卑職查魏琳等既將所欠祀銀全數呈繳，似可免其關解，除將所繳銀兩，業于十月二十四日關發管勾厅查收挂發外，所有關發過祀銀緣由，擬合具文申請本府查核轉覆。等情到府。据此，擬合具文咨覆。為此備由具申。伏乞

照驗施行。須至申者。

右 咨 呈

襲封衍圣公府

知府呂崇信
桃源同知郭有寧
黃河駐扎望魯

通判唐宗孝
管糧

經歷黃天錫

乾隆三十一年十一月初九日

劣衿藉關抗納祀事

管勾申为开具魏琳历年完欠清单请电鉴事

〔查究侵隐孔庙平巨屯祀田地亩（二）（四〇二七）之十九〕

经理屯田管勾周士楷为恃衿抗粮等事。本年五月二十九日，准菏泽县关前事。内开，解到革生魏琳等名下祀田粮银拾陆两零贰分肆厘，口收截串，赐发过县，以便给发收执。仍祈将完银缘由，转报

公府查考等因。准此，卑职查魏琳等拖欠粮银数目，核之来关内魏琳单开数目不相符合，除将解到银拾陆两零贰分肆厘兑收外，拟合转□

爵宪，飭属查核清楚，以便关覆菏泽县。当蒙 飭谕，卑职眼同粮书，将魏琳等历年拖欠粮银，逐一核算。查得每官亩徵银贰分，摊丁银壹厘叁毫五丝肆忽伍微，又徵米折银捌厘。至于寄庄户不供 庙林差役，每官亩又加银贰厘，每官亩壹亩，实应输银叁分壹厘叁毫伍丝肆忽伍微。此徵收祀田粮银成例，现在遵行。今细核魏琳等历年完欠数目，开具清单呈核。再查魏琳等欺隐地亩，屡关不到，至今未入红册。伏乞

爵宪移提到案，核算完纳，并将欺隐地亩，令其投具认呈，注入红册，以结久悬之案，庶为妥

便。倘再任该生支饰，恐各庄佃效尤，则祀田粮银必待关提，诚恐往返稽迟误公，殊非遵崇祀典之至意也。为此备叙前由，伏乞

本爵府电鉴施行。须至申者。

计申送魏岐嶧
琳等历年完欠清单壹纸
嶧

右 申

袭封衍圣公府

乾隆三十二年八月 日

恃衿抗粮等事

查

公府祀田，每亩正银二分，摊丁银一厘三毫五丝四忽五微，又征米折银八厘。庄户不供林庙差役，每亩加银二厘，每亩一亩，共该输银三分一厘三毫□丝四忽五微。

二十五年

平阳屯六牌魏慎修，共该银八两零三分零四毫。

巨野屯五牌魏慎修，共该银三两七钱二分。

二十六年本年灾免银四钱一分。

平阳屯六牌魏慎修，共该银八两零三分零四毫。

巨野屯五牌魏慎修，共该银三两七钱二分。

二十七年

平阳屯六牌魏琳等，共该银八两零四分。

巨野屯五牌魏琳等，共该银三两七钱二分。

二十八年

平阳屯六牌魏琳等，共该银八两零四分。

巨野屯五牌魏琳等，共该银三两七钱二分。

二十九年全完讫。

三十年

平阳屯六牌魏琳等，共该银七两零五分。

巨野屯五牌魏琳等，共该银三两七钱二分。

三十一年本年灾免银五钱三分七厘一毫。

平阳屯六牌魏琳等，共该银六两七钱七分七厘。

巨野屯五牌魏琳等，共该银三两七钱二分。

三十二年

平阳屯六牌魏琳等，共该银六两七钱七分七厘。

巨野屯五牌魏琳等，共该银三两七钱二分。

以上历年行粮名下共该银七十八两七钱三分五厘三毫。

自二十五年起至三十二年止，共欺隐地三十四亩三分，接年应纳银数开列于后。

二十五年起至三十二年止，每年该纳银一两零九分八厘一毫五丝。

以上八年共该银八两七钱八分五厘二毫。

查

乾隆二十三年九月，王士琰控生员魏慎修欺隐祭田。至二十四年十月，与菏泽县会同丈明，欺隐地三十四亩三分，罚地价银每亩一两，该罚银三十四两三钱。王士琰与魏慎修各半折罚，魏慎修应摊银十七两一钱五分。再欺隐地三十四亩三分，自乾隆八年起到二十四年止，共十七年，共该银十八两六钱七分五厘。

连前应罚地价银十七两一钱五分，共该银三十五两八钱二分五厘。

除陆续解到银三十一两三钱四分二厘一毫，下欠银四两四钱八分二厘九毫。

以上三宗共该欠银九十二两零三厘四毫。

接年解到银两数目开列于后。

二十八年解到银二十二两零八分。

三十年解到银二十六两七钱。

三十二年解到银十六两零二分四厘。

内除灾免银九钱四分七厘一毫。

以上除收过解到并灾免外，下欠银二十六两二钱五分二厘三毫。

山东学政咨为生员魏琳抗欠租银事

〔查究侵隐孔庙平巨屯祀田地亩（二）（四〇二七）之十七〕

钦命提督山东等处学政大理寺少卿加二级纪录十一次张

为特衿抗粮咨请飭学押解追纳事。乾隆叁拾壹年拾貳月初壹日，准

贵公府咨开，菏泽之寄庄户生员魏琳，共欠历年祀田租银伍拾陆两玖钱壹分柒厘，俱系该生分户完纳，除已纳完貳拾陆两柒钱陆分有零，下欠银叁拾两壹钱有零，倚恃护符，并不清完。等因到院。准此，除飭该学押解该生赴

府完纳，倘仍敢迟延，一面详请斥革勒追，一面移县将承种之地追出，另招良民承佃外，拟合移覆。为此合咨

贵公府，烦请查照施行。须至咨者。

右 咨

袭封衍圣公府

乾隆三十一年十二月初四日

移菏泽县为魏琳抗租不纳希差拘移解事

〔查究侵隐孔庙平巨屯祀田地亩（二）（四〇二七）之二十一〕

袭封衍圣公府为恃衿抗粮等事案。据管勾周士楷申口。本年五月二十九日，准菏泽县关解到革生魏琳等名下祀田粮银十六两零二分四厘，查收截串，赐发过县，以便给发收执，仍祈将完银缘由，转报公府查考等因。准此，卑职查魏琳等拖欠粮银数目，核之来关内魏琳等单开数目不甚符合，除将口口银十六两零二分四厘兑收外，拟合转报。并祈爵宪飭属查核清数，以便关覆等情。据此，当即飭谕管勾，眼同粮书，将魏琳历年拖欠粮银逐一核算清楚口口。兹据该书禀称，遵查圣府祀田，每官亩徵银二分，摊丁银一厘三毫五丝四忽五微，又徵米折银八厘。至于寄庄户，不供林庙差使，每亩又加银二厘，每官亩一亩，实应输银三分一厘三毫五丝四忽五微。此徵收祀田粮银之成例，现在遵行。今细核魏琳历年完欠数目，开具清单送核。再查魏琳欺隐田亩，因屡提不到，至今尚未注入红册，伏乞移提到案，眼同核算完纳清楚，并将欺隐地亩注入红册，以凭截串备案，方为妥便等情。据此，查本爵府衙门额设管勾一员，原为徵收祀银而设，每逢开徵之期，各屯佃俱各自封投柜，从无短欠抗纳之弊。惟

有魏琳倚恃子衿，抗不赴纳，以致历年短欠抗纳，不一而足。若各屯佃尽如魏琳之藉关完纳，不惟管勾虚设，且非

尊崇祀典之至意。合行开单，专差移提。为此合移

贵县，烦为查照文内事理，希将革生魏琳等差拘到案，交给去役，押带过府，令其眼同收书核算，追纳清欠，并将其欺隐地亩归入红册，以凭给串备案。事关

祀典，幸勿任其藉病支饰，以长刁风。足纫

云谊，须至移文者。

计移提

顾佃魏琳 魏璋 魏琦 魏嶸 并粘单一纸

一立案

荷泽县

乾隆三十二年八月二十四日

袭封衍圣公 行

移滕县为孔文远等抗粮殴差冒充恩生一案讯结经过烦查照施行事

〔乾隆年间处理孔氏族人讼案（五）（三六一六）之二十九〕

袭封衍圣公府为详请事。案据四氏学申。准邹县移。查孔文远、孔廷玉是否恩生缘由，当经本爵府移提奉祀生孔传淋、孔传淑去后，旋准

贵县移覆。内开，随差拘去后。嗣据原差杨文贵禀称，蒙差小的票拘衍圣公府移提奉祀生孔传淋、孔传淑抗粮殴差，冒充顶替一案。小的遵票往拘，伊等鸾匿无踪。小的还追访原由，系曲阜县来差李桂祥于未票之先预通知传淋、传淑逃躲，致小的无凭拘唤，理合禀明等情。据此，随查问李桂祥已杳无踪迹。拟合具文移覆，请烦就近确讯李桂祥果否预先通知，致令逃躲等因。准此，本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据奉祀生孔传淋、孔传淑为禀明遗失部照事。切生等自乾隆二十二年三月，蒙宗主咨部准作奉祀生。领有部照收存书柜。忽于本年十一月内，奉宗主关提验照，生等遍查无踪，收藏不谨，以致遗失，咎实难辞，理合禀明，伏乞大宗主恩准报部，实为恩便。同日，又据孔传璐呈，为冒罪自首事。切璐与孔传淋、孔传淑，系同族弟兄，与传淋兄弟合伙贸易，并代理传淋家务。本年十月内，有璐堂兄孔文远、孔廷玉，

在邹县与原差构讼，虑及布衣，赆于见官，向璐商议。璐平素见有孔传淋、孔传淑部照两张，藏于书柜，一时无知，私自取付文远、廷玉，希冀掩饰一时，并未敢通知传淋兄弟，兹据查出，理合首明。伏乞大宗主怜念璐因手足关心，无知冒犯，惩以家法，恩免移县，则璐有生之年，皆戴德之日矣。各等情。据此，随讯据孔传淋、孔传淑同供，恩生们是嫡亲弟兄，同居过日，奉祀部照两张，收在内书房柜里。这孔传璐是族间的兄弟，他与恩生合伙贩卖棉花，因传璐做人老实，一切家事就托他照管。十一月间，闻宗主差提恩生们验照，随向柜里找照不见了，才到了案下禀明。问据孔传璐供，族人与孔传淋、孔传淑是族间兄弟，他们把家务事托我照料，就住在他家里，也与他合做买卖。本年十一月里，有族人的嫡堂兄孔文远、孔廷玉去找族人，他们说为原差催粮银，与他合了气，原差就禀了官府，我们是个白丁，去见官只怕要吃亏，特来与你计议，必得说个法救救我们才好。族人见哥子们情急，就想起书柜里有传淋、传淑两张部照，不如借给你们掩饰一时。族人就该死将部照两张取出，借与文远、廷玉，原说事完就还，并不敢通知传淋、传淑们知道。那里知道官死（司）输了，邹县庞太爷把孔文远、孔廷玉同部照送到学里，要戒伤他们，族人情急，才到案下据实首明，只求恩典。讯据孔文远、孔廷玉供与孔传璐同。讯据原差李桂祥供，小的奉差，到滕县下文关提孔传淋等到了滕县，投了文书出来，小的打听有人说孔传淋、孔传淑他们都到曲阜去禀报了小的，就向伙计说知，要赶上他们。伙计说，他们果然到曲阜去了，你通知我声。小的回来，见他们都在曲阜，就没有通知伙计，并不敢预先通知，只求恩典。各等供。据此，查孔文远、孔廷玉欠粮与差斗殴，已属不合，复敢冒充恩生，更干严例。而孔传璐私

取传淋等部照，借与文远、廷玉，希图掩饰，实出有心违犯，按律究拟，洵不为枉。但讯无赃私情弊，未免法重情轻。将孔传璠、孔文远、孔廷玉重责四十板，以为不法族人之戒。原差李桂祥，虽讯无预先通知情弊，但投文之后，不候拘发，私自潜回，大属不合，重责三十板革役。孔传淋、孔传淑，并不将部照收藏密室，疏忽难辞，今讯不知情，从宽免其戒饬。所有部照两张，饬令传淋、传淑领回收执奉祀。除移覆邹县外，相应移覆。为此合移贵县，烦为查照施行。须至移文者。

一立案

滕县

乾隆三十一年十二月十一日

袭封衍圣公行

移滕县为佃户张四箴退佃后以牌头讹抗牛力籽种控案事

〔徵追孔庙滕县各官庄祀田佃户抗欠田租（四一四四）之二十〕

袭封衍圣公府为恩恩移案质讯事。本年五月口八日，据头目董兴让、牌头胡宗尧禀前事。禀称，切有本庄已革租户张四箴，因连年拖欠租银，并将官地私行口口，于乾隆三十二年十一月十四日蒙公爷差押追租，收回地亩。至伊所费片力籽种，于新招租户孔运久名下按亩找出，口口领去，现有退地遵依并领牛力籽种领状存府可凭。不意伊忽以身等讹抗牛力籽种滕禀陈太爷案下，身等亦据口诉禀，蒙批候讯。窃思身等一面之词难成信献，恳乞恩准查案移明，身等不致被健讼之诬矣。上禀。等情。据此，查顽户张四箴，抗租盗卖，致被查出共欠历年租钱六十二千，止追纳钱五十六千，下欠六千，共该找其中力籽种钱十五千四百二十文，除兑去租钱六千，下找给伊钱九千四百二十文，取有领状附卷在案。今复敢捏词刁健，不法已极。相应查案移会。为此合移

贵县，烦为核讯施行。须至移文者。

一立案

滕 县

乾隆三十三年五月二十二日

袭封衍圣公府 行

票仰役为查究佃户抗租事

〔办理乾隆三十六年驾幸阙里致祭林庙典礼及谢颁赏赉（七）〕

（五一三八）之十九〕

为差催事。据于家楼总甲杨枝桂禀称，蒙谕催办本厂地亩钱文，众多推诿观望，恐违严限，理合稟明等情。合行差催。为此仰役前去，着落该总甲作速严催，限 日内全完解交差局，如有仍前抗延者，即将该玩户提赴本爵府衙门，以凭查究。毋违。速速须票。

为差催事。据小官厂总甲王廷宣禀称云云。

为差催事。据巨野屯总领王举一禀称，蒙谕催办地亩钱文，佃户刘九韶胆玩抗延，以致徐家海、于家楼众户观望等情。殊属违玩，合行差提。为此仰役前往，着落徐家海甲首徐士琰，于家楼甲首刘坤，作速严催，限 日内全完解交差局。如敢仍前抗延，即将刘九韶等提赴本爵府衙门，以凭查究。毋违。速速须票。十一月二十七日

移郾城县为孔毓举等抗不赴府纳输烦为差拘押解过府讯究事

〔办理乾隆三十六年驾幸阙里致祭林庙典礼及谢颁赏赉（七）〕

（五一三八）之六十八〕

移郾城县

为再行移提事。案查孔毓举、孔万谔，抗玩骂差等情。移提去后。兹准

贵县覆称，据原差魏士元稟称，查得孔毓举未票之先，已赴公府完纳，乐输未回。孔万谔年老染病，着床不起。干证孔毓凤并无是人等情。据此，拟合备文移会等因。准此，本爵府当即飭查孔玉举等是否完纳乐输？抑系捏饰？兹据屯官王□□稟称，孔玉举等不但抗不赴纳，且在市集处所，倡言阻挠，以致众户观望抗延等语。本爵府查孔毓举、孔万谔身为圣裔，且俱承种祀田，乃敢抗违阻挠，全无尊

君敬祖之心，实属圣裔中之败类。若不严提究惩，无以示众，合再专差守提。为此合移

贵县，烦为差拘孔毓举到案，添差押解过府，以凭讯究。至孔万谔是否捏病抗玩？希为一并

严查移解，幸勿任其破调施行。须至移者。

计移提

孔毓举 孔万辂

移兗州府为官庄村聚众掘堤淹没祀田烦为转行滋邑勘筑事

〔徵追孔庙泗水县各厂庄祀田佃户抗欠田租（二）（四一四〇）之一〕

袭封衍圣公府为掘堤病邻，淹没祀田，恳恩移查事。本年六月二十五日，据下地屯户头张永寅等稟前事。稟称，切汗马河行水，向从下地屯林北、前盛家村北、后盛家村后，从西而入古河，顺流而下。不料本年河水涨发，自后盛家村西头冲开堤口，水势滔天，皆由前盛家村并下地屯而过，村旁祀田淹没一空，三村人民无不被害。所有后盛家村盛洪乐等在本府并滋阳县具稟，蒙 本府太老爷明示，滋阳县主钩谕，着身等村民挖土筑堤，使水势仍赴古河顺流。未及尺余，詎料河西官庄村生员陈世琳、李惺、董介舟等，即鸣钟聚众，率领闾村强壮百余人，各执利器，将堤扒开，使身等三村尽成沟壑，房屋冲倒十分之七，村旁祀田无一可望。理合稟明，伏乞恩准移查，实为公便。上稟。等情。据此，本爵府查下地屯实系祀田坐落之所，兹据该户头张永寅等稟称，本年河水涨发，冲开盛家村堤口，祀田淹没等情。相应据情移会，为此合移

贵府，烦请查照，转行滋邑勘筑，以护田庐。须至移者。

右 移

兗州府

乾隆三十六年六月二十八日

圣公府 行

移曲阜县为佃户酈存时抗租不法事

〔徵追孔庙曲阜县各厂庄祀田佃户抗欠田租（一）（四一三三）之十一〕

袭封衍圣公府为稟明事。本年九月二十日，据催役罗洪格稟称，佃户酈存时，抗欠租银、租草。小的十六日去催他十九日把粮草完了。在官宅前唱骂，下欠的租银，小的还催得么？有小甲酈存赤同酈文贵见证。飭发百户查讯。据覆称，讯据酈文贵、小甲酈存赤同供，本月十九日，佃户酈存时，赴官宅门口百般唱骂，只说粮草我全完了，现当着县里练地，谁敢奈何我？且骂出气。讯据酈存时供称，我欠的租银、粮草，俱全完了，那时吃了酒，在官宅门前唱骂儿子是实。各等供。据此，查酈存时本属户人，又佃种祀田，复朦充练地，仗差抗租。及至完纳之后，唱骂泄忿，明系仗恃练地，藉酒妄为，不法已极，合行移革。为此合移贵县，烦将酈存时革去练地，押发过府，以便责惩，以遏刁风。须至移者。

右 移

曲阜县

乾隆三十六年九月二十二日
圣公府行〔押〕

九月二十二日发

移兗州府为尼山佃户刘天礼抗缴祀银事

〔徵追孔庙邹县尼山柜祀田佃户抗欠田租（四一四三）之三〕

袭封衍圣公府为顽户恃符抗租，咆哮不法，详情移追事。乾隆三十六年十二月初八日，据署尼山书院学录孔兴禾详称前事。切卑职奉委，徵收尼山祭田租银，查有邹县尼山佃户刘天礼，现膺本府书办，拖欠接年租银七两五钱，屡催不纳。至九月间，刘天礼自具四限全完限状，并有刘天章保状在案。迄今四月，分厘未完。时届年终，清厘积欠，卑职于本月初三日，复差役传唤刘天礼到案查催。诂刘天礼声言若要完租，必须凭据。卑职谕以尼山祀银粮册，前经邹、曲两县查核会详，岂不足据。乃刘天礼不但不服理谕，反率领子弟并伊侄刘士卢等，出言不逊，大肆咆哮，忿忿而去。是日，尚有在厂完租众户，亦皆望风而散。伏思刘天礼虽充膺府书，现在佃种祀田，应纳粮银，载在粮册。今抗横不纳，率众咆哮，若不详请移追，则恐众佃效尤，催科肘掣，

祀典有缺，等情。据此，本爵府查时届封印，例应停徵，但刘天礼积年拖欠，不思急公完纳，反敢率领子弟咆哮，殊非平常欠粮者比，相应移会。为此合移

贵府，烦请檄飭邹县，差押刘天礼将历年积欠扫数全完，以为不法顽佃者戒。须至移者。

一 立案

兗州府正堂

乾隆三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移郛城县为宫氏父子不服拘唤烦将其移解过府以凭讯追祭祖事

〔徵追孔庙郛城屯祀田佃户抗欠田租（一）（四一二二）之二十六〕

袭封衍圣公府为局骗祀银，夺票殴差，恳恩转详事。据经理屯田管勾周士楷详前事。详称，本年十月初九日，据郛城屯屯官王绍先详称，郛屯南三牌甲首王翠稟称，借给宫文行祀钱四千文一案，蒙票着屯官添差长行，拘唤宫文行到案讯追。遵即差长行同原差前去，不意宫文行将票夺去，捏称赌博粘票，具控郛邑。九月二十八日，又蒙严催，已将宫文行拘获，交付原差。诂宫文行之父宫西月，率领多人，赶至范家楼，强将宫文行劫夺回去，反以违例私拘等词，蒙控郛邑，声言职系公府家人，暗勾厅差滋扰。伊等现在郛邑控准关提卑职，一面票差锁拿。切思屯官蒙爵宪咨部给札任事，甲首承催祀银，王翠是否擅借官粮？应将户人宫文行拘获质讯明确，分别究追。乃宫文行父子夺票殴差，毁谤卑职，若不明究治，实与体制有乖等情。据此，拟合转详。为此具详，伏乞电鉴施行等情。据此，查甲首王翠，承催祭祖钱文，据详借给宫文行钱四千，宫文行在贵县指控赌博输钱，是否属实？应听

贵县审理。但官文行父子，身隶户人，不服拘唤，强行劫夺，并骂詈本管屯官，种种不法，相应据情移会。为此合移

贵县，烦为查照。希将赌案讯结后，将官文行移解过府，以凭讯追祭租，分别究徵，实为公便。须至移者。

右 移

郛 城 县

乾隆三十七年十月十六日
圣公府

伴役稟为郢城屯甲首三限抗缴祀银乞予拘究事

〔徵追孔庙郢城屯祀田佃户抗欠田租（一）（四一二一）之二十七〕

具稟伴役王崇治

为恶佃程（逞）凶，大冒殴辱，乞 天拘究事。切有郢城屯甲首倪狄，三限抗玩，不完祀银。切於本月初八日，有郢城柜杨管事、翟管事遣身将甲首倪狄传唤到厂，不惟不完祀银，反程（逞）凶大骂多时，厂里厂外，人所共知，小的一字不敢虚言。似此凶恶，屡次抗玩不遵，王法不宥。小的星夜奔回，据实稟明。伏乞

公爷恩准施行。

乾隆三十八年十月十四日

移邹县为尼山租户抗不完租请拘案究办事

〔清厘邹县尼山祭学两田地亩（二）（四〇一五）之二十三〕

袭封衍圣公府为禀明事。闰三月二十九日，据尼山柜收纳租银掌书官宋治兴禀称。窃照尼山祭、学两田租银，前蒙移县代为催征。因邹县路当孔道，公务殷繁，转委本县丞差催完纳，现值开征，该衙出票差催，今各租户照数完交，有租户刘天增，拖欠租银三十五两七钱之多，屡催不纳，找寻不面。有天增管事人刘士本面许，本月二十八日赴集卖粮，即行全完。届期果装载粮食两车，至南辛集集卖，仍分文不纳，只以大米半斗，赴柜搪塞。未允收纳，当嘱差役仍催士本完纳，詎有刘天增之婿冯时行撞遇，大肆凶暴，胆敢不依，辄将差役殴辱，口出狂言，理合禀明裁夺。等情到本爵府。据此，查前项拖欠租银，系刘天增名下，屡抗不纳。既有伊管事人刘士本，定期以粟粮完纳，迨至届期，将粮食出粟，仍抗不完。原差催纳，途遇刘天增婿冯时行，辄将公差殴辱。似此凶恶多事之徒，若不严行惩究，不特祭、学两田租银难以催征，而凶暴之徒，皆得恃恶为虐。拒官藐法，即地方公务，亦多未便。为此合移

贵县，烦为查照来文事理，希即差拘各犯到案严讯。冯时行恃恶毆差，重懲枷示，庶强暴多事之徒知所炯戒。并祈将刘天增名下拖欠租银，勒限比追，如数完交，足纫云谊无既矣。须至移者。

右 移

邹 县

乾隆三十八年四月初八日

圣公府 行

百户姜玉槐详为小甲伤已平复辜限已满并吴氏欠银仍不纳事

〔徵追孔庙滋阳厂祀田佃户抗欠田租（一）（四一三六）之八〕

林庙守卫百户姜玉槐 为抗欠祀银、毆伤庄头、命在垂危事。据滋阳厂校场小甲王之栋稟前事。本月初七日，蒙批，仰验后速报。业经差役查验申报在案，复蒙 批，仰即取具吴士磊保辜，俟限满日详请发落等因。蒙此，遵即差拘王之栋、吴士磊到案。查律载，手足毆伤人者保辜，限期二十日平复。自本月初七日，王之栋被伤至二十七日，辜限已满。王之栋左肋被踢之处，青肿虽消，肋内仍旧疼痛，动作艰难，不能催办祀银。吴士磊之父朝楷名下所欠本年祀银，分厘未纳，现在押禁。理合将限满日期，查验情形，并抗欠祀银，备由详报。为此且详。伏候

府宪公爷电鉴施行。须至详者。

右 详

袭封衍圣公府

乾隆三十八年闰三月

日具详

详前事

袭封衍圣公府批

吴朝楷抗欠租银，伊子吴士磊尚敢行凶，将小甲王之栋毆伤，殊属不法。仰即重责二十板发落，以儆凶暴。吴朝楷纵子行凶，本应责处，姑从宽典，限三日内，将所欠租银，照数完纳详报。缴。

移滋阳县为吴士磊抗租殴甲百户薄责反赴滋阳县控事

〔徵追孔庙滋阳厂祀田佃户抗欠田租（一）（四一三六）之十〕

袭封衍圣公府为移会事。本年闰三月初七日，据滋阳校军厂小甲王之栋禀称，身赴佃户吴朝楷家催取租银，伊子吴士磊抗租行凶，将身左肋踢伤，腹内疼痛，理合禀明。随委林庙守卫百户验明伤痕，取具保辜，勒限调理。兹据该百户详称，吴士磊殴伤王之栋，伤已平复，辜限已满。再查吴朝楷拖欠祀银，至今不纳，理合一并详明等情。据此，查吴朝楷，系承种祀田之佃户，历年抗租不纳，小甲王之栋登门催纳，而朝楷胆敢纵子士磊殴差。查伤系吴士磊所殴，今伤既平复，批令百户将士磊薄责，以儆顽佃刁风。至吴朝楷抗欠租银，飭令押追外，又据总甲李元升禀称，吴士磊现赴本县，以厅虐县民具控，蒙准差拘，理合禀明等情。相应抄案移会。为此合移贵县，烦为查照施行。须至移者。

右 移

滋阳县

乾隆三十八年四月初三日

圣公府 行

移文滕县为佃户彭义成等联户抗拒分收希拘案退佃严惩禁约事

〔徵追孔庙滕县各官庄祀田佃户抗欠田租（四一四四）之二十五〕

袭封衍圣公府为禀明事。据本爵府委员伴官王绅禀称，切职奉委管理池头集庄务，缘值麦收之期，前赴该庄分收。据该庄庄头孙广禀称，切有佃户彭义成、丁士用、宋兴让等，住居耿家庄，素本胆玩，今倡率同庄住居佃户十数余家，将官地麦禾并不运入官场，竟行运至伊庄自己场内。身严行查禁，勒令运回，乃运回者并不及运去十分之三，籽种尚不能足，理合禀明等情。职查池头集庄地亩，系招佃分种，凡遇收获，理应将田禾运至官场，公同经理人员监视分收。查彭义成、丁士用、宋兴让等，住居外庄，去岁秋收，胆将官地秋禾尽行运至自己场内，不惟不容该庄庄头查禁，并不容职约束。职将彭义成等送至滕县捕厅责惩在案，乃伊并不知改悔。兹复据该庄庄头具禀前情。职验其所打之麦，较之他佃尚不及三分之一，并不敷籽种，未便遽分，现将麦存贮官宅，当经严饬。伊乃抗横逼人，反云要退吾的地，吾看谁人敢种等语。似此恶佃，怙过不悛，复敢抗玩若此。倘不亟为革除，恐群佃效尤，靡所底止。为此禀明。伏乞恩惟移会地方官差拘，追退地亩，另招佃种，以为梗玩者戒。等情。据此，查前项地亩，系本爵府承粮之地，今佃户彭义成、丁士用、宋兴让等，住耿家庄。于刈

麦之时，倡率同庄佃户十余家，将收割麦禾并不运送官场，眼同委员查验分收，竟行运至该佃自己场内。迨庄头孙勒令运回，而运回者不及运去十分之三，以致收获麦禾，籽种尚尔不敷，显系彭义成等任意盗窃。且该佃等亦不特今岁如是，即历年收获，较之他佃总不及三分之一。去岁因彭义成等将秋禾私运伊家，委员曾送赴

贵属案下惩处，无如该佃等怙过不悛，今于麦收之际，复蹈故辙。委员飭令退地，而彭义成等抗违不退，计图霸占。据称要退我地，谁人敢种等语。似此恶佃，殊属藐玩，若不移请严惩，押令退地，则本爵府之地竟成恶佃已有。且佃租地亩，不特本爵府之地为然，而租种地亩者更不止彭义成等数户，倘阖邑之中尤而效之，则将讐讼不休矣。兹据委员具禀前来，拟合备文移会。为此合移

贵县，烦为查照来文事理，文到希将恶佃彭义成、丁士用、宋兴让拘唤到案，查讯该佃等刈割麦禾，因何不送官场？私运该佃家中，其为偷窃已属显然。应请严行惩处，仍祈飭差押赴该庄，眼同委员将存场之麦除出籽种，照例分收。押令彭义成、丁士用、宋兴让三户，将所种麦秋地亩全行退出，以便另招良佃。第彭义成等强暴无忌，意图霸占，或有不令他户租种等情，尚祈

贵县出示禁约，则感

高谊于无既矣。须至移者。

右 移

滕 县

乾隆三十八年五月二十八日
圣公府行

六月初八日发

兗州移文为佃户彭义成等抗分赖租希追交退佃并晓谕事

〔徵追孔庙滕县各官庄祀田佃户抗欠田租（四一四四）之二十三〕

兗州府滕县为稟明事。准

袭封衍圣公府移开前事。除全文叙外。尾开。希将恶佃彭义成、丁士用、宋兴让拘唤到县，查讯该佃等刈割麦禾，因何不运送官场？私运送该佃家中，其为偷窃已属显然。应请严行惩处，仍祈飭差押赴该庄头，眼同委员将存场之麦，除出籽种，照例分收。押令彭义成、丁士用、宋兴让三户，将所种麦秋地亩，全行退出，以便另招良佃。第彭义成强暴无忌，意图霸占，或有不令地户租种等情，尚祈出示禁约。等因到县。准此，随经差传彭义成等到案，当堂查讯。据佃户彭义成供，小的在董家庄住，种了公府地十三亩，上年只种八亩麦子。四月里，小的往坡西拾麦，小的娘把麦子收割了，共打了四斗麦子，小的多吃了二升，没有补上。上年小的种的地，因分的少，蒙移送打过板子是有的。小的支了八升麦种，应除一斗六升，下剩麦子二斗多，俱放在官屋内了。小的照每亩三升补还足数，仍退出原地不种，只求

开恩就是了。据丁士用供，小的种了公府地十二亩，今年打了五斗五升麦子，除了种，下剩的存在官屋内了。旁人种的麦，除种每人分三升。小的不足三升之数，小的情愿补上就是了。据宋兴让供，小的种了公府地十七亩，今年种了九亩麦子，除去一斗八升种，下剩一斗八升麦，存在官屋内了。小的欠缺麦，情愿补上的。据庄头孙光供，彭义成共种公府十三亩地，今年种了八亩麦子，分了一斗多麦，小的嫌少没分，现存在官屋内。彭义成种的地，历年分的少，上年打过他板子。旁人种的麦子，除种之外，每亩还分三升，彭义成们的地，除种下剩的麦不足三升之数，共扒在官屋里了是实。各等供。据此，查彭义成等承种贵公府地亩，例应将所收麦子运交官场，公同经理人员监视分收，乃敢私自运回，抗不交纳租粮，不法殊甚，除押令彭义成、丁士用、宋兴让，照依每亩三升追交该庄头收贮。并将所佃之地，照数退出，另招佃户耕种。取具遵依退口，附卷备案。并出示禁约，各佃户如有仍蹈前习，以及肯留霸佃等弊，许该庄头具禀，就便查究，以示炯戒外。所有讯追禁约过缘由，拟合移覆。为此合移

贵公府，请烦查照施行。须至移文者。

右 移

袭封衍圣公府

乾隆三十八年七月十五日移

移 押

百户详为详报阎李两家息词并两造甘结事

〔乾隆年间处理孔庙各屯庄佃户讼案（八）（三九三七）之三十二〕

林庙守卫百户姜玉魁 为抗欠租银反行群殴事。据羊厂小甲吕文法稟前事。蒙批，仰拘讯详报夺等因。蒙此，职遵即差拘原、被、干证人等到案查讯。有伊街邻赵之英、郑立水等具和息前来。词称，为恳恩转详销案事。切有吕文法稟，阎为连、阎开吉抗欠租银，反行群殴一词，现蒙差拘候讯。身系亲邻，不忍坐视，从中讲和。阎为连、阎开吉所欠租银，全完与吕文法，服礼两家，情愿各无异言等词。其准息与否？恩出自

上，非职所敢专擅，拟合备录息词并两造甘结详报。为此具详，伏候爵宪电销施行。须至详者。

右 详

袭封衍圣公府

乾隆三十九年三月

日

详前事

甲首李克勤稟为魏兴业抗粮辱打甲首请予拘究事

〔徵追孔庙洮河屯祀田佃户抗欠田租（四二三〇）之一〕

洮河屯甲首李克勤

为豪棍抗粮，肆横打伤事。切身承催钱粮，所有魏兴业名下欠粮银一钱四分零，接年抗违，费力千万，方肯完纳。今岁钱粮，身于本月二十三日前往挨次催粮，身问魏兴业催伊完纳，伊即嫌早，开口就骂，身并不敢理较。孰料伊将酒饮醉，大肆凶恶，闯至身家，逼要册看，将粮册撕破。身即夺出，更触伊虎怒，将身毁祖犯上，百般辱骂，手持砖块，将身右眉丛打伤。似此抗粮打伤，叩乞

公爷阅夺，拘究施行。

被稟 魏兴业

乾隆四十年四月二十五日

魏兴业果否抗粮，恃酒行凶，将甲首李克勤毆伤？仰该屯官立即据实查明申报，以凭核夺。毋得迟违。速速。

李克勤稟为再陈下情恳将佃户魏兴业驱逐事

〔徵追孔庙洮河屯祀田佃户抗欠田租（四一三〇）之二〕

具稟。李克勤

为再陈下情，恳除凶徒事。切身前稟魏兴业凶徒肆毆，未蒙拘讯。现在祀银紧急，不得不回家办理，及来完纳。有李沛向身说，魏兴业蓄意要劫夺你的粮银，身因央杨道铨、王君璧二人同送。及至滋阳县西关外，诟伊腰挟凶器，正在等候，因见有杨、王二人，未得近前劫夺，含恨而退。魏兴业素行凶恶，閤屯咸知，若不恳恩驱逐，屯民受其毒害，诚匪浅鲜。为此上稟天台，祀银郑重，如不严惩驱逐，万有疏虞，身命微贱，死无足论，而祀银被劫，大典以废，身死有余辜矣。叩乞

仁明公爷恩准驱逐，庶道路宁静，祀银可办矣。上稟。

被稟 魏兴业

干证 李 沛 杨道铨 王君璧

乾隆四十年五月初七日

洸河屯官稟为据实查得魏兴业毆甲撕册并已潜逃滋阳事

〔徵追孔庙洸河屯祀田佃户抗欠田租（四一三〇）之三〕

具详。署洸河屯屯官杨道起蒙

公爷金批，查魏兴业果否抗粮，毆伤甲首等事。今查得魏兴业，素性凶恶，前案屡屡，已有永不
击闹屯厂之结存县。今又逞凶抗粮，打骂甲首，撕毁粮册，具是实情。因职赴红庙屯、王家
屯两处，遍查保甲不家，不知此情。及职闻知，即欲带伊申详，未及

公爷命下。今又查得魏兴业，现在滋阳县充役当差。伊闻知李克勤赴府稟控，伊即逃潜滋阳县去
讫。理合详覆核夺。遵

命查确。上稟。

乾隆四十年四月二十八日

宣宗禹等稟为恳恩驱逐凶徒魏兴业事

〔徵追孔庙洸河屯祀田佃户抗欠田租（四一三〇）之四〕

具稟。宣宗禹等，系洸河屯屯户。

为恳 恩驱逐凶徒，以靖地方，以救蚁命事。切有魏兴业，原非屯民，实系胡氏子孙，魏氏外甥，后继为子。其人凶恶成性，训教不行，至于唱骂街道，视为儿戏，斗殴伤人，种种不一。閤屯人等被害，实甚不堪为命，曾有四次诣滋阳县，只因伊在 圣府屯内居住，并未举行。伊恃屡次不行，日益炽肆，毫无忌惮。现有甲首李克勤，向伊催粮。伊恃酒肆凶，将册撕毁，又将甲首头脸打伤，反骂众人，俱不许完粮。由是閤屯欲不急公完粮，则恐废祀典，欲急公完粮，则毁骂祖宗，大家观望，催办实难。似此凶棍肆恶，屯民实难安枕。理合上稟。叩乞

仁明公爷恩准驱逐，庶地方清靖，閤屯得生。感恩无限。上稟。

被稟 魏兴业

宣宗禹 谢之喜 口道铨 尹照略等閤屯攻（共）举
口复来 李琳 口起法 张文学

乾隆四十年五月初七日

移滋阳县为县役魏兴业抗粮行凶希驱逐出境事

〔徵追孔庙洸河屯祀田佃户抗欠田租（四一三〇）之五〕

袭封衍圣公府为豪棍抗粮，肆横打伤，恳恩严究事。本年四月二十五日，据洸河屯甲首李克勤稟前事。稟称。切身催办钱粮，切有魏兴业名下，欠粮银一钱四分零，接年抗违，费力千万，方肯完纳。今岁钱粮，身于本月二十三日前往，挨次催粮。身问魏兴业催伊完纳，伊即嫌早，开口就骂，身并不敢理较。孰料伊将酒饮醉，大肆凶恶，闯至身家，逼要册看，将粮册撕破。身急夺出，更触伊虎怒，将身毁祖犯上，百般辱骂，手持砖块，将身右眉丛打伤。似此抗粮打伤，叩乞拘究。等情到本爵府。据此，当经飭令该管屯官杨道起查报去后。兹据该屯官详称，查得魏兴业，素性凶恶，前案屡屡，已有永不击闹屯厂之结存县。今又逞凶抗粮，打骂甲首，撕毁粮册，俱是实情。又查得魏兴业，现在滋阳县充役当差，伊闻知李克勤赴府稟控，伊即逃潜滋阳县去讫。理合详覆核夺等情。又据洸河屯屯民宣宗禹、杨道铨、王文诗、马应宣、杨复来、王起法、赵煊、杨复呈、谢之喜、尹照、李琳、张文学、杨起太、杨先敬、宣斌、杨先元等公稟。为恳恩驱逐凶徒，以靖地方，以救蚁命事。切有魏兴业，原非

屯民，实系胡氏子孙，魏氏外甥，后继为子。其人凶恶成性，训教不行。至于唱骂街道，视为儿戏，斗殴伤人，种种不一。閤屯人等被害，实甚不堪为命，曾有四次诣滋阳县。只因伊在圣府屯内居住，并未举行。伊恃屡次不行，日益放肆，毫无忌惮。现有甲首李克勤向伊催粮，伊恃酒肆凶，将册撕毁，又将甲首头脸打伤，反骂众人俱不许完粮。似此凶棍肆恶，屯民实难安枕。理合上禀。叩乞恩准驱逐，庶地方清靖，閤屯得生。感恩无既。又据甲首李克勤稟称，切身前稟魏兴业凶徒肆殴，未蒙拘讯，现在祀银紧急，不得不回家办理，及来完纳。有李沛向身说，魏兴业蓄意要劫夺你的粮银。身因央杨道全、王君璧二人同送，及至滋阳县西关外，诿伊腰挟凶器，正在等候，因见有杨、王二人，未得近前劫夺。魏兴业素行凶恶，閤屯咸知，若不恳恩驱逐，屯民受其毒害，诚匪浅鲜。为此上禀。各等情到本爵府。据此，查魏兴业恃酒行凶，素行不法，屡移惩处，并不悛改。今该处甲首李克勤催办祀银，辄被恃酒凶殴，屯民咸受欺凌。今据合同公稟，恳请将魏兴业驱逐前来，拟合备文移会。为此合移。

贵县，烦为查照来文事理，希将洸河屯魏兴业专差立即驱逐，勿任逗遛滋事，则该处屯民，自当感戴。洪仁于无既矣。须至移者。

右 移

滋阳县

乾隆四十年五月十六日

移滋阳县为甲首无辜被拘希交差来曲事

〔徵追孔庙洸河屯祀田佃户抗欠田租（四一三〇）之七〕

袭封衍圣公府为无辜被拘，恳恩移会事。据洸河屯甲首李克勤禀前事。抱禀李振河禀称，切身前控魏兴业一词在案，蒙恩移文滋阳县。蒙县差传唤魏兴业由屯中赴县，原差即欲带身同走，屯主拦住未发。于二十一日，身出催粮银，路遇魏兴业之兄胡大成，与原差动行，其兄指与原差，遂将身锁至县中严押，祀银被县役花费。似此无辜被拘，公事贻误，伏乞恩准移会，感戴无既。等情到本爵府。据此，查魏兴业恃酒行凶，素行不法，屡经移会惩处，奈怙恶不悛，该处甲首李克勤，催办祀银，辄被恃酒凶殴，屯民等咸受欺凌。前据该甲首李克勤禀控，并据屯民宣宗禹等合同禀恳，将魏兴业驱逐，以靖地方，当经备文移请在案。兹据该甲首李克勤具禀，于本月二十一日因催办祀银，路遇县役，将该甲首锁至县中严押。查各屯甲首，专司催办祀银，以备

祀典动支，难以久待，拟合备文，专差移提。为此合移

贵县，烦为查照先今来文事理，希将本爵府洸河屯甲首李克勤，交差带同来曲，以便飭催办

祀銀，仍祈將魏兴业驱逐，毋致为害地方，实为公便。须至移者。
计移提

洸河屯甲首李克勤

右 移

滋 阳 县

乾隆四十年五月二十六日

巨野屯官宣斌申覆为苏文恒抗粮殴差致伤事

〔徵追孔庙平巨屯各厂庄祀田佃户抗欠田租（三）（四一〇四）之十九〕

巨野屯屯官宣斌为殴差事。乾隆四十一年七月初三日，蒙

本爵府票开。据巨野厂于家楼总甲杨枝桂禀苏文恒等抗粮殴差等情。据此，合行票拘。为此，票仰伴役前赴该厂，着落屯官宣斌，即将后开抗粮殴差人等，一并锁拿赴府，听候惩处，速速。计拘苏文恒、苏六、苏胡、于士楨等因。蒙此，随差长行张相林、左士行、阎思本协同张永武、宋文兴拘解去后。据张相林等禀称，切总甲杨枝桂禀，苏文恒等抗粮殴差一案，蒙差小的前去，协同来役拘拿解府。遵即星赴该处，将苏六拿住。诂苏六等凶恶成性，藐法无天，抗不服拘。苏文恒手执铁锨，苏文恪持枪，苏胡持背扎刀，苏静手拿铁担子，苏三手持木杆，率领二十余人，各持器械，揭回苏六，将小的等殴打多伤。小的等奔至刘九为家，闭门躲避，苏文恒等仍行堵门辱骂。有集头刘振、王西瑞、刘六谦劝解方回。现有伤痕可验等情。职随验得张相林右肩甲铁伤一处，围园一寸二分，青紫色。左膝两叠伤一处，斜长三寸，阔一寸三分。左士行右手腕木伤一处，长三寸，阔一寸（原作长五分阔三分）。据此。查苏文恒等俱系屯

民，胆敢抗粮殴差，以致张相林伤重不能动移，待伤好之日，另文解讯外。兹据前情，拟合具文申覆，伏乞

爵宪仁明公爷钧裁施行。须至申者。

右 申

袭封衍圣公府

乾隆四十一年七月初四日申

锁拿抗粮殴差佃户苏文恒等信票

〔徵追孔庙平巨屯各厂庄祀田佃户抗欠田租（三）（四一〇四）之二十〕

圣公府为拘追事。据巨野厂于家楼总甲杨支桂禀苏文恒等抗粮殴差等情。据此，合行票拘。为此，票仰伴役前赴该厂，着落屯官宣斌，即将后开抗粮殴差人等，一并锁拿赴府，听候惩处。速速须票。

计拘

苏文恒 苏 六 苏 胡 于士楨

乾隆四十一年六月三十日差张永武 宋文兴
圣府 行

限次月初四日销

巨野屯官宣斌申为苏文恒抗粮势凶差役逃回事

〔徵追孔庙平巨屯各厂庄祀田佃户抗欠田租（三）（四一〇四）之二十一〕

巨野屯屯官宣斌为飭委事。自七月十八日蒙札谕，并差锁拿苏文恒等抗粮殴差一案。职遵即领役赴于家楼锁拿苏文恒等，不意伊等凶恶成性，藐视法纪，不惟不以抗粮殴差为罪，而且自为刚强，行所无事。又闻伊借敛兵刃，门前摆设，以壮武威。职亦未认其实，既至伊门首。门内果有刀枪，房上隐隐有人，不知姓名，未见数目。职同该差向前问伊遵与不遵，何必如此形状。伊门内有人回答，尔等既是来差，不必进门送死，若要叫俺进府，殊非领兵前来，屯官衙役总是无益。职思即欲强行，势必至有人命，不惟不能获人，取辱无益。职即领该役逃回官宅。职不得不据实禀明，伏乞
厅宪太爷钧裁施行。须至申者。

右 申

总理屯田督粮厅

乾隆四十一年七月二十八日申

巨野县关管勾厅为府差杨之贵等仗役擅拿愚拘究事

〔徵追孔庙平巨屯各厂庄祀田佃户抗欠田租（三）（四一〇四）之二十二〕

曹州府巨野县为仗役擅拿，愚恩拘究事。据敝县五界保民苏文衡禀前事。词称，切有 圣府牛头杨之贵，身亦不知伊系 圣府何项人役？于六月二十七日，领 圣府衙役二人，不知何名？亦不知办何事情？带酒自身家胡同内行走。因天热，有妇女在彼乘凉，伊不回避，妇女嗔骂是实。诂伊怀恨而去。至本月初四日，有杨之贵之侄杨万福同阎思本，率领 圣府衙役四人，不知名。口称前日身家辱骂于伊，伊已禀明 圣府，现蒙差役，拿身父子赴府审理，随将身子苏登科锁住。身同邻人于士楨，与伊要拿差票看视，伊并未将差票拿出，即将身子释放，显系伊仗役吓诈。伏思身系仁台子民，循分守法，从不敢越理犯法，今忽遭此横逆，不得不匍匐禀明。叩乞恩准差拘讯究，庶伊等知有王章。感恩上禀。被禀，杨之贵、杨万福、阎思本。干证，于士贞。等情。据此，拟合备文关提。为此合关

贵厅，烦查文内事理，希将杨之贵等速拘到案，关发过县，以凭讯究。事关仗役诬拿，有干法纪，幸勿迟滞，望速施行。须至关者。

计关提

杨之贵 杨万福 阎思本

右 关

管 勾 厅

乾隆四十一年七月二十九日

前 事

关 押

巨野县关管勾厅为据苏文衡称圣府牛头杨之贵仗役行凶希拘究事

〔徵追孔庙平巨屯各厂庄祀田佃户抗欠田租（三）（四一〇四）之二十三〕

曹州府巨野县为仗役行凶愚恩验究事。本年七月二十九日，据敝县五界保民苏文衡禀前事。词称，情缘身系仁台子民，有圣府牛头杨之贵等，于六月二十七日，领人役自身胡同行走，被妇女嗾骂，触伊之怒。至七月初四日，伊侄杨万福即杨万禄，领人擅拿身父子赴府审理。身以仗役擅拿等情，具禀案下。蒙批，尔子并无过犯，杨之贵何得私行锁拿？候据情移会管勾厅，将杨之贵等关提到案，讯究可也。金批在案。不意杨之贵挟身告伊之嫌，又挟身去年不入府牌之恨，复勾引平阳屯屯主宣斌，于七月二十五日晚间，率领人役左士行等十一人，又拿身父子赴府。身子弟俱畏势逃散，身自觉无罪，与伊要票看，伊不惟不给票看，反将身头颅殴伤，有魏景珠可证。似此仗役行凶，法律难容。叩乞恩准验伤拘究，庶恶役知儆。感恩上禀。被禀，杨之贵、宣斌、左士行、曾进。干证，魏景珠等情。据此，除验伤开单附卷外，拟合备文移提。为此合关

贵厅，烦查文内事理，希将杨之贵等速拘到案，关发过县，以凭讯究。事关仗役诬拿行凶，

有干法纪，幸勿刻迟，望速施行。须至关者。

计关提

杨之贵 宣 斌 左士行 曾 进

杨万福即杨万禄

右 关

管 勾 厅

乾隆四十一年八月初二日

关 押

原差谭克勤等稟为拘唤抗户苏文衡等凶横抽身而回事

〔徵追孔庙平巨屯各厂庄祀田佃户抗欠田租（三）（四一〇四）之二十五〕

原差谭克勤叩稟
李有智

老爷案下。蒙差拘唤抗户苏文衡等，遵即前去，有苏文衡之子苏六口称，久已知道你们来，已预备多时了，只你二人来何济？不如早些回去，还是好相与，休得讨个没趣。小的见伊凶横，抽身就走。伊又扬言，回去见了您的爷，或是巨野县行关，或是生法赶逐，俺离境不种这二亩官地待怎么？无奈据情上稟。伏乞钧裁。

四十一年九月十七日

屯田管勾邵天爵详为因屯官催办欠银苏文恒抗玩不服事

〔徵追孔庙平巨屯各厂庄祀田佃户抗欠田租（三）（四一〇四）之二十七〕

经理屯田管勾邵天爵为详明事。窃职于本月初二日准巨野屯屯官宣斌详称。自七月初三日遵奉

公爷钧谕，苏文恒抗欠接年祀银，着添差长行协同甲首杨枝桂并原差张永五、宋文兴等协同催办。当差长行张洋琳协催，被苏文恒殴伤，业已稟明

公爷案下。续于七月十四日，又接奉

公爷钧谕，蒙厅尊札谕，着职亲身协同原差张永五、宋文兴等前至于家楼催办。诂苏文恒率领子侄苏六、苏文恪等，抗拒不服，凶顽性成，不自认其罪，且全无完粮之期，抗玩殊甚，理合据实详明。等情到职。卑职不敢擅专，拟合详明。伏乞

公爷电鉴施行。须至册者。

右具

书册

乾隆四十一年九月

日

屯田管勾邵天爵

移巨野县为寄庄苏文衡抗欠屯粮毆差希将苏等拘押究比事

〔徵追孔庙平巨屯各厂庄祀田佃户抗欠田租（三）（四一〇四）之三十八〕

袭封衍圣公府为禀明钧夺事。本年六月十四日，据巨野厂总甲杨枝桂禀前事。禀称，切有本厂寄庄户苏文衡，拖欠节年屯粮，屡催不纳。现蒙催比紧急，身赴伊家催纳，苏文衡不惟不纳，反将身辱骂不堪，更且恃恶行凶，几被毆打，身只得奔逃回避。似此抗粮肆恶，不得不据实禀明，恳恩提比究惩。庶恶佃知所儆戒，而各户不致效尤拖欠，身免追比之苦。实为恩便等情。据此，当经差拘去后，旋据原差禀称，切小的蒙差，拘唤巨野厂抗粮屯户苏文衡赴府究比等因。小的持票到彼，苏文衡率领苏文恪、苏六、苏瑚、苏靖等，凶暴无忌，大肆辱骂，出言无状，抗不服拘，小的无奈伊何，理合禀明钧夺等情。查苏文衡承种祀田，历年抗欠。总甲杨枝桂催纳，反敢辱骂行凶。本爵府差唤，复敢抗违不服。殊属不法。随飭该管屯官添差拘唤去后，嗣据屯官宣斌禀称，本年七月初三日，接奉钧谕，飭令卑职添差，拘唤抗户苏文衡等到案究比等因。职随即添差长行张相林、左士行等，协同府差张永武、宋文兴前去于家楼，拘拿苏文衡等送案。嗣据添差张相林等禀称，身遵谕协同府差前往于家楼，当将苏

六拘获。诎苏文衡等凶恶无忌，藐法无天，不特抗不服拘，苏文衡手持铁铤，苏文恪、苏瑚、苏靖各持担子木棍，苏六将小的等殴打多伤，小的等奔至刘九为家，有集头刘振、王西瑞、刘六拉劝，始得逃命，现有伤痕可验等情。随验得张相林右肩甲铁伤一处，围圆一寸二分，青紫色。左膝两叠伤一处，斜长三寸，阔一寸三分。左士行右手腕木伤一处，长三寸，阔一寸。查苏文衡、苏六等，俱系承种屯地，胆敢抗粮殴差，藐法已极，理合稟请惩究等情。据此，随复谕管勾签差拘拿惩处。兹据管勾邵天爵详称，职蒙钧谕，将抗户苏文衡等拘拿送案等因，当即差役并谕屯官宣斌拘唤送究。兹据屯官稟称，本年七月十八日，蒙札谕转奉爵宪钧谕，飭令拘拿抗户苏文衡等抗粮殴差一案人证集讯。卑职遵即带役亲诣于家楼拘唤，诎苏文衡等凶恶性成，藐视法纪，恃强抗拒，不服拘唤，口称屯官到来，也是无益等语。理合稟覆等情。查苏文衡等承种祀田，历年抗粮，屡催不纳，胆敢殴差。奉宪拘唤，胆敢抗横不服，且捏伤朦控县案，刁玩已极。现准巨野县移关屯官宣斌、总甲杨枝桂、长行左士行等审讯，除转关抗户苏文衡、苏文恪、苏六、苏瑚、苏靖等究比外，理合详明。等情到本府。据此，查苏文衡承种祀田，抗欠历年祀银，复敢率领苏文恪、苏六、苏瑚、苏靖等，恃恶殴差，捏伤刁控

冰案，不法殊甚。查屯地粮银，祀典攸关，倘被刁恶之徒恃强抗欠，殴差不法，若不一为究惩，从此效尤，渐不可长。在

贵县尊礼

先师，敦崇文教，似此殄祀所关，更赖整理。拟合备叙案由移会。为此合移

贵县，烦为查照来文事理。文到希将苏文衡等差拘到案，添差押送到曲，以便究比，实为公便。须至移者。

计移提

苏文衡 苏文恪 苏六 苏瑚 苏靖

右 移

巨野县

乾隆四十一年九月二十八日

圣公府 行

巨野县申为移提苏文衡等不得伊母交出租银申送事

〔徵追孔庙平巨屯各厂庄祀田佃户抗欠田租（三）（四一〇四）之二十九〕

曹州府巨野县为禀明钧夺事。蒙

衍圣公府移开，烦为查照来文事理，文到，将苏文衡等差拘到案，添差押送来曲，以便究比。计移提苏文衡、苏文恪、苏六、苏瑚、苏靖。等因到县。蒙此，随差拘去后。嗣据原差于上进禀称，切有 衍圣公府移提苏文衡等拖欠节年租银一案，蒙差小的拘发，遵即下乡，协同五界保地总，逐一查拘，并无一人见面，止有伊母，年近八旬，口称伊子苏文衡等外出不家，所有氏子苏文衡名下欠租银八钱七分，苏文恪名下欠租银七钱三分，情愿照数封出，交小的带来。理合禀明等情。据此，查苏文衡等外出不家，除飭差务获，另文申送外，所有伊母缴出租银，拟合具文申送

公府查收。为此备由具申，伏乞

照验施行。须至申者。

计申送

苏文衡名下租银八钱七分 苏文恪名下租银七钱三分

右 申

衍圣公府

乾隆四十一年十月十二日署 知县 王继銓

稟明钩夺事

移巨野县为寄庄傅茂伦恃符抗粮叩乞法究事

〔徵追孔庙平巨屯各厂庄祀田佃户抗欠田租（三）（四一〇四）之三十八〕

袭封衍圣公府为恃符抗粮，叩乞法究事。据署屯田管勾刘永麟申前事。声称，据平阳屯七甲甲首黄伦超禀称，切有巨邑寄庄户傅桓璧名下应完粮银一两六钱一分，桓璧久经物故，其子武生傅茂伦承纳。诎伊仗恃衿贵，抗不完纳，至今五年，只于三十八年完大钱八百文，其余未完分厘。身曾禀明前任邵，蒙恩行关三次，诎伊神手通天，将三次关文俱致沉搁。今岁屡次催讨，伊亦置若罔闻。身家贫寒，无力垫纳，又恐误公获罪。无奈据实叩禀。等情。据此，查巨邑武生傅茂伦，既系生员，应遵理法，乃敢恃符抗粮，遗误祀典。兹据甲首黄伦超具禀前来，拟合备由具申，伏乞电鉴钩夺。等情到本爵府。据此，查寄庄户傅桓璧名下每年应完屯粮银一两六钱一分，桓璧久经物故，自应伊子傅茂伦承纳。诎茂伦仗恃武生，抗不完纳，积欠五载，仅于三十八年完纳大制钱八百文，至今分厘不纳，任催罔应。查前项粮银，有关

祀典动支，岂容历久抗欠，拟合备文移会。为此合移

貴縣，煩為查照來文事理，文到希即專差妥役，速催武生傅茂倫將應完糧銀，即日全數完納，移覆過府。倘該生有意抗糧，亦祈備文賜覆，以便查核辦理。實為公便。須至移者。

右 移

巨 野 縣

乾隆四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聖公府 行

票仰郝文魁为提唤抗限甲首韩永吉赴府事

〔徵追孔庙洸河屯祀田佃户抗欠田租（四一三〇）之八〕

信票

仰役前赴洸河屯，即将抗限甲首韩永吉，依限星速提唤赴府，听候讯究。去役倘敢徇情容隐，查出定行责革。火速飞速。须票。

乾隆四十二年三月初十日 差 郝文魁

圣府 行

限本月十二销

屯官杨道启禀为陈明甲首被殴粮银无人催办事

〔徵追孔庙洮河屯祀田佃户抗欠田租（四一三〇）之九〕

具禀。洮河屯屯官杨道起禀，为陈明事。本月初八日，有甲首韩永吉禀称，于是日在袁庄村催办祀银，有记（寄）庄户梁修影，不惟抗粮不纳，反率领群恶父子七人，将身抬打，便（遍）体鳞伤，又将粮册并所催之钱叁千伍百有余，尽皆抢去。职即验看韩永言（吉）果带重伤，遂差役赴彼处查问坦（弹）压。伊见职役一去，不但不遵，反多出不逊之言。似此理法皆藐，则庄户之粮银难催矣。现在甲首带伤，粮银无人催办，诚恐迟误限期，职不得不据实陈明，伏乞

公爷钧裁施行。须至禀者。

右 禀

袭封衍圣公府

乾隆四十二年八月

日禀

屯官杨道起稟为佃户梁修影潜避祈转县缉拿等事

〔徵追孔庙洸河屯祀田佃户抗欠田租（四一三〇）之十一〕

具稟。洸河屯屯官杨道起稟为飭委事。本月十四日，蒙

爵宪札谕，查甲首韩永吉被伤，乏人催办祀银，着伊亲族内，拣选老诚者代办，毋致拖欠。职遵即验看，韩永吉伤倘未痊，遂于伊族内选得韩克秀，为人老诚，可以代办，俟韩永吉痊愈后，再着伊办。至于宋永义、范克顺，蒙差拘拿佃户梁修影到案审处。职即并役前往放（缉）拿，不意伊潜避不出，并不得见面。职除差役查拿外，合行详稟。伏祈公爷转行到县，并役缉拿，庶致法网不漏矣。须至稟者。

右 稟

袭封衍圣公府

乾隆四十二年八月

日稟

伴官杨起宽稟为查得韩永吉被打致伤失钱情真事

〔徵追孔庙洸河屯祀田佃户抗欠田租（四一三〇）之十二〕

具稟。伴官杨起宽稟为飭委确查事。本月十一日，蒙

爵宪札谕，确查甲首韩永吉，被计（寄）庄户梁修影毆伤抢钱等情，伴官遵即同来役查得韩永吉两肋肿伤，不能动移，在彼被打时，实失钱三千五百余，并粮册皆无。至于梁修影，原系滋阳县革出书役，现今不家，问其邻右，言打架情真。伴官所查如此，不敢不据实稟明。须至稟者。

右 稟

袭封衍圣公府

乾隆四十二年八月

日稟

移滋阳县为提究毆伤甲首之佃户梁氏父子事

〔徵追孔庙洸河屯祀田佃户抗欠田租（四一三〇）之十三〕

袭封衍圣公府为恶佃行凶，恳请转详法究事。据洸河屯屯官杨道起禀前事。禀称，本月初八日，有甲首韩永吉禀称，身于是日赴袁庄村催办祀银，有寄庄佃户梁修影，系滋阳县书役，因舞弊革出，承种祀田，屡年抗粮。因身催紧急，遂成积怨。见身到伊庄村，即寻衅要票，身覆伊今日未曾带来，梁修影即大肆凶恶，出口辱骂。身与理辩，不容分说，喝令父子七人将身抬打，遍体鳞伤。又将催办祀银钱三千五百余文，并粮册，一并抢去。似此藐法欺公，目无王法，理合禀明。伏乞验伤，转详严究凶暴，追还祀钱、粮册，实为恩便。被禀梁修影，并有伊子六、七人。等情到职。据此，随抬验韩永吉，遍体实带重伤，不能动移。现值开征之际，甲首被毆重伤，祀银无人催办，诚恐贻误，恳祈恩赐钧夺。等情到本爵府。据此，查梁修影系本爵府洸河屯寄庄佃户，历年抗粮。因甲首韩永吉催纳祀银紧急，心怀积忿。本月初八日，韩永吉赴庄催粮，撞遇修影，即藉端以要票寻衅，父子多人，将甲首韩永吉毆有重伤，并抢去粮册一本，祀银钱三千五百余文。似此恃强凶暴，不法殊甚，拟合备文移会。

为此合移贵县，烦为查照来文事理。文到希即差拘梁修影父子到案，交发去差押解来曲，以便讯明究追。幸勿滞迟。望速切速。须至移者。

计移提

洸河屯寄庄佃户梁修影并伊子六、七人

右 移

滋 阳 县

乾隆四十二年八月二十二日

圣公府 行

票仰范克顺等为赴滋阳提取佃户梁修影等人事

〔徵追孔庙洸河屯祀田佃户抗欠田租（四一三〇）之十四〕

仰役即将本爵府发出公文一角，赍赴

滋阳县正堂 衙门投送，守取人文，依限缴销，毋得违误迟延，致干未便。火速飞速。须票。

计提

洸河屯寄庄佃户梁修影并伊子六、七人

乾隆十二年八月二十二日 差

范克顺
宋永义

圣府 行

限本月二十四日销

移滋阳县为寄庄梁修影行凶希即差拘法究事

〔徵追孔庙洸河屯祀田佃户抗欠田租（四一三〇）之十六〕

为恶佃行凶恳请转详法究事。据洸河屯屯官杨道起禀前事。禀称，本月初八日，有甲首韩永吉禀称，身于是日赴袁家村催办祀银，有寄庄户梁修影，系滋阳书役，因舞弊革出，承种祀田，屡年抗粮。因身催紧急，遂成积怨。见身到伊村庄，即寻衅要票，身覆伊今日未曾带来，梁修影即大肆凶恶，出口辱骂。身与理辩，不容分说，率领父子七人，将身抬打，遍体鳞伤。又将催办祀银钱三千五百余文并粮册，一并抢去。似此藐法欺公，目无王法，理合禀明。伏乞验伤转详，严究凶暴，追还祀银、粮册，实为恩便。被禀梁修影，并有伊子六、七人。等情到职。据此，随抬验韩永吉，遍体实带重伤，不能动移，现值开徵之际，甲首被殴重伤，祀银无人催办，诚恐贻误，恳祈恩赐钧夺。等情到本爵府。据此，查梁修影系本爵府洸河屯寄庄佃户，历年抗粮，因甲首韩永吉催纳祀银紧急，心怀积忿。本月初八日，永吉赴庄催粮，撞遇修影，即藉端以要票寻衅。父子多人，将甲首韩永吉毆有重伤，并抢去粮册一本，祀粮钱三千五百余文。似此恃强凶暴，不法殊甚，拟合备文移会。为此合移

贵县，烦为查照来文事理，文到希即差拘梁修影父子到案，交发去差押解来曲，以便讯明究追。幸勿滞迟。望速切速。

计移提

寄庄佃户梁修影并伊子六、七人

移滋阳县

仰役即将本爵府发出公文一角，赍赴

滋阳县正堂 衙门投送，守取人文，依限缴销，毋得违误迟延，致干究处未便。火速飞速。计提移

洸河屯寄庄佃户梁修影并伊子六、七人

差禀稿

滋阳县申为梁修影所禀情由备叙原词并交差质讯事

〔徵追孔庙洸河屯祀田佃户抗欠田租（四一三〇）之十九〕

兖州府滋阳县为恶佃行凶，恳请转详法究事。蒙

袭封衍圣公府移开，烦为查照文内事理，希即差拘梁修影父子到案，交发去差押解来曲，以便讯明究追，幸勿滞迟。望速切速。计移提洸河屯寄庄佃户梁修影并子六、七人。等因到县。蒙此，随卷查乾隆四十二年八月初十日，据旧县社袁庄村梁秀颖禀，为劈空捏告，希图讹诈，不得不据实禀明，恳恩关提，就近质审，以免拖累事。切身当到梁廷生屯地一大亩五分，历年钱粮清楚，毫无拖欠。今岁粮银二钱六分，合大钱二百八十六文，春完过半。本月初八日，奉差韩姓催完，眼同梁起、梁秀学照数全完，言明不欠。身因无暇，即赴坡拾烟，不曾款待，伊即带酒赴坡，百般寻衅，复言尚少粮票大钱五文，与身吵闹，撮身领赴曲，见伊屯官质审，并无打架，明系讹诈拖累，不得不据实禀明。叩乞恩准关提，就近质审，以免拖累。感恩上禀。被告韩家手，系屯户，住南李社红庙村。干证梁起、梁秀学，系见交钱人。孙明系见撮领人。等情。当经批飭。又于本年八月十二日，据梁秀颖禀，为禀明存案以杜陷害事。

稟称，切身前以劈空捏告等情，稟韩甲首于本仁天案下。蒙批，既称屯粮已经全完，尔自赴屯稟诉，不必涉讼。捧读金批，足见仁天息事宁民之至意。缘身实系仁天子民，并非屯户。身住址原与屯户连界，身有当种屯地一大亩五分。于本月初八日，有公府差韩甲首前来催粮，身随将本年粮银照数给伊收去，不曾款待是实，不随甲首之意，甲首临行，即与身有口角之事。身恐伊捏稟公府，势必行文关提，希图拖累。身系天台子民，不得不据实稟明，叩乞恩准存案，以杜陷害施行。等情。当经批准存案。兹蒙提讯，随差传去后。嗣据原差将梁修影传案，正在具文申解间。又据梁秀颖稟，为平地生波，捏诬陷害，乞准作主事。切身前以稟明存案以杜陷害等情，具稟天案。蒙批准存案。孰意韩家甲回至曲阜，捏以恶佃行凶等情具稟公府。有屯官杨道起，与身有微嫌，串谋曲阜来差，率领佃户多人，先至身村，围宅拘拿。有梁先科调处，屯官杨道起向身要京钱一百三十千，了结此事。身实穷苦，不能允许，后减至八十千，身亦未许。此系本月十九日之事。但身系天台子民，并非屯户，与甲首虽有口角，不过分辩几句，今伊调称有重伤，身并未与伊交手，不知伊伤从何来？查韩甲首虽系公府催粮甲首，亦系仁天南李社红庙村民，且钱粮奉催即时清楚，从无拖欠。甲首来屯催粮，眼同梁起、梁秀学交伊拿去，后伊撮身领，有孙明见证。今甲首韩永吉与屯官杨道起，串谋一局，平地生波，捏稟公府，希图将身关发曲阜，致身倾家荡产。今公府行文移提，现蒙差传。为此稟明，叩乞电鉴，移覆施行。等情。据此，查梁修影前后所稟各情由，是否属实？拟合备叙原词具文，交差申解质讯。为此具申，伏乞照验施行。须至申者。

计申解

梁修影即梁秀颖

右 申

袭封衍圣公府

乾隆四十二年九月初二日

林庙百户呈为佃户梁修影毆打甲首供词事

〔徵追孔庙田河屯祀田佃户抗欠田租（四一三〇）之二十一〕

守卫林庙百户姜玉樾
原任贡奏宋士瑞谨呈

据干证孙明供称，身年三十二岁，住滋阳县新嘉驿，暂在袁庄村与王姓做日工，于八月初八日日落时，分身在王姓场内收拾谷禾，望见梁修影在庙门前与韩姓吵嚷，有梁姓二人并住持僧人在旁。梁修影向西走至自己场西边，韩姓随后赶上，拉梁修影衣袖，彼此争论钱文。梁修影披开韩姓之手，趁势推跌黍穰之上，仍系坐着，梁修影向着韩姓头上打了一掌，韩姓爬起欲打梁修影，身遂赶到，从中拉开。其时场内有使车运谷二人，收拾烟叶四人，俱系梁修影族间晚辈，不知其名。梁修影喝叫孩子们，打这狗畜牲，于是收拾烟叶四人之中过来二人，一人拉住梁修影，一人拉住韩姓。韩姓不依，拉劝其人遂打了韩姓一拳，身又从中拉开。见韩姓布裙坠落在地，笔一枝，角砚一件，油纸面竹纸册一本，钱两串，俱丢在外。身拾起笔砚册子，盛在裙内，又拾起钱两串分盛裙内，两头一串，约有京钱六、七百一串，约有京钱四、五百搭，内仍有散钱四、五百，共约现有京钱一千六、七百，不知失落钱文若干？

身遂将布搭搭在韩姓肩上，韩姓向东去了。后来听得梁修影说，粮银京钱二百七十二文，烟袋京钱一百九十文，俱交韩甲首，他又要粮票京钱十文，我未与他等语。此系耳闻，并非眼见，不敢忘（妄）说。前日有梁修影族人梁秃子，向身口称，修影与韩甲首，因催粮银合气斗殴一事，你曾解劝，修影现在公府打官司，你可到那里作证。饭食尽你吃用，工钱每日与你京钱六十，官司完日，再与你京钱五百，你须善说，不可错误。今日身遂跟他到此，所供是实。

据韩永吉供称，身催得洮河屯宣宗漠粮银京钱二千，王君珮粮银京钱八百，王君聘粮银京钱七百，现有花户可查。身将钱二千盛在布搭一头，将钱一千五百并笔砚粮册盛在一头，被梁姓七人攢打，尽行失落。当梁修影喝令族人打身之时，系使车二人先打，拾烟四人后打。身昏迷不醒，不曾见是否孙明拉开，拾搭给身，明系贿买作证。至于梁修影粮银、京钱五百七十二文，春秋两季并未完纳，若果全完，身岂能重催，所供是实。

据梁修影供称，身因嗣母于九月初二日病故，身在府中与韩甲首质审，供词不符，未能即时结案，奔丧无期，遂托族人梁秃子回家，邀当时眼见合气之人孙明，来此作证。孙明系做工之人，与身无亲，许定饭食工钱，系身照管，事结之日，再与工钱五百，他方肯来作证。本年春间，身已纳过粮银京钱三百，甲首登记册上，有本村王慎礼眼见。因历年纳银，从无发给花户照票，故身无粮票可验。八月初八日，又交与甲首粮银京钱二百七十二文，有庙内住持僧人并身族梁起、梁秀学眼见。不知甲首已未登记册上？通共粮银京钱五百七十二文，身情愿补纳。所有甲首布搭内钱文，孙明已经拾起一千六、七百，并笔砚粮册盛于搭内，交付

甲首。其余失落京钱一千七、八百，因系身等合气，身亦情愿赔偿。至于殴打催银甲首，忘（妄）捏屯官索诈，身情愿干罪，只求恩典罢。所供是实。

乾隆四十二年九月 日

林庙百户呈为甲首韩永吉供称被毆经过事

〔徵追孔庙洸河屯祀田佃户抗欠田租（四一三〇）之二十二〕

守卫林庙百户姜玉槐原任贡奏宋士瑞谨据韩永吉供称，身年三十二岁，住滋阳县红庙屯，原系屯户，现应洸河屯甲首，催办屯地祀银。八月初八日，身赴洸河屯集市，催得宣宗谟粮银大钱一千，王君珮粮银大钱四百，王君聘粮银大钱三百五十，共大钱一千七百五十。身于布裕内取出笔一枝，角砚一件，油纸面竹纸粮册一本，查收登记，仍将钱物盛在布裕内，搭于肩上。日落时分回家，行至袁庄村，有寄庄佃户梁修影，本年粮银二钱六分，应扣大钱二百八十六文，全欠未完。身顺便寻伊催纳，在袁庄后街庙门前与伊相遇。身向催纳，伊口称现今收拾烟叶，至十月内卖烟纳粮，你代我所买烟袋一枝，用价大钱九十五文，今日还你罢。伊于腰内取钱给身。伊口称请你四（吃）酒，酬你的劳。身回言，我不解饮酒，多谢你罢。身只收大钱九十五文，带在腰内，仍向伊言，公府催纳紧急，你须侧近限一纳银日期。伊口称，你休将公府压伏我，我到十月内纳银不晚。伊往庙后就走，身随后跟去，有一不识面人劝说，天色已晚，暂且回去，明日再来催罢。身未依允，那人向南去了。身赶梁修影至庙后场边，见

有使车运谷二人，收拾烟叶四人，俱系伊子侄，不知其名。身撮住修影衣袖，索问限期，遂触伊怒，一面将身推倒，一面喝叫，孩子们与我打这狗畜牲。于是场内六人并伊共七人，将身痛打，右腿被青烟结打伤，左臂被拳打伤，左肋被脚踢伤，身昏迷不知人事，苏醒多时，努力爬起，望洮河屯踉跄逃命，背后有人口称，拿你布搭去，将布搭搭于身之肩上，身两眼昏花，不曾认是何人，亦不知布搭内有无钱物。及至洮河屯，禀报屯官。屯官检点布搭，始知所催宣宗谟、王君珮、王君聘三家粮银大钱一千七百五十，尽行失落，笔砚粮册亦并无存，只余册面油纸两片。屯官据情转申府案，至今一月，身左臂肿伤已消，左肋内外仍前疼痛，尚有红肿一块，径二寸，右腿肿伤已消，尚有疮疤一块，径五分可验。所供是实。

乾隆四十二年九月

梁秀颖赔还失钱完纳祀银甘结

〔徵追孔庙洸河屯祀田佃户抗欠田租（四一三〇）之二十四〕

具甘结。滋阳县人梁秀颖，今于

与甘结事。依奉结得，身毆打甲首韩永吉，失落小钱一千八百，情愿赔还，祀银钱五百七十二文，照数完纳，诬告屯官，理应该责。凡

公爷衙门，无论书役人等，并无勒索情弊。甘结是实。

乾隆四十二年九月初十日具

韩永吉领到梁秀颖完纳祀银并赔还钱项具领状

〔徵追孔庙洸河屯祀田佃户抗欠田租（四一三〇）之二十五〕

具领状。洸河屯甲首韩永吉，今领到梁秀颖完纳本年粮银钱五百七十二文，又还失落催到花户钱一千八百文，二项共领钱二千三百七十二文，不敢冒领，所领是实。

乾隆四十二年九月

日

移滋阳县为梁修影抗粮殴甲一案原被干证讯供及完案缘由事

〔徵追孔庙洸河屯祀田佃户抗欠田租（四一三〇）之十七〕

为恶佃行凶，恳请转详法究事。准

贵县移开，查梁修影前后所禀各情由，是否属实？拟合备叙原词，具文交差，申解质讯。等因到本爵府。准此，随委员守御百户姜玉樾，传齐原、被、干证讯供去后。兹据禀称，蒙发洸河屯屯官详报，甲首韩永吉控禀寄庄户梁修影抗粮行凶一案，飭令录供禀报等因。遵即讯据韩永吉供禀称，身往滋阳县红庙屯，原系屯户，现应本年洸河屯甲首，催办屯地钱粮。八月初八日，身赴洸河屯，催得宣宗漠粮银大钱一千文，王君珮粮银大钱四百文，王君聘粮银大钱三百五十文，共大钱一千七百五十文，装在布裕内，当时登记收粮簿内。日落时，走至袁庄村，有寄庄户梁修影，本年粮银二钱六分，全次未完，顺便催纳。身至袁庄后街庙门前，遇见梁修影，向伊催纳前项粮银。伊称十月卖了烟叶完粮，你曾代我买烟袋一支，用价大钱九十五文，今日还了你罢。伊在腰内取钱还身，身随收了他钱，仍向伊说，公府粮银紧急，须得这两日就完才好，梁修影就口出不逊，并说你不必拿公爷来压势，我这钱粮，我就

到年底完纳，也不怕把我怎么样。他往庙后就走了，身随后跟去，更触伊怒，把身推跌场内。见有使车的二人，还有看场的四、五个人，修影喝着，孩子们，都与我打这个狗畜牲。一拥齐来，将身痛打，右腿是青烟结打伤的，左臂被他们用拳打伤，左肋被脚踢伤，衣服撕碎，遍体全伤。那时身两眼昏迷，也不认是那个人打的，踉跄逃命，只听后边人说，将你布襟拿去，彼时身已疼痛难忍，挨至洮河屯，禀报屯主，检点粮钱、笔、砚、粮册，俱已不见，只有册面两张。今事隔一月，身左臂肿伤已消，左肋内仍然疼痛，红肿尚未全消，右腿伤痕尚有疤痕，乞查验就是了。当经验得，韩永吉左肋尚有红肿一块，径二寸，右腿肿伤已痊，尚有伤痕一处，径五分。

讯据梁修影供称，身住滋阳县袁庄村，原非屯户，曾当洮河屯祀田一大亩五分，每年应完粮银二钱六分。今岁春间，甲首韩永吉，催去大钱一百五十文，至八月初八日，催身下欠粮银，身又交伊大钱一百三十六文，全完不欠。又还伊代买烟袋，大钱九十五文，见他取笔登记粮册，襟内并无别有钱文，写完之后，将身交钱文笔砚粮册装在襟内。襟子放在庙门外石板上，有身族梁起、梁秀学眼见。身见他吃了酒的光景，遂赴地收拾烟叶去了。那知韩永吉随后又赶来，索要小票钱，身说改日与你罢。韩永吉不允，即时就要把身领子扭住，身趁势将他推倒在黍秸上，有本村工人孙明将他拉起，劝他走了。见他仍回庙门前取了襟子走了。身于八月十二日具禀本县。蒙批，既称屯粮已经完纳，尔自赴屯禀诉，不必涉讼。身闻屯官已禀公府，恐行文关提，又於本月十二日赴县具禀。蒙批，存案。本月十九日，有身街邻朱宗连、王慎志等，代央屯官从中调处，着身出小钱八十千，唱戏候客，屯官不允，及蒙

府文关提，县票拘身候解。身妻不通身知，具禀县案，内称，屯官杨道起，向身索要京钱一百三十千了结，此事身不依允，后又减至八十千，身亦未许等语，实系妄捏，并无此事。至府差范克顺、宋永义，亦无索诈钱文。所供是实。

讯据干证孙明供称，身系滋阳县新嘉駟人，暂在袁庄村与王姓做工。八月初八日，日落时分，身在王姓场内，收拾谷子，见梁修影在庙门前，不知为什么与韩永吉吵嚷，有梁姓二人并住持僧人在旁，见梁修影向西走至自己场西边，韩姓随后赶上，拉住梁修影衣袖，彼此争吵。身与人做工，也不理论别人的事，望见梁修影将韩姓推倒在黍穰上，梁修影向韩姓头上打了一掌，韩姓起来要打修影，身赶去拉开。其时场内有使车运谷的二人，收拾烟叶的四人，想是修影的晚辈。修影喝着，孩子们，打这狗畜牲。遂有收拾烟叶的二人，一人拉住梁修影，一人拉住韩姓解劝。韩姓不依，那拉劝的人打了韩姓一拳，身又上前拉开，见韩姓布褶坠落在地，有笔一枝，角砚一件，油纸面册一本，约有钱两串，俱掷在布褶外边。身拾起笔、砚、粮册，与他装在布褶内，拾起钱两串，一串约有京钱六、七百元，一串约有京钱四、五百文，褶内尚有散钱四、五百，共约有京钱一千六、七百元，分装褶内两头，搭在韩姓背上走了。这是实供。

诘讯韩永吉，现据梁修影供称，伊所欠粮银，业已两次全完，何得尚称并未完纳？现据干证孙明供称，伊见你布褶坠落在地，有笔一枝，砚一个，油纸面粮册一本。约钱两串，撒在布褶子外边。伊拾起笔、砚、粮册，与你装在褶内，又拾起钱两串，一串约有京钱六、七百，一串约有京钱四、五百，褶内仍有散钱四、五百，共约有京钱一千六、七百，亦俱与你装在

裕内，何得捏称催纳钱文尽行失落？显系谎供。据实供来。又据韩永吉供称，梁修影如果两次完纳，必有完照可凭，即或今次没有，伊春间完银，自必有票，乞准追票查验。至身失去粮银，实系情真。如今干证孙明供称，约有京钱一千六、七百元，装入裕内，搭在身肩背上，身至洸河屯，实只空裕，笔、砚、粮册、钱文，俱已失落无存，并不敢谎供，只求详察。

诘讯梁修影，你的粮银既已两次完纳，现在这次未得完票，春间纳银有无完票为据？所供屯官杨道起，索诈钱文，是否属实？据实供来。据供，身本年春间完纳粮银，有本村王慎礼眼见，实无票据，身无可辩，情愿补纳。至甲首韩永吉据称将粮钱失落，现据孙明供称，伊已拾起钱一千六、七百元，并笔、砚、粮册，装入裕内，交付甲首韩永吉拿去，并非全行失落，现在孙明可证。其余尚失落粮银京钱一千七、八百，身亦情愿赔偿。至于殴打甲首，忘（妄）捏屯官索诈，身情甘认罪，只求恩典。各等情。供吐在案。理合备录原供，呈请钧夺。等情到本爵府。据此，查梁修影既典种屯地，即属本爵府寄庄屯户，应完粮银，自应按期照数完纳，如果已完，岂无完票可据？今已自认情愿照数完纳，显系虚捏。至甲首韩永吉失去粮银大钱一千七百五十文，据干证孙明供称，彼时约有京钱一千六、七百元，经伊手装入裕内，搭在永吉背上，此钱即有遗失，应着落永吉赔补。其尚少粮银京钱一千六、七百元，已据梁修影供认赔偿。至殴打甲首，妄捏屯官诈赃，修影俱自认捏诬，姑念无知，均免深究，取具结状存案。将梁修影薄责示儆。韩永吉身膺甲首，纳户抗粮，自当具禀，以凭拘比，何得辄行打降？殊属滋事，本应惩处，第已受伤，现未平复，免其责处，概行逐释。所有完案

缘由，相应移覆

贵县，烦为查照施行。

移

滋阳县

小羊厂马衍文禀为方廷兰等拖欠租银事

〔乾隆年间处理孔庙各屯庄佃户讼案（十四）（三九四三）之六〕

具禀人马衍文，住小羊厂

为伏（仗）侍军丁，久撇租银，赔累无休事。情因租户方廷兰、方永富、方永贞，叔侄三人，租到官地一亩二分六厘，每年每亩该纳租正银二钱三分四厘。廷兰每年完银不足，永富亦完银不足，永贞已故，遗妻颜氏恃孀抗租，分毫不纳，迄今二十余年。接年脱欠租银，俱身苦备足完，现有炳证可凭。窃思伊三人，原系叔侄，夥租此地，又有廷兰承租册名可查，似伊种地活生，身空地赔租，天理何在，良心奚存？况且日久年深，何日是休？势不容已，为此伏乞

仁明公爷恩准，电究施行。

被禀 方廷兰 方永富 方永贞故

干证 租册 颜懋勤 张洪荣 张良重 张洪猷

乾隆四十年二月 日具

票仰宋文兴等将小甲朱平治依限拘案事

〔徵追孔庙滋阳厂祀田佃户抗欠田租（一）（四一三六）之十三〕

信票

袭封衍圣公府为拘追事。照得小甲朱平治，掇收祀银，抗差逃避，合再差拘。为此票仰伴役，前赴吴家村，即将小甲朱平治，依限拘案，以凭究追。去役毋得藉滋事端，致干责革。毋违。速速须票。 遵

乾隆四十二年二月二十五日差 宋文兴
王廷柏

圣府 行

限本（次）月四日销

票仰李贵荣为差其严催郛城屯祀银毋得再次玩违事

〔徵追孔庙郛城屯祀田佃户抗欠田租（一）（四一一二）之二十八〕

信票

仰李贵荣知悉，郛城屯祀银，前经票差该役，协同该处屯官催办，为日已久，并无完纳，该役之玩忽已属显然。本应提府惩处，姑再严飭票催，务限三月初五日以前，将该屯春季应完祀银，上紧严催，依限解交四百两，立等支销。倘敢玩违膜（漠）视，定行重处不贷。须票。

乾隆四十二年二月二十八日

圣府

移寿张县为刘继兴仗役拖欠屯粮烦将其父子移提到案事

〔徵追孔庙郛城屯祀田佃户抗欠田租（一）（四一一二）之三十一〕

袭封衍圣公府为父子仗役，抗欠屯粮，反行诬杀事。据郛城屯甲首陆连美禀称，切身前於二月间，因公爷赴京，以此冤情控诉管勾邵老爷案下。蒙批，屯官查报。屯官久经查详，未蒙差提，身不得不将冤情上诉。情因身族孙陆克家，素有屯地七亩，租粮二钱六分。自雍正八年间，克家之祖卖于寿张县刘继兴之伯父刘作柱为业，缘系至亲，伊未税过，是以刘姓历年顶名代纳。但自买后，刘姓只纳粮十有余年。拖欠三十余年，隔县抗延。身接年屡催，伊分文不吐，而继兴之所恃者，伊子尚智现充寿张县刑房，胆敢抗欠屯粮。伊将伊本县地方陆克恭，因欠钱行账目脱逃，捏称与身同宗，即以克恭之欠账，顶兑克家之屯粮。陆克恭与身同姓不同宗，何得任意捏赖？更且伊仗恃刑房，朦朧寿张县右堂，勾串衙役地方，锁拏家口，复为朦朧滕关，现有寿张县关文在郛房可凭。冤抑至此，死难甘心。似此父子仗役抗欠屯粮，反行诬杀，王法不容，伏乞仁明公爷作主，恩准行文移寿，一追屯粮，一伸黑冤，哀哀上禀。等情到本爵府。据此，查刘继兴、刘尚智，系本爵府寄庄佃户，拖欠屯地钱粮三十余

年，事关

祀典动支，何得恃强延抗？兹据该屯甲首陆连美具禀前情，拟合备文专差移提。为此合移

贵县，烦为查照来文事理，希将刘继兴、刘尚智拘唤交发去差带案，以凭究比，幸勿迟延。望速切速。须至移者。

计移提

刘继兴 刘尚智

右 移

寿 张 县

乾隆四十二年四月十四日

圣 公 府

飭委百户姜玉樾速赴魏庄督总甲小甲勒限催完租银

〔本府完纳泗水县庄田粮银（四）（一五七九）之二十二〕

袭封衍圣公府为飭委事。照得

至圣庙祭田庄厂，租银、租粮例应春季完半，秋季全完，以供祀事。查本年各庄，均已将次扫欠，惟魏庄一处，陈欠累积。于乾隆四十年，据该佃等以岁歉恳请缓征前来，业经本爵府从宽，谕令递年带纳。詎该佃等仍前抗延，任催罔应。至本年所完租息，更数寥寥。此固该佃等之藐玩性成，实亦该总甲、小甲不悉力催办所致。除出示晓谕外，合亟委员监催，为此牌仰该员，前赴魏庄，勒限严飭该总甲、小甲上紧催办，定于三限扫欠全完，倘敢复蹈故辙，即将该抗户究比追地，仍将该总甲、小甲责革不恕，遵照毋违。速速。须至牌者。

右牌仰百户官姜玉樾准此

乾隆四十二年十月十一日

圣公府 行

总甲王文献稟佃户万士东等屡欠祀银辱骂甲首事

〔徵追孔庙东平厂祀田佃户抗欠田租（一）（四一三一）之一〕

具稟东平厂总甲王文献

稟，为稟明事。切身承办祀银，自开徵以来，独有万士东、许殿臣等，屡催不纳，且出言不逊。查伊等尚有未纳陈银，亦置之不理，若不稟清提追，恐群相效尤，祀银难以办理矣。伏乞

公爷恩准差拘。究追施行。上稟。

计开

万士东 许殿臣

扈太明 萧显

乾隆四十一年八月 日

移阳谷、寿张县为希专差按户严催抗欠祀银事

〔徵追孔庙东平厂祀田佃户抗欠田租（一）（四一三一）之四〕

袭封衍圣公府为禀明事。据本爵府东平厂总甲王文献禀前事。禀称，切身催办东平厂祀银，查自三十九年至四十二年，各户抗欠未清，身屡催不完，情出无奈，理合将抗户开单禀请钧夺。等情到本爵府。据此，查祀银一项，有关

祀典动支，难容抗欠。兹据前情，拟合备文开具粘单移会。为此合移

贵县，烦为查照文内粘单事理，希即专差按户严催，如数完纳，移解过府，以便动支，勿任抗延，足感

云谊匪浅矣。须至移者。

计粘单一纸

右 移

阳 谷 县

寿 张 县

乾隆四十二年 月十二日

圣公府 行

计开谷

万 易 四十年欠银一两四钱

万 存 礼 四十年欠银七分 四十一年欠银二钱五分

万 贵 四十年欠银三钱 四十一年欠银四分

万 宾 四十年欠银一钱一分 四十一年欠银九分

王 维 心 四十年欠银一钱二分 四十一年欠银三钱四分

贾 德 四十年欠银二钱八分 四十一年欠银一钱二分

靳 法 才 四十年欠银三钱二分

计开寿

萧 显 四十年欠银二钱四分 四十一年欠银一钱三分

萧 文 声 四十年欠银七分 四十一年欠银一钱九分

萧 九 献 四十年欠银四钱一分 四十一年欠银二钱一分

许 殿 臣 四十年欠银一两四钱 四十一年欠银四钱八分

以上共欠祀银三两一钱三分

寿张县移为遍境查访并无萧显等人无凭催纳祀银事

〔徵追孔庙东平厂祀田佃户抗欠田租（一）（四一三一）之八〕

兗州府寿张县为稟明事。本年九月十五日，准

世袭衍圣公府移前事。希即专差按户严催，如数完纳，移解过府，以便动支，勿任抗延，足感云谊匪浅矣。计粘单一纸。内开，欠户萧显、萧文声、萧九猷、许殿臣共祀银三两一钱三分。等因。准此，随将欠户萧显、萧文声等，遍境查访，并无其人，无凭催纳。拟合具文移覆。为此合移

贵爵，烦为查照施行。须至移者。

右 移

世袭衍圣公府

乾隆四十二年九月二十五日

移 押

移泉河分府为佃户陈容控县拘审小甲因值麦收希暂释事

〔徵追孔庙滕县各官庄祀田佃户抗欠田租（四一四四）之二十八〕

袭封衍圣公府为禀明事。本年四月二十八日，据池头集孙家庄小甲孙广禀称，切有池头集孙家庄佃户陈容，素因偷窃庄稼，曾被身拿获，禀案究治，伊怀恨在心，无计可施。昨庄后官地西头，有泉河一道，名两水泉，岸上有枯朽柳树二株，被人冬间剥削殆尽，后被庙内使讠，伊遂捏身率人杀伐，又证身在泉中栽添等词，控于泉河厅太爷台下。现蒙票拘，身系小甲，理合禀明等情。同日，又据池头集总甲胡方茂禀同事。禀称，切有孙家庄小甲孙广，缘佃户陈容，其控泉河厅太爷案下，现在赴济听审。但时值麦忙，无人照管，恐有偷窃情弊，致滋事端。身系总甲，理合禀明，伏乞电鉴。各等情到本爵府。据此，查孙广系本爵府池头集孙家庄小甲，被陈容控告

冰案，现在集讯。第刻下时值麦收，农事正忙之际，且佃户众多，藉资小甲照管。兹据前情，拟合备文移会。为此合移

贵公府，烦为查照来文事理，文到希将小甲孙广暂行释放，俟麦收事竣，飭令赴案，听候审

讯。如蒙

俯准，仍祈

赐覆施行。须至移者。

右 移

泉河分府

乾隆四十二年四月二十九日

圣公府 行

总甲胡方茂稟为佃户陈容等抢收麦禾抗不送还事

〔徵追孔庙滕县各官庄祀田佃户抗欠田租（四一四四）之三十〕

具稟。池头集总甲胡方茂

为稟明事。切有本庄佃户陈容、宋珍等，于四月二十九日夜间，将官地内麦子，肆行偷窃，身与小甲拦阻不行。嗣经缉查偷麦人数，宋珍等惧罪送回，詎陈容等抗不送还，不得不据实开名稟报。伏乞

公爷钧夺施行。

计开

陈容 耿文玉 彭义成 刘仲旺 陈有礼

陈兴 陈二见 宋朴 以上系抗不送麦人

宋珍 宋虎山 宋佩 宋琚 袁让

陈恺 丁士则 宋言 丁士用 以上系送回偷麦人

乾隆四十二年五月

日

移文滕县为佃户陈容等抢禾并抗送官场希拘追严究事

〔徵追孔庙滕县各官庄祀田佃户抗欠田租（四一四四）之三十一〕

袭封衍圣公府为禀明事。据本爵府池头集总甲胡方茂禀前事。禀称，身本管池头集府地，现在收割麦禾。各佃於收获之后，向例均送官场堆放，眼同身与小甲打场，府中与各佃照例分收。现在众佃照旧遵行，惟有佃户陈容、耿文玉等，於四月二十九日夜，将佃种官地麦禾收割，竟自私运回家，希图窃取，身与小甲闻知，前往拦阻，佃户陈容等恃强运去，抗违不服。似此胆玩，理合且禀，伏祈电鉴，严拘究追。计开玩佃陈容、耿文玉、彭义成、刘仲旺、陈有礼、陈兴、陈二见、宋朴。等情。据此，查

贵治之池头集地方，有本爵府官地，坐落该处，向系招佃承种。每遇收获之际，各佃俱运至官场堆贮，所获籽粒，照例与各佃分收。今值刈麦之时，辄有玩佃陈容等，将官地麦禾收割，私运回家，计图窃取，经总甲胡方茂拦阻，胆敢不服，殊属藐玩。兹据具禀前情，拟合备文移请

贵县，烦为查照来文事理，文到，希即差拘玩佃陈容等到案，追出私窃麦禾，严加究处。仍

祈

赐覆，足徵

高谊匪浅矣。须至移者。

计移送玩佃

陈容 耿文玉 彭义成 刘仲旺

陈有礼 陈兴 陈二见 宋朴

右移

滕县

乾隆四十二年五月十三日

圣公府行

审问杨之考等抗欠祀银一案事

〔徵追孔庙郾城屯祀田佃户抗欠田租（一）（四一二一）之五〕

蒙此，随即差拿杨之考等究追去后。嗣於乾隆九年十一月十九日，将杨之考等差拘到案，随带至当堂，严加究讯。

问杨之考，你是那里人？既种公府祀田，就该按年输租，为什么节年抗欠？反听讼棍张源唆拨，造言私增火耗，朦朧越空（控），阻挠祀典的，从实供来。据供，小的是肖皮口人。肖皮口地方，公府屯田甚多，小的们有二、三十家种着祀田，每年输租。康熙五十年以前，有正无耗。五十年以后，就加二了，到如今竟至加五。小的们佃户原都是些穷人，完纳不起，故此要小的到大老爷上边具呈辩明。这张源叫张振先，不是讼师，因他家也种有祀田，同着小的去具呈是有的，并没有唆拨的事。又问，查公府祀田，每亩征银二分，应摊丁银一厘三毫五丝四忽五微，还有应纳米麦，因念佃种的人离田曲阜路远，完纳艰难，每亩折银八厘。至於佃户人等，遇有祀典，应该当差，又为你们路远不便，每亩加银二厘，免了杂派差徭，口口每亩一亩，共该输租银三分一厘三毫五丝四忽五微，每年收租时节，又委官到屯里征

收，甚为便民，你怎么逞刁抗欠，反说重耗累民的话？再实供来。又供，小的们种的祀田，从前每亩原止完银二分，如今完至三分多些，因米麦折色，并不曾分晰出来，小的们只道是屯官私要加五毫银，怕将来增无底止，不得不具呈辩白。如今既蒙开导，只明白出示晓谕，小的们佃户都情愿照数完纳，只求恩典。等情。

问张源，你是哪里人？那杨之考抗欠祀田租银，你怎么造言重耗，唆拨他叠次妄控，阻挠祀典的。从实供来。据供，小的是肖皮口人，和杨之考都种着公府祀田。因近来输纳租银，每亩比从前多至一分有零，不晓的加增米麦折色，触（蠲）免差徭款项，只道是屯官私增的火耗，佃户们都要杨之考出头具呈辩白，小的家也有种的几亩祀田，故此同杨之考具呈是有的，并不敢无故唆讼。如今既蒙明白晓谕，小口情愿照数完纳，不敢多事了，只求恩典。各等情。据此，随将杨之考、张源，遵奉宪檄，枷示勒追间。续於乾隆九年十二月十八日，据肖皮口居民赵璧等公禀称，身等所欠乾隆八、九年祀田租银三十六两九钱一分，已经照数全完，乞将杨之考、张源纾枷释放，感恩无既。等情。据此，查杨之考、张源，枷号已满一月，随即纾枷，各责三十枷以儆刁健。复又备文关查去后。兹於乾隆十年正月三十日，准管勾厅关覆，内称，据郛城屯屯官霍岩详称，查肖皮口赵璧等，共欠乾隆八、九两年祀银三十六两九钱一分，於十二月十六日俱已赴柜如数全完，理合报解。等情。据此，今准前因，拟合关覆。等因。准此，该卑职查得卑县肖皮口民杨之考，抗欠祀银，讼师张源，拨唆捏词混控一案，奉前宪准咨，檄飭严审枷责勒追等因。卑职遵即差拘杨之考等到案，严加究讯。据供，实因不知租银之外，另有米麦折色蠲免差徭款项，恐系屯官私增火耗，是以具呈辩明。

□□□源唆拨，捏控阻挠祀典，今既明白晓谕，情愿照数完纳等语。随将杨之考、张源遵飭枷责，将所欠乾隆八、九两年祀银三十六两九钱一分，勒追全完，关准管勾厅查覆无异。所有完户杨之考等抗欠祀银，已经勒追全完，并枷责过缘由，拟合具文详覆。伏候宪台电核，咨覆销案。

严催郛城厂祀银按限完纳信票

〔徵追孔庙郛城屯祀田佃户抗欠田租（二）（四一二三）之一〕

信票

仰役前赴郛城厂，着落总甲、小甲，即将本年秋季祀银，逐户严催，按限完纳。如有抗限延挨者，立即锁拿前来，以凭追比不贷。毋违。火速飞速。须票。

乾隆四十五年八月二十日差

圣府

限月日销

移郢城县为佃户曾上珍抗拒传唤移提到府事

〔徵追孔庙郢城屯祀佃户抗欠田租（二）（四一一三）之二〕

袭封衍圣公府为禀明钩夺事。据伴役李贵荣、张文魁禀称，窃身等蒙钩票，前赴郢城屯，照依单开，按户传唤，赴府供差。众屯佃等，各皆齐集来曲。惟有佃户曾上珍身等屡赴伊家、藏躲不面。迟至数日，小的适在肖皮口撞遇。曾上珍伊满口支吾，不能赴曲。小的等於次日复到曾上珍家询问，诘料上珍手持铁棍，率众数人，辱骂难堪，上前殴打。小的惧其凶恶，急跑奔逃，上珍带众赶撵。其时幸遇屯官徐克明解救，免遭毒手。似此凶暴，恶佃目无王法，藐视府主，实干法纪。不得不据实具禀，伏乞钩夺。等情到本爵府。据此，查屯佃曾上珍一户，并无大粮地亩，该户每年承种地亩，系本爵府祀田，凡

贵治大小差徭，皆不派及，惟供本爵府差事。向例本爵府中，如有差遣等事，均系按照户册，传唤供差。前月适因公事浩繁，现在供役人等，不敷调遣，曾经差役照依向例，按册传唤该佃等赴曲，暂为供役。众佃均各齐集，赴曲听差，独佃户曾上珍，胆敢抗拒不服传唤，差役到彼，复敢恃恶，手持铁棍，纠众殴差，不法殊甚。拟合专员备文关提，为此合关

贵县，烦为查照来文事理，文到，希即选差妥役，将曾上珍拘唤到案，交发去员，并析拨役伴送赴曲，毋致潜匿，以凭讯究发落，感佩诚匪浅鲜矣。须至移者。

计移提

佃户 曾上珍

右 移

郛城县

乾隆四十六年五月初二日

圣公府 行

郛城县牒呈为将佃户曾上珍交差解府事

〔徵追孔庙郛城屯祀田佃户抗欠田租（二）（四一一三）之三〕

曹州府郛城县为禀明钧夺事。呈准

贵爵府移提不服传唤、抗违殴差之佃户曾上珍缘由到县呈。准此，随差役拘传去后。嗣据原差禀称，持票下乡，将佃户曾上珍拘唤到案，理合禀明等情。据此，随带案取供，当将曾上珍交给差员，管解回府。拟合备文牒发。为此合牒

贵爵府，请烦查照文内事理，希将牒去曾上珍查收讯办，仍祈将收到缘由，赐覆施行。须至牒呈者。

计牒发

曾上珍

右 牒 呈

衍 圣 公 府

乾隆四十六年五月二十五日

禀明钧夺事

移郢城屯为枷号佃户曾上珍押回郢城屯事

〔徵追孔庙郢城屯祀田佃户抗欠田租（二）（四一二三）之四〕

袭封衍圣公府为禀明钧夺事。准

贵县移开，希将牒去曾上珍查收讯办，仍祈将收到缘由赐覆。等因。当将玩佃曾上珍，提至当堂，讯据该佃供称，实是小的该死，无可置辩，只求开恩等情。当将玩佃曾上珍枷号，专差押回郢城屯，以示炯戒。所有收到曾上珍讯办缘由，拟合备文移覆。为此合移贵县，烦为查照施行。须至移者。

右 移

郢 城 县

乾隆四十六年闰五月二十四日

圣公府 行

派役前往郛城屯提喚抗欠祀銀甲首到案事

〔徵追孔庙郛城屯祀田佃户抗欠田租（二）（四一一三）之五〕

袭封衍圣公府仰役前赴郛城屯，即将怠玩祀銀甲首，提喚到案，听候究比。去役不得徇（徇）延干咎。速速須票。

乾隆五十年十月二十九日 差阮国廷

圣府 行

限次月初五日销

派役前往郛城屯拘提甲首佃户究查祀银事

〔徵追孔庙郛城屯祀田佃户抗欠田租（二）（四一二三）之六〕

袭封衍圣公府为拘提事。据伴役张永武、卞丕义稟，郛城屯甲首张锡约、佃户颜伯升，侵欺祀银，抗限辱差等情。据此，合行拘提。为此仰役前去，即将张锡约、颜伯升拘提前来，听候讯究。毋违。火速飞速。须票。

计拘

张锡约 颜伯升

乾隆五十一年七月二十三日

阮国廷
差陆吉太
萧怀仲

圣府行

限本月二十七日销

催繳郛城屯厂祀银事

〔徵追孔庙郛城屯祀田佃户抗欠田租（二）（四一一三）之七〕

袭封衍圣公纪录一次孔 为拘提事。照得郛城屯、厂应徵祀银，至今尚未扫欠，皆由该甲首并厂内火甲怠忽所致，甚属抗顽，断难姑容。为此票仰该屯屯官及管柜伴官等，着即限两限，将新旧祀银一概全完。倘有怠玩甲首仍前抗延者，立即锁拿前来，以凭枷责。该役不得因循舞弊，致干严究。飞速遵违。须票。

乾隆五十一年十月初七日

差孙继申
张宗祥

圣府 行

限本月十三日销

为郢城厂租户侯二抗欠祀银严拘究比事

〔徵追孔庙郢城屯祀田佃户抗欠田租（二）（四一一三）之八〕

袭封衍圣公纪录一次孔 为拘比事。据郢城厂庄头王朝路稟，张家楼租户侯二，抗欠陈、新祀银，遇（屢）催完纳，反被约人将该庄头及子痛殴，满面流血。等情到本爵府。据此，合行严拘究比。为此票仰催役，立拘后开人等，并带干证王一了，押赴管勾厅衙门惩治，仍勒追所欠祀银缴纳。倘有不遵，即拿解来府，以凭究办。该役毋得继延干咎。飞速火速。须票。

计拘

郢城厂租户侯二并侯中雷 侯士尼 侯士金 侯伦之子二人

乾隆五十二年四月初二日

差陆继泰
张永武

圣府

限本月初七日销

派役郛城屯拘提抗欠祀银甲首到案事

〔徵追孔庙郛城屯祀田佃户抗欠田租（二）（四一二三）之九〕

袭封衍圣公纪录一次孔 仰役前赴郛城屯，着落屯官，即将拖欠祀银甲首倪得言，立拘到案，以凭追比。并保人倪茂如，一并带案。毋得徇延干咎。飞速火速。须票。

乾隆五十二年九月十四日 差阮国廷
宋云义

圣府 行

限本月十八日销

为郢城屯火甲督促差银不力拘提解曲事

〔徵追孔庙郢城屯祀田佃户抗欠田租（二）（四一二三）之十〕

袭封衍圣公纪录一次孔 为差提事。查郢城厂火甲二名，石庆祥尚知黽勉急公，惟高宏勋自上年充膺经办祀银，并不实力督催，诸事亦甚懈怠，屡经传唤，竟敢抗玩不到。今秋祀银开限多日，又未解交，更属藐抗，不法已极，合行飞提究处。为此，仰役迅将郢城厂火甲高宏勋提唤来府，以凭讯办，倘再玩违及有捏病情事，立即拘拿解曲，定行从重惩处。该役如敢徇（徇）延，并干责革不贷。并将此票谕示石庆祥，嗣后益加勉励勿忽。飞速火速。须票。

计提 高宏勋

乾隆五十二年九月十五日

差 张汉文
郭在田

圣 府

限本月十九日销

差役韩玉理等稟控甲首张秉峨以租作赃事

〔徵追孔庙郛城屯祀田佃户抗欠田租（二）（四一一三）之十二〕

差役韩玉理、史明风、张允五、卞丕印稟为以租作赃，叩恩移究事。切小的等蒙差承催郛城厂租银，有甲首张秉峨，欠本年应催租银六十余两，又包封拖欠银四十余两，屡催不完，恐误限期，当令张秉峨自至曲阜稟缓。张秉峨缘路远，不肯前往，将银五十两交付小的等代完。小的等已经照数呈缴，领有戳记收照。时值该班未将收票送还，又赴厂催租。见及张秉峨，即将前票付给。不料张秉峨忽称催银迫不及待，完后又无执照，今已另行清完，前付银两，仍应发还。小的等因覆银已完租，致相争闹。张秉峨随即捏词上控，今奉传讯，理合稟明。伏乞

公爷电察，移究施行。

乾隆五十三年三月

日

郢城火甲石庆祥为陈明张秉峨控告勒索银两事

〔徵追孔庙郢城屯祀田佃户抗欠田租（二）（四一一三）之十四〕

具禀人石庆祥，系郢城屯人。为挟嫌捏控，陈明恳究事。切身系郢城县肖皮口郢城厂火甲，充膺有年，奉公守法。今有郢城张秉峨，赴府县抚宪衙门，控身私锁擅责，串同肖从先，勒索银两等情。切思身系火甲，仅止收租之时，执戥秤银，既非厂主，亦非衙役，安能锁责诈赃？祸缘五十三年奉

圣府飭买棉襖，身即在集买齐。有行头张坦，听从伊叔张秉峨主唆，索讨终用。身因肖皮口集场向系

圣府收税，不给行用，未允抽给。张坦当即在厂混骂。经身禀案，伊即怀挟私仇，架词捏控。现奉县差传讯，不得不据实陈明，伏乞

公爷电核施行。上禀。

乾隆五十三年三月

日

移郛城县为甲首张秉峨抗欠祀银移提到府事

〔徵追孔庙郛城屯祀田佃户抗欠田租（二）（四一二三）之二十一〕

袭封衍圣公纪录一次孔 为禀明事。本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据郛城厂火甲石庆祥禀称，窃有郛城厂甲首张秉峨，抗欠本年应催祀银六十余两，并在肖皮口开铺，包封各户所完祀银，节次应补找短平短色银数十两，共银一百余两，屡经严催，抗不完缴。为此具禀，伏乞恩准移提张秉峨到案究追，以完公项。等情到本爵府。据此，查张秉峨身为屯户，现充甲首，有承催祀银之责，乃拖欠本年祀银，并节次代花户包封，应补短平短色银共银百十余两，屡经严催，抗不完纳。时届岁暮，祀银紧急，断难任其延宕，拟合专差移提。为此合移贵县，烦为查照来移，迅即飭差，将张秉峨拘案，添差押发过府，以凭追比，幸勿任其破调，实为公便。须至移者。

计移提

张秉峨

右
移
郛
城
县

乾隆五十三年十二月初二日

圣
公
府

移会曹州府为清追王绍先所收张秉峨祀银事

〔徵追孔庙郛城屯祀田佃户抗欠田租（二）（四一一三）之四十四〕

袭封衍圣公纪录一次孔 为移会事。本月十一日，据石庆祥禀称。张秉峨供，伊前欠祀银，已交屯官王绍先查收，理合专人具禀。等情。据此，查五屯祀银，例应管勾徵收，只以郛城屯地方遥远，不能兼顾。每届开徵之期，本爵府委员代理。王绍先曾经委过徵收，查有透解，一次京钱三百千，一次京钱一百千。五十二年，委牛继美代徵。五十三年，委王有爵代征，设有银柜。张秉峨催有祀银，何不赴柜完纳，辄即私相授受，仍交王绍先查收。王绍先即或因有透解银两，应行发还，亦当禀明清领，何得私收张秉峨祀银，致肇讼端。兹据前情，拟合移会，为此合移

贵府，烦为查照文内事理，传齐王绍先等，讯明缘由，着令王绍先，将所收张秉峨银两算清，追出给领。该员透解银两，仍赴本爵府请领，足纫云谊。须至移者。

右 移

曹州府正堂

乾隆五十四年五月初一日

圣公府行

为祀田过户遗漏祀银罢斥屯官刘九如事

〔徵追孔庙郛城屯祀田佃户抗欠田租（二）（四一一三）之三十一〕

署理管勾李停云造

送遗漏祀银缘由书册

据详。屯官刘九如，遗漏经管祀银一户，非寻常疏忽可比，仰即飭休。该员可於屯户内，拣举品行端方，遇事详慎者二人，申送验看，以凭选委接任。所有祀田祀银，即核实入册。至各屯册籍，更宜留心稽察，以防弊竇。本爵实嘉赖焉。此檄。

署理管勾李停云为究查祀银，出首免牵事。本年九月间，据监生刘尚信呈称。切生于五十一年十一月二十日，因年荒贱价，每亩大钱一千八百文，过割收明，系王姓管业完粮。今年二月，遵例回赎，从伊名下收过原粮。查伊徵册，至五十二年过割注明以后，不知伊何缘故？亦无买卖开过，将粮飞去。查二年徵册，绝无徵收，明系飞撒。生从伊名下取粮，伊无粮与生按地排粮，生不敢种无粮祀田，生恐牵连，为此出首。旋据屯官刘九如稟称，为陈明被控愚恩释罪事。窃职四十六年蒙先公爷委署屯官，历年造报徵册，并无遗失。不意五十三年造

册之时，职偶染时疾，托职侄淑孔造写，将王振刚户口粗忽遗漏。今秋刘尚信顶名完纳，查徵册无名，控职飞撒祀银。职如梦初觉，当寻上年底册，查点王振刚户口，彰明载在。惟徵册被淑孔遗漏，职责用非人，过实难辞，而检点不周之罪，更属应得。但职蒙先公爷委任有年，因病受侄贻害，任罪求释，格外施仁。乞将徵册造入此户，职后倘有错误，愿加倍治罪，伏乞等情到职。准此，随将该屯官底册，立提前来，逐名细查底册，载注无遗，惟徵册并无此名，事关遗漏祀银，卑职不敢擅专，拟合备由开册具申，伏乞宪台核夺施行。须至册者。

右 申

袭封衍圣公府

乾隆五十四年十一月初二日

究查祀银等事

张秉峨为地棍石庆祥勒逼钱财号叩东宪事

〔徵追孔庙郛城屯祀田佃户抗欠田租（二）（四一二三）之四十〕

皇帝敕谕衍圣公孔宪培。国家化洽远迩，丕兴文治，惟

先师孔子，泽及后昆，隆以公爵，其嫡裔世世嗣封，敬奉祀事，即宗属亦加礼遇，予以优复。但族大人众，恐有倚恃圣裔，肆行无忌，慢上凌下，侵渔小民，有害地方，非所以承尔先范，光尔祖德也。今纲纪整肃，教化广敷，尔其统率宗姓，朝夕训励，中饬教规，讲肄经学，如有不守规诫，恃强越分，朋比为非，干犯法度者，轻则送地方官察处，重则据实指名参（参）奏，依律正罪。尔尤宜谨慎修德，率尔祖公言行无句，足为儒林模范。禁约员役，俾一遵法纪，毋致骄横生事。庶不负朝廷优加盛典，尔其钦承之。

故谕。

格眼为限，全情不能悉陈，谨具说单，伏乞冰鉴。切因郛境萧皮口，有圣府官厂一处，系圣府春秋征收钱粮之所。离曲阜二百二十里，圣府衙役不时往来，坐落其中，每常勾通地棍，非教唆起事，则含沙喷污，一方小民，被其害者，荡产破家，不胜枚举。祸缘身在萧皮口，开

布店生理，凡布客寓身店内，换银买布，俱托身手，而官厂衙役见身手中不时有银，伊等心起不良，无隙可乘。不料地棍石庆祥，生出奸计，使身侄张垣买花，借此不逊。张垣知其依势，不敢与较。去年十月十三日，忽有庆祥兄弟，率领厂内夥党，手持朱票，称身侄闹厂，身干纵放主事等语。始知庆祥使身侄买花之事，即庆祥借端污身之基，诈去身银五十两。诮知石庆祥、萧从先，以趋利扶势为心，既得身银五十两，又思再得二十两，图悦厂役。身无奈于去年十一月初八日，具禀本县。蒙批，准拘讯。萧从先於当店半夜撞门之案，已被差拘。而石庆祥奔赴圣府署内，朋谋钻干，假写渝帖。於去年十一月初十日，立传经管祀银之屯官，蒙蔽公府，逼令禀身欠本年祀银六十余两，以诈去五十两银之地，据此行文。夫屯官系掌管征收祀银之职，身之不欠祀银，固所深知，坚执不从，遂密地逃回。而庆祥等知庭讯已尔，恐真情败露。石庆祥直出己名，捏砌移文，於去年十二月初五日行县，量期圣府印文，又捏祀银题目，行县一诈，断不能不为其体面，诮准关发。自此则身入虎吻，而县案灭口永无后犯矣。至初六日，知文未准关发，有府役孙姓，至王屯官家勾通，石庆绪美言诱哄屯官之子王珍年，随孙姓到府，反目押禁。王屯官星夜到府，父子均被押禁，百般勒逼。又使王屯官捏禀身欠祀银，以凭行文。夫身应催本族祀银共二十七两一钱九分，俱经王屯官按期勾销，印戳名单既已粘禀县案，共算去票钱七百二十文，并无六十余两之数，活口当面，王屯官实难违心改口，仍前不从，勒去赎身钱一百千，放令回家。王屯官父子愤恨，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曾衍祚向身一一细述，且称永不敢做证，公爷始终一字不知等语。王屯官可问，曾衍祚可证。总之，庆祥自觉非经管祀银之人，出名行文，难罔以非其道，是以百般勒逼经管祀银

之屯官，一言污身，则事难虚而理可信。诚可谓君子可欺，以其方奸雄之用心。盖止知有势之可恃，而并不知有法之可畏也。伏思雍正二年，广督孔毓珣题奏阙里事宜，内称，丁银摊入地亩，永免加派，独屯丁仍征丁银，且逼令为奴，屯丁恐俱给银四五百金不止等语。蒙部议称，事关私征扰民，所当严行禁革，以除民累者也。又奉旨立案，则圣府之衙役，究非恩例法外，而一方小民，同以圣世赤子。夫案属已往，或可不遵，兹于乾隆四十七年圣府袭爵之日，奉

皇帝敕谕，衍圣公禁约员役，俾一遵纪，毋致骄横生事。顽法干纪，不遵禁约之处不胜殚述。乾隆三十二年，圣府衙役盘踞官厂，五十余人比户诈害，身被诈去钱五十七千。自逼死程安，被害纷稟府县，俱有案卷可查。四十五年，圣府衙役又至官厂，比户索诈，身被诈去银三十两。四十七年，圣府衙役又至官厂，比户索诈，时有衰老孤寡，直欲缢死厂门。伊等恐时刻人命，自此散去。身被诈去银二十两。迄今小民之血膏已尽，权奸之扰害难支，无奈号叩宪恩，泽及枯骸，宪台之造福于一方者，山高水长，永垂不朽矣。上稟。

粘单

具稟人张秉峨，年五十岁，系曹州府郛城县民。为欺主顽法，倚势殃民，叩陈 宪鉴，虚甘反坐事。切因去年十月十三日，有 圣府差役韩玉理等，手持朱票，称系火甲石庆祥控身侄张坦闹厂，坐身纵放主事等情，实无影响之事，票内亦无确据可指。庆祥兄弟率领府差，将身与张坦锁禁严押，百般吓恐。暗使同党之萧从先，近前讲说，口称石老爷要银一百两，至少者得七十两，可保结案等语。夫身所有家屋，即尽行变卖，亦不能七十两银。伤心饮泪，

自痛自知。母年八十五岁，衰老抱病，一闻愚子被锁，惊恐号呼，悲哀几绝。今身生不能为生，死不能为死，无奈同张坦揭银五十两，同交从先、庆祥之手，伊等点验，称出银十两零五分，言系原差应分，剩银四十两，庆祥拿去，不知作何分发。自此将身等开放，有王有叙、李善道亲见可问。至十一月初三日，石庆祥又扬言要银七十两，止给银五十两，明系抗违等语。身闻信又躲避，又将张坦锁拘厂内。从先又近前讲说，要开锁钱三千，张坦无奈，托张耿光当钱三千，交从先拿去，遂又开放。至初五日，拘身不见，又将张坦锁禁，逼要银二十两，张坦实分文俱无，庆祥喝令衙役立责二十板放出，有王绍光、王兴仁可问。伏思板锁，炳然王制官法，而无职之犬役，竟敢僭分横行，爱锁则锁，爱放则放，爱诈则诈，爱责则责，国法宪典，弁毛视之煌煌，

圣谕置若罔闻。身于去年十一月初八日，具禀本县。蒙批，准拘讯。萧从先于当店半夜撞门一案，先已差拘在案。而庆祥闻信，奔赴公府署内，关提不到，拘唤不服。至十二月十六日，仅将在案人等堂讯，赃证明确，而被禀分赃之人，并无一到对质，县主不能伊何。今正月二十七日，赴省投府，公馆未蒙赏批，冤极无路，不得不叩恳 宪天，庶恶等知有三尺，懦冤得削（雪）。世世焚顶，感戴无既。上禀。

被告 石庆祥 石庆绪 萧从先 韩玉理 史秉丰 张云武 卞丕印

干证 王有叙 李善道 王绍先 王兴仁 曾衍祚 张耿光

先经批飭该县讯祥，后奉 宪批曹州府严讯究办。

票仰差役赴池头集庄将佃户万有如等刈麦追出并勒令退佃事

〔徵追孔庙滕县各官庄祀田佃户抗欠田租（四一四四）〕

袭封衍圣公府仰役前赴池头集庄，即将后开抗不分麦玩佃万有如等，所获之麦追出，并将原地追缴，另招良佃。如再抗违，定行送县究治，以示惩戒。该役亦不得藉滋事端，毋违。速速。须票。

计开

万有如 陈有德 耿永清

胡大道 刘为 王新

乾隆五十一年六月十四日 差王廷柏

圣府

限本月十七日销

管勾陈玉墀为徐镜等抗粮殴差清查究事

〔徵追孔庙曲阜县各厂庄祀田佃户抗欠田租（一）（四一三三）之五〕

经理屯田管勾陈玉墀为聚众抗粮，持械拒捕事。本年三月二十一日，据差役蒋怀忠禀称，切于三月十七日，据北五甲首钱世奇具禀，徐镜应完祀银壹两叁钱柒分，徐克万应完祀银壹两叁钱貳分，屡次去催，毫丝不纳，同出恶言，外有伊族观望不纳。无奈，叩乞恩准差催，等情。蒙差李光全往催不服，又蒙添差小的同往，至徐镜家，仍抗不理，将伊次子带比。不意徐姓族众丁强，突出六、七十人，各持枪棍，夺回徐镜之子，又把李光全扭打。徐镜喊称，架至没人地面去打死等语。身情极，沿路喊叫，行至金店地方，始行松放。链被抢去，李光全身受重伤。似此横行，目无法纪，为此奔叩。伏乞移拘惩究等情。据此，随验差役李光全胸前拳伤二处，紫赤色，右腿木棍伤一处，紫赤色。讯据李光全供，徐镜、徐克万，抗欠祀银，不服甲首催纳，钱世奇禀了，差小的协催，徐镜说我家钱粮爱完才完，催又何用？你快走是便宜。小的无奈，回来禀了，老爷不肯信这话。又蒙添差蒋怀忠，今早同去。见了徐镜第二的儿子，小的要带他来比。不想徐镜一时号召了六、七十人，带了一、二十条枪棍，把他儿

子抢了回去，又把小的乱打一顿。徐镜喊叫众人，把小的架往没人地面去打死。幸亏有蒋怀忠跟在后面，叫喊救命。架到金店地方，松放逃回的，要求作主。又问徐镜，既号召了六、七十人，谁人持枪？谁人拿棍？谁人动手打你？枪棍实有多少？逐一明白再供。回供，小的不曾在他庄上过，止认得欠粮的徐镜、徐克万那两人都在场的，徐镜拿的木棍打小的腿上的，其余实认不得。看来枪棍约有一、二十杆。要求拿到徐镜，自然逐一供出来了。讯据蒋德（怀）忠供，在场拒捕，实有六、七十人，枪棍一、二十杆。小的看见李光全被他们擒住打，小的就闪在一面，都认不得。小的是衙役，免受了这一场累。后来众人架了李光全，要往没人地面打死。小的着了极（急），尾跟在后，喊叫救命，才至金店地方松手放回的。余供与李光全同。诘问，徐镜们既住在屯，承种祀田，怎敢这样抗拒么？回供，徐镜们种的都是祀田，住屋恰是阳谷县地，恃非屯户，故此胆肆抗欠。每年钱粮，只有这徐姓的难催，都是实情。等供。当即飭令李光全调治伤痊，并着蒋怀忠晒（采）缉在伤（场）助恶人众确名，移拘去后。嗣据原差扭解在场徐姓一人到案。讯据供，小的叫徐士轩，与徐镜们一族，同庄住的。那日小的在家薅（侧）草，听得庄上人众叫喊，小的疑是火起，走出街去，看见有些人围住公差要打，只见徐镜、徐克万、徐柱、徐林、徐留、徐三豆、徐五、徐七、徐西有、徐小动、徐三喜、徐青云、徐环、徐松、徐羊、徐梅，其余大大小小的，俱一堆围在那里，没看见脸，不知是谁，约来有四、五十个人，闲看的也在内的，枪有两三杆，棍有六、七根。小的知是打差，不是好事，便走回家来了。小的并不欠钱粮，为什么同夥拒捕呢？求详情。讯据差役蒋怀忠供，这徐士轩，那日见他也在场的，今日在衙门外撞遇拿来的，那日也不曾

持械，也没动手的，各等供。据此，当将无干徐士轩取保，并即备关阳谷县拘解徐镜等讯详去后。嗣准阳谷县关称，查徐镜等虽据坚供，并无拒捕情节，但因催粮起衅，辄致贵厅差役回屯具禀，则徐镜等之不合已可概见。除将徐镜等一面责惩发落外，所有本年钱粮，拟合备文关送。等因。准此，查徐镜等虽系阳谷县民人，但徐姓一族，承种祀田约计一、二十顷之多，辄敢聚众抗粮，持械拒捕，殴有差役重伤。经卑职验明确凿，凶犯姓名即伊同族徐士轩，所供其罪，岂止一杖，奚容不加以质，重处示儆，乃据一面之词，空文覆结，刁风从此日长，屯粮抗欠日多，则

圣庙蒸尝必致颓废，大典所关，断难含糊归结。查阳谷县关到徐镜等二犯名下，所完粮银加耗，故意浮多，不符旧制，仍行移回外。拟合详请督提，伏祈

宪台俯念

至圣祭祀所关，刁民例严惩究，恩赐檄飭阳谷县，迅拘徐镜等，关发下职，讯明抗粮拒捕实情具详，候示飭遵，除详兖州府外，为此备由具呈，伏乞照详施行。须至册者。

右具
书册

经理屯田管勾陈玉墀呈 押

批：仰候据详移咨兖州府，严飭阳谷县讯拘徐镜等关解讯详。檄。

拘提抗租佃户信票

〔徵追孔庙曲阜县各厂庄祀田佃户抗欠田租（一）（四一三三）之十五〕

信票

袭封衍圣公府仰役前赴下地屯庄，即将抗租辱差佃户张永平、张怀琅等，拘提前来，听候究比。去役毋得徇（徇）纵干咎。速速须票。

计拘 佃户张永平 张怀琅

乾隆五十一年七月初七日 差武 瑞

圣府 行

限本月即日销

拘提抗租佃户

〔徵追孔庙曲阜县各厂庄祀田佃户抗欠田租（一）（四一三三）之十六〕

袭封衍圣公纪录一次孔 仰役前赴红庙庄，即将后开抗欠租户李欣等，拘提到案，听后（候）追比。去役毋得徇延干咎。速速。须票。

计拘

李 欣 孔继珠 辛大勇 陈体祥

乾隆五十二年九月二十四日 差周 举
刘之荣

圣府 行

仰巨野屯官即提屯户刘现章来府问话信票

〔徵追孔庙平巨屯各厂庄祀田佃户抗欠田租（四）（四一〇五）之七〕

信票

袭封衍圣公府仰役着落巨野屯屯官，即提屯户刘现章来府问话。毋得刻迟。飞速火速。须票。

乾隆五十一年二月十九日

差武瑞
张示武

圣府行

限本月二十四日销

仰役赴平巨柜立拘抗玩甲首赵廷兰等听候追比事

〔徵追孔庙平巨屯各厂庄祀田佃户抗欠田租（四）（四一〇五）之八〕

袭封衍圣公·纪录一次孔 仰役前赴平巨柜，着落该管屯官、该路原差，即将抗玩甲首赵廷兰、宣宗礼等，立拘到本爵府，听候追比。该役如敢徇纵，定行重责不贷。毋违。须票。

计拘

赵廷兰 宣宗李 宣世鼎 王 蒲 杨先扬 杨万善 蔡大义 孟书章 孟在田
陈励斋 张文举 刘 瑞 李南星 苗长青等 孙百全 刘千升等 王 贞 卞丕照

乾隆五十一年十二月十五日 差周 举
陈景尧

圣府 行

限本月二十日销

署理管勾申为何蕃曾等请分派户名各自完纳租银事

〔徽州孔庙平巨屯各厂庄祀田佃户抗欠田租（四）（四一〇五）之十二〕

署理管勾赵环造

送详请优免何蕃曾等耗银书册

署理管勾赵环为恳恩优免，以昭殊恩事。据监生何蕃曾、何毓圃、何季可、何溥呈前事。词称，切平阳屯一甲何乡官名下，派正银二十四两五钱八分，例蒙每两优免耗银三分，历有年所，感恩无既。生等俱系的（嫡）亲子孙，分认完纳，参差不齐，每获迟误之罪。故于乾隆五十二年冬间，公同商议，生等各安（按）现在户名，各自完纳，以速粮差，但思分派多名，恐与前例不符。为此，连名公恳仁恩，仍援旧例，将生等名户，每两免耗三分，不没前世恩德，生当殒首，死当结草。等情到职。随传平阳屯屯官李恒查问。据称，何蕃曾等实系何乡官的亲子孙分派祖业，并非外姓买卖过割等语。据此，查平阳屯一甲庄户何乡官名下，派正银二十四两五钱八分，例蒙优免耗银七两五钱七分五厘，每岁报销在案。兹何蕃曾等恐对钱完粮，参差误公，分派户名，各自完纳，以速粮差，似属有理。应否仍照旧例，将何蕃曾等

户名，每两各免耗银三分，收纳报销，以广
先代殊恩。是否有当？拟合详请

宪台查核，批示遵办。为此备由具申，伏乞
照详施行。须至册者。

右 申

袭封衍圣公府

乾隆五十三年九月

日 署管勾赵 环

署理管勾申为巨野佃户徐景瑞抗不纳租乞为严办事

〔徵追孔庙平巨屯各厂庄祀田佃户抗欠田租（四）（四一〇五）之十四〕

署理管勾李停云为飭遵事。乾隆五十四年闰五月二十二日，蒙

袭封衍圣公府牌开。查平巨柜银两，陈欠累累，今值二麦丰稔，佃力稍纾，理应及时催课（课），以供祀典。合行飭知。为此，牌仰该管勾遵牌事理，即将陈欠银两，迅即勒限催比，扫数全完。事关祀银，毋得听其拖延。毋违。等因到职。蒙此，遵将拖欠接年陈欠钱粮各花户，逐开清单，飭差严催去后。詎平、巨二屯，本属疲玩，催办维艰，每逢限期，或各交银三、二两不等。独平一、平二、巨五等处，刁恶异常，狡猾百端，以抗官为能，殴差为胜。且此三处，积欠尤多。卑职正在勒限严催间，本月十八日，据原差钱均禀称切小的蒙差催办陈欠钱粮，遵即下乡，逐名严催。詎有巨野屯五甲在户徐景瑞，抗不完纳，小的欲行锁带，即触虎怒，喝令众人，俱不知名，将小的围打。现将小的发辫揭去一络，牙齿打动，签票撕碎，并将小的催到祀银二两零三分打落，不知何人抢去，徐景瑞亦被劫回。等情。据此，随将钱均带至，当堂查验，面带伤痕，研加究诘，供与禀词无异。查今岁春季征收祀银，各

里俱完将五分，独巨五、平一、平二，完不及三分，当四月催办之时，即屡有殴差等事。卑职恐系差役滋事，每为曲谕。及接前任历年征收陈欠底册，细加核查，独此三处最多，始知此三牌果系刁顽。故严为勒催，务令扫数全完，以剔积弊。今徐景瑞碎票辱官，抗粮殴差，不法已极，

若再为宽宥，不惟各户效尤，陈欠难以归款，即秋季新银，亦难催办。拟合详请宪台查核，移送法司，严为办理，庶梗顽知惩，祀银有归，卑职亦免掣肘之患。为此备由开册具申，伏乞 照详施行。须至申者。

右 申

袭封衍圣公府

乾隆五十四年六月二十日

飭遵事

移巨野县为佃户徐景瑞抗粮殴差迅即拘押事

〔徵追孔庙平巨屯各厂庄祀田佃户抗欠田租（四）（四一〇五）之十五〕

袭封衍圣公纪录一次孔 为详明事。本年六月二十五日，据署管勾李停云申前事。申称云云，照详施行。等情到本爵府。据此，查巨野屯五甲徐景瑞一户，本属顽劣，每年应纳祀银，屡有拖欠。今该管勾差役催比，除抗不完纳，复逞刁横，率众毁票殴差，不法已极。此项屯地钱粮，有关 祀典，且来春

大差伊迳，需项浩繁，倘被任意抗欠，各户效尤，则经费何出？不可不亟为惩儆。拟合备文关提，为此合移贵县，烦为查照来文事理，迅即添差到屯，将该户徐景瑞拘获，押解前来，以凭严讯追比。望速施行。须至移者。

右 移

巨 野 县

乾隆五十四年六月二十七日

圣公府 行

移滋阳县为杨好周等抗租群殴总甲希即差拘严究事

〔徵追孔庙滋阳厂祀田佃户抗欠田租（一）（四一三六）之十七〕

袭封衍圣公纪录一次孔 为抗租群殴，恳恩移究事。据滋阳厂总甲薛方等禀前事。禀称，切身云云究追。等情到本爵府。据此，查竹厂系本爵府奉

旨拨补祭田，所徵银两，供办

至圣庙，春秋祀典动支，按年清款，难容丝毫拖欠。乃该租户杨好周，拖欠祀银至九年之久，一两三钱五分之多。及总甲原差催令完缴，而杨楫、马海全系伊亲邻，理应劝其输纳，何得反同杨好周群殴辱骂，致令总甲带伤，并将原差衣服撕破，声言完纳无时，不法已极。兹据前情，拟合移会。为此合移

贵县，烦为查照来文事理，希即差拘杨好周、杨楫、马海全等到案，迅赐严究。仍祈将该户拖欠九年祀银一两三钱五分，按数追缴，移覆本爵府，幸勿任其抗延。实为公便。须至移者。

右 移

滋阳县

乾隆五十四年十一月初四日

圣公府行

移滋阳县为希将租户杨起周等查究发落事

〔徵追孔庙滋阳厂祀田佃户抗欠田租（一）（四一三六）之十八〕

袭封衍圣公纪录一次孔 为抗租群毆，恳恩移究事。照得本爵府滋阳竹亭厂租户杨好周，欠交祀银，经总甲、原差催令完缴，伊亲邻杨楫、马海全等并同群毆，致令总甲带伤，并将原差衣服撕破。当据该总甲具禀前来，业经备文移送

冰案，查照究追在案。旋据该租户杨好周赴本爵府具禀，随飭发百户官胡正勤查讯录供去后，兹据录供覆称。问据杨好周供称，小的欠祀银，自四十六年至五十四年，共九年，拖欠银一两三钱五分，情愿照数完纳，有张天眷、洪美石保着去找银。打架的是杨楫、马海全二人，只求恩典罢。等情。据此，拟合专差移送。为此合移

贵县，烦为查照来文事理，希将该租户杨好周并差拘案，内群毆之杨楫、马海全等，迅赐查究发落。仍祈将该租户杨好周，交差押回，以凭着追接年拖欠祀银。为此合移贵县，烦为查照施行。望速切速。须至移者。

右 移

滋阳县

乾隆五十四年十一月初七日

圣公府行

滋阳县为备文移送杨好周名下追欠租银事

〔徵追孔庙滋阳厂祀田佃户抗欠田租（一）（四一三六）之十九〕

兖州府滋阳县为抗租群殴等事。准

贵爵府移文，内开，烦为查照来文事理，希即差拘杨好周并杨楫、马海全等到案，迅赐严究。仍祈将该户拖欠九年祀银一两三钱五分，按数追缴，移覆本爵府。幸勿任其抗延，实为公便。等因到县。准此，随差拘一千人等到案查讯，除各供不叙外。据洪美石供称，本月初二日，有杨好周的女人去找小的说，他男人被公府差人锁去，叫小的与他说合，又与小的六百小钱小的偕同张天眷与差役孙继申、薛芳说，拿出账来算明，共欠一千七百一十四文租钱，当交与孙继申六百，他二人并没合气。后有杨楫，因与薛芳讨要饭钱，致相吵嚷，是小的们解劝散的是实等供。据此，除将杨楫责惩外，查杨好周名下共欠租钱一千七百一十四文，当交差役孙继申京钱六百，下欠一千一百一十四文，在伊名下追出。拟合备文移送，为此合移贵爵府，烦为查收。仍祈将查收过缘由，赐覆施行。须至移者。

计移送

租钱一千二百一十四文

右移

袭封衍圣公府

乾隆五十四年十一月十九日

前事

百户胡正勤为押解佃户马景如被李偏等劫去事

〔查究侵隐孔庙泗水县境祀田地亩（一）（四〇五三）之五〕

林庙守卫百户胡正勤为申明事。本月十三日蒙

爵宪批发魏庄村佃户马景如，职署禁押。差役徐永才、翟栢看守不合（和），夜间脱逃。于四月二十七日，差役蔡兆凤、翟栢二人赴魏庄村，会同小甲尹存良拿获马景如赴城，行至小厂。

于二十九日，有大厂村李涣，吩咐李偏等，率领十余人，各带兵器，将马景如揭（劫）去。

小甲尹存良，差役蔡兆凤左手被伤。翟栢回禀称，被伊村李偏、李二月、李二炮、李罕、李

济川、侯立贞、邵君良、谢思孟八人为首，其余数人不知名姓，将马景如揭（劫）去。职不敢

自专，理合据实申明。伏候

爵宪电鉴施行。须至申者。

右 申

袭封衍圣公府

乾隆五十五年四月三十日

仰守卫衙门前赴魏庄传拘毆差佃户马景如事

〔查究侵隐孔庙泗水县境祀田地亩（一）（四〇五三）之九〕

袭封衍圣公纪录一次孔 仰役带领守卫衙门健丁四名，前赴魏庄，著落头目，即将毆差之租户马景如并伴官李涣拘齐带案，以凭查究。去役等如有贿纵情弊，一并责革不贷。毋违。速速须禀。

计传拘

马景如 李 涣

乾隆五十五年五月初二日

东阿县牒为传讯抗欠祀银人等并恳宽限完纳事

〔徵追孔庙东阿屯祀田佃户抗欠田租（二）（四一二七）之十三〕

泰安府东阿县为关送事。乾隆五十八年四月十五日，准

贵府移开，烦为查照来文事理，希将后开有名人等，飭差传案，迅赐查究严徵，以示儆戒。

仍祈将甲首等名下应完银两，如数追缴，移送归款。足徵

维持圣门之德于无既矣。望速施行。计移送黄士岱、黄智二名系甲首。黄士松系殴管柜委员人。田大勇系帮助抗差人。刘经吉、张坤、萧兴治三名系见证。黄炯系保甲首人。黄连、黄思温二名系同谋抗差人。等因。准此，敝县随即差传去后，嗣据原差禀称，遵将被禀黄士岱、黄智、黄士松、田大勇、黄连、黄思温，见证刘经吉、张坤、萧兴治，原禀萧汝宽，俱已传到。其余黄炯，外出不家，无凭传唤，理合禀明。等情。据此，随将一千人证，带至当堂，逐加查讯。

问据萧汝宽供，萧汝宽是知印官的胞弟，他是屯官，因年幼不会办事，都是知印官替他照料。去年是黄岱当甲首，祀银都是他催办的。本年春间换了甲首黄智，催办的银子都是知印

官收存，解赴公府。今黄士岱、黄智有拖欠祀银并不完纳，又蒙公爷屡提，知印官亲往黄家屯催问，黄士岱的兄弟黄士松，反把知印官辱打，所以到公府呈禀的。只求讯究就是了。

问据黄士岱供，小的是黄家屯人，上年充当甲首，是零星催交银子，记不清还欠多少，只求查算明白，情愿催办，照数完交。小的兄弟黄士松，不该合（和）屯官吵嚷滋事，只求恩典就是了。

问据黄智供，小的是本年催祀银的甲首，催一两交一两，并没晓得该催多少地的银子，现在还欠银多少，只求同屯官算明，再为完纳。别的事小的不知道是实。

问据黄士松供，小的哥哥黄士岱，拖欠祀银，不能完纳，屯官来催的太紧，小的同他吵嚷打架，是糊涂该死处，也没得话说，只求恩典是实。

问据田大勇供，小的原见公府那里的公差催提人，在街混骂，小的近前解劝，他不服，原吵闹几句是有的，并没有打架的事是实。

问据黄思温、黄连同供，小的们并没见公府差人傅文德的面，那有打架的事？总是傅文德因在小的庄上拿人，并没照应，故此就挟嫌妄禀。现有他带的见证萧兴治们可问。求详情。

问据刘经吉供，小的原见黄士松与萧汝宽斗殴，打架吵嚷，听得说为催银子的事，不敢说瞎话是实。

问据萧兴治、张坤同供，小的见公府的公差拿黄士松，没有拿住，在街混骂，田大勇与他对吵是有的，并无打架。黄思温、黄连并没在场，是傅文德谎禀的是实。各等供。据此，查得甲首黄士岱、黄智拖欠祀银，不行催纳。萧汝宽亲往该屯查问，黄士松辄敢殴辱滋事，田大

勇复平空与公役傅文德肆闹，均属不法，分别严加责黜外，一面飭令黄土岱、黄智算明拖欠祀银数目去后。嗣据原差禀称，遵即押令萧汝宽、黄智、黄土岱、黄默公同清算。算得黄智催办屯户地三十二顷二亩八分九厘二毫，应催银一百二两六钱，春季应征银五十一两三钱，交银三十四两一钱九分，下欠银十六两七钱一分。黄土岱欠五十七年银二十四两八钱八分。押算的实，理合稟明等情。并据黄土岱、黄智禀称，现在委属无力办缴，宽至八月初一日，如数完纳，投具限状前来。拟合将查讯过缘由，具文牒覆贵府查核，并将限状二纸附送，备案施行。须至牒者。

计牒送

限状二纸

右

牒

袭封衍圣公府孔

乾隆五十八年五月二十七日

牒

屯官黄默呈为肖汝宽恃富霸柜以致迟延恳恩宽宥留任事

〔徵追孔庙东阿屯祀田佃户抗欠田租（二）（四一二七）之十六〕

具呈东阿屯屯官黄默

为历陈艰辛，恳 恩电照，宽宥留任事。缘职蒙 票提到府，因出示谕屯与供单不办，着职交印另委贤员。思职蒙 恩委任，原期受职荣身，官印两全。不料萧汝宽丁忧，恃富霸柜，肆行毒害，使职业飘零，度日无门，又下毒手，捏职出示不善，不知出示之意，原为伊不发印票，重征祀银，即今春季应征祀银，甲首已全交柜，伊胆敢不解。窝娼嫖赌拖欠祀银六十余两，以致府票催提，归罪于职。至供单不办，系伊口称上谕，威逼众佃，每亩出钱一百六十文，共有九十余顷，载在碑文，永不清丈，于去年被屯民告发，业经委员讯明，幸蒙 天恩宽仁，不深治罪，伊仍坐柜不退，因此屯民不服。职故不能造册呈缴，以致迟延。职虽任屯年余，未报 天恩万一，为此历陈苦累，叩 恳

仁慈公爷哀怜愚诚，洞察贤奸，留职收柜。如有不效，则治职之罪感恩感德，衔结无既。上呈。

乾隆五十八年八月

日

移东阿县为黄默私雕铃记抗不遵缴祈添差押解过府究办事

〔徵追孔庙东阿屯祀田佃户抗欠田租（二）（四一二七）之十八〕

袭封衍圣公加二级纪录一次孔 为移提事。照得

至圣庙东阿屯，坐落

贵治，额设屯官经理屯务。其应徵祀银，向系各户亲赴本爵府交纳，原非屯官徵收，由来已久。迨至乾隆十四年，屯官黄渊缘事斥革，本爵府照例拣选屯户儒童萧世运顶补任事。至二十二年，据总理府务翟有蕃、夏居正等条议，东阿屯应徵祀银，暂着屯官萧世运徵收，当经本爵府父 先公批准在案。萧世运自是承办所有徵解事宜，诸凡妥协，三十余年，从无侵蚀贻误情弊。迨至五十五年，萧世运患病，呈请解任调治，本爵府据情咨报，准其作缺，以其次子萧汝诚咨补屯官，恐其年幼不谙屯务，因札飭其兄萧汝宽协办。嗣于五十六年十一月内，萧世运病故，萧汝诚丁忧，遴选黄默署理其徵收事宜，仍着萧汝诚管理，萧汝宽协办。示谕各牌遵照，并札飭黄默祇办屯务，不收祀银，并于耗项内该柜支给饭食银二十两，以为办公之费。乃自任事之后，即听从屯户以业经多年毫无凭据之事，捏款诬告，具文转详本爵

府飭讯，尽属子虚，已将同谋伙告之甲首张坤等，分别究惩。当又严飭黄默安静守分去后。詎意不知悔改，仍行滋事，貽误屯务。本年八月内，檄提严飭，适值郢城屯南牌屯官员缺，谕令前往署理，静候咨部补授，以免再与萧汝宽等挟嫌（嫌）牴牾，致愆公务。及至查取铃记、册籍，委调任事，黄默竟以私雕铃记，交差搪塞，所有原领铃记，抗不遵缴。并以丁忧霸柜、肆行毒害一词，呈控萧汝宽等，以及丈地立碑，系去年审虚已结之案，牵拉混告。仍不守候，擅自回屯。于九月二十日，飭差伴官马承烈传提以凭核办，黄默抗违不遵，辄赴

冰案，叠控不休。似此梗顽藐抗、滋事误公之屯官，若不严亟究办，势必酿成重案，貽害地方，为患匪浅。除另差传萧汝宽等赴案候讯外，拟合备文移提。为此合移贵县，烦为查照来文事理，希将后开人等迅赐传案，交给去役，仍祈添差押解过本爵府，与案内人证质讯结案，并将私雕铃记缘由，一同查办，实为公便，幸勿任其抗延。望速施行。须至移者。

计移提

黄默并追铃记 萧世隆

右 移

东 阿 县

乾隆五十八年十月初三日

圣公府 行

东阿县申为黄默造言欺天希图漏网恳恩明察转详事

〔徵追孔庙东阿屯祀田佃户抗欠田租（二）（四一二七）之三十一〕

一件为造言欺天等事验文。

泰安府东阿县为造言欺天，希图漏网，恳恩明察转详事。据卑县民人知印官萧汝诚呈称。切照屯官黄默，以朋谋诈财等词控职父子兄弟，理应静候，岂敢冒瀆。第东阿屯田，钦拨之始，二百余顷，黄姓理屯已竟八代。自乾隆十二年间，职父荣任，仅收伊屯地九十二顷八十二亩余，公府有旧册可证。职父因屯地所少甚多，逐日巡查，仅找出黄屯官隐昧屯田四十六亩余。及职父去世，职弟丁忧，仍交给屯官黄默屯地九十三顷二十九亩余，公府俱有册子可查。伏思屯地失迷，皆系伊祖孙子诡弊，黄默素知，现有上谕，屡次清楚，黄默欲清屯地，而祖父诡弊尽露，欲不清，而公府之提差叠催，进退两难，刁技百出，遂朦天捏词公府书役，存镜舞弊，郭全仁索口职父子兄弟诈财霸柜，田书田革职居官，职父子兄弟如果诈财霸柜，黄默、黄连等，为何举首同胡振蒙、萧士龙合屯二百余户及职父子兄弟，情愿义举恭送清廉公直遍（匾）额。况诈财干有余千，何人见证？何地交割？何不指实声明？职守银

柜，非同他务小事，职岂敢私自霸守？且伊原词控职与父诈财，复控职与弟诈财，伊何不告于职父未死之先？现今告于职父既死之后？是诚何心？职弟现在十九岁，伊称诈财系四十六年事，彼时职弟仅自七岁，岂有弱小玩童，即知诈财之事？伊又言现有职父立碑可证，而当日立碑，原为丈量清楚，仅剩九十三顷二十九亩余而立，并非为以后永不丈量屯地而立，现有碑石可证，并无他说混词控禀，荒唐可疑。再者，鄆存镜与伊往日无冤，与职素日无德，为何阻伊不告？郭某系公府三老爷书役，焉有大胆索求使费？擅自专权？即许居官无失，可欺一方难枉非道支词，瞎话奚自而来？至于祀银六十余两未解，实系黄默堂弟黄智、堂叔黄士岱拖欠，不坐罪于伊，谁人干咨？况追铃记，出示谕委田姓署理，赫赫王章出自公府，伊胆敢捏词诬禀，混行涉讼，仁天明照万里，焉能逃此明鉴也。总之奸计百出，总为伊祖父隐昧屯田之故，恐其漏网，肆然混浊，亦属狼贪无忌之心，真正鄙夫。叩恩恩准转详。等情到县。据此，查此案前据黄默具呈，业经查叙申送在案，兹据前情，拟合一并具文，申请

公府查核，祈即赐覆施行。须至申者。

右 申

袭封衍圣公加二级纪录一次孔

知县张 晋 县丞蔡渐磐军粮 典史娄廷法巡捕

乾隆五十八年十月初二日

屯官黄默稟为身带迷症今始悔悟恳恩怜恤免究事

〔徵追孔庙东阿屯祀田佃户抗欠田租（二）（四一二七）之二十七〕

具稟东阿屯屯官黄默叩稟

为恳恩怜恤，仰恳免究事。切职蒙差提追铃记。缘职有祖上所遗图书一方，一处收存，误拿交给去差，原系错误，今将原发铃记交案。再启者，职东阿具呈一纸，彼时身带迷症，过后悔悟，自知罪无可追。为此冒死稟恳，格外施仁，免其究办，生生世世，永感鸿恩于靡既矣。伏乞

公爷垂怜，恩准批示施行。上稟。

乾隆五十八年十月二十三日

袭封衍圣公府批

查东阿柜，向系本爵府司房徵收银两，于乾隆二十二年间，飭拨该屯官承办。五十六年，屯官萧世运病故，所有该柜，因萧世运患病之时，即系其子萧汝宽代理，颇属妥协，因即札飭管理。至所遗屯官员缺，委尔暂行署理。迺自到任之后，即与宽争柜，因而涉讼滋

事，以致经手号件，诸多贻误。本爵府飭追铃记，辄以旧存未缴铃记搪塞呈缴。及至差提查究，并不随差赴府，反赴东阿县捏词具控，牵连多人，不法已极。现经关到，本应咨送藩司，照例治罪。兹据以身带迷症，今始悔悟，具呈恳请垂怜免究前来。本爵府覆查属实，着将经手册籍，逐一缴案，以凭避员署理。嗣后尚其痛改前非，安静守分，如再生事端，仍行关案，从重究治不贷。再，该屯拒务，业已追缴，亦不令萧汝宽管理矣。并谕知之。

移邹县为户头张永灿等抗欠秋草事

〔徵追孔庙邹县尼山柜祀田佃户抗欠田租（四一四三）之十〕

袭封衍圣公府为移会事。照得

尼山为

先圣发祥之地，界内山场，所生秋草，历年飭令巡山各户户头割取，按数缴送本爵府，以资办祭柴薪之用，由来已久。查今岁秋草，户头张永灿等，每人应摊一百五十束，迟延不缴。当经飭差传催去后，嗣据伴役张孟先禀称：切小的蒙差催办，尼山户头欠交草束，遵即前去。查户头刘起洵不家，张克治、张永灿、刘士东三人，俱各推委，置若罔闻。更有张三系张克治胞弟，出言不逊。小的莫可如何，理合禀明。伏乞鉴核施行。等情到本爵府。据此，查户头张永灿等，均系

钦拨巡山之户，名下草束，原系照旧摊派，并非创始。乃胆敢迟延不缴，及至差催，又复抗违，出言不逊。该户等目无法纪，莫此为甚，拟合移会。为此合移贵县，烦为查照来文事理，希将巡山户头张永灿等，差传到案，严加惩处。仍祈将各该户头

等名下应摊草束，飭令迅速按数清缴，幸勿任其藐玩，实为公便。望速望速。须至移者。
计移送

张永灿草一百五十束 张克治草一百五十束

刘士东草一百五十束 刘起洵草一百五十束

右 移

邹 县

乾隆六十年十一月二十六日